

愛在佻邦

安邦醫院與 短宣隊



王季雄 | 主編

愛在佘邦

安邦醫院與

短宣隊

王季雄 | 主編





PART 1. 安邦醫院

1993年，應當地醫療的需要，屏東基督教醫院（簡稱屏基）組成了醫療短宣隊，來到佻邦做醫療宣教。

沒想到短宣隊回去後，在屏基院內熱了起來，經研議後展開了後續的醫療援助計劃。

經過多年深耕，不但在當地建立起硬體設備，更培育了醫護人才，佻邦人終於有了基本的醫療照護。幾年後屏基也配合當地需求，拓點到萬宏地區。醫療援助結合福音的美好事奉，讓佻邦人深受感動。

（左上）早期病房（右上）早期醫護同工（右下）創院初期簡陋的醫療室





(上) 早期病患用餐 (下) 早期病患吊點滴



(上) 外科手術 (下) 為孩童治療





(上) 騎水牛 (下) 藍副院長 (右三) 與早期 361 醫院領導



(上) 安邦醫院週年慶 (下) 哈拿幫病患剪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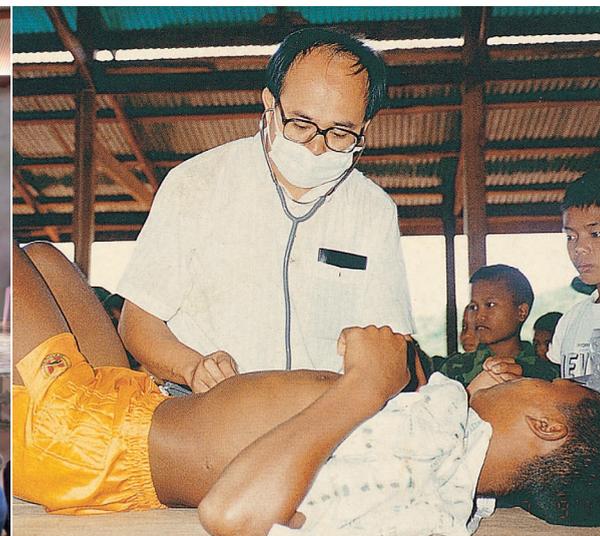


(上) 山區的交通工具



(上) 屏基同工與 361 醫護人員

(左下) 在醫療站，時常聽到美妙的歌聲 (右下) 天生好歌喉，佉族兒童唱詩讚美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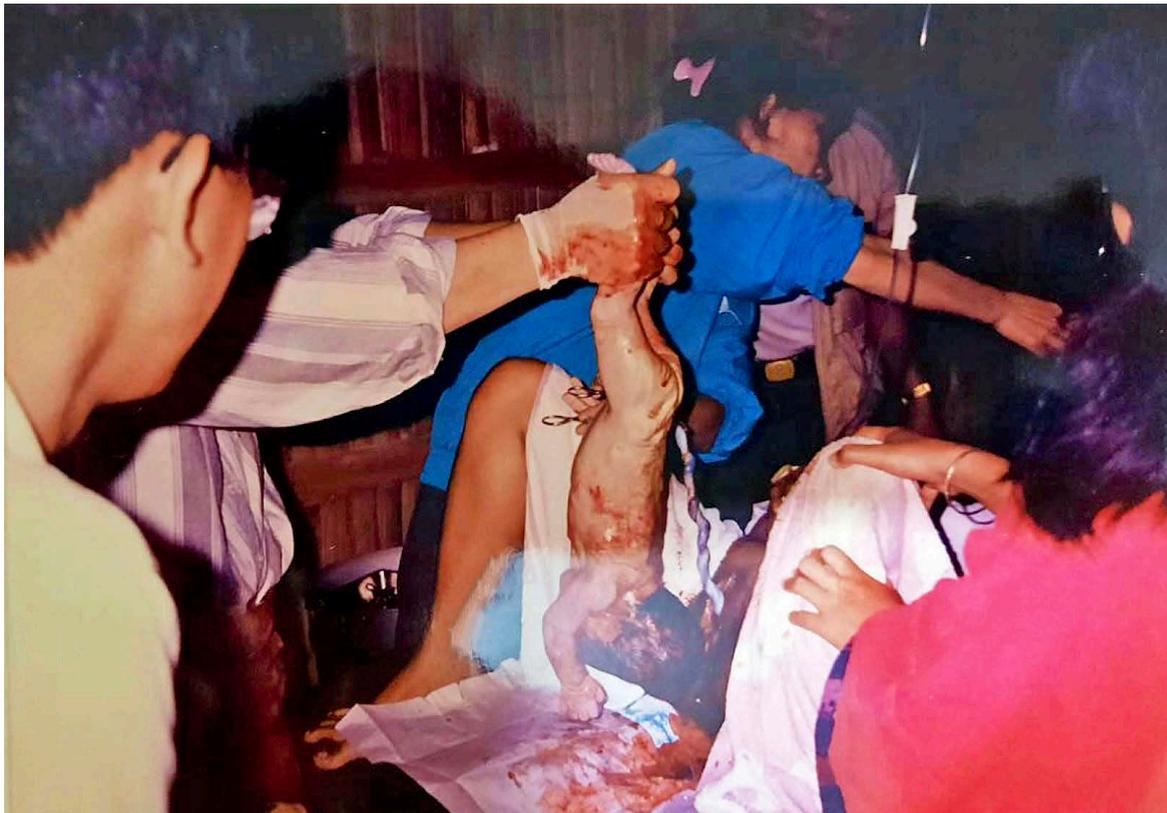
(左下) 為病童檢查身體 (右下) 住院病患



(上) 為病患禱告 (下) 接生嬰孩



(上) 1994年短宣同工與學生 (下) 參加當地婚禮





(上) 屏基同工與阿楊哥 (下) 阮醫師與阿楊哥



(上) 第一屆醫護訓練班學員 (下) 與拉胡醫學生合影





(上) 第三屆畢業生 (下) 照顧吊點滴病患



(上) 第一批預備學醫的山區青年 (右四為藍志堅醫師) (下) 劉章田醫師與醫護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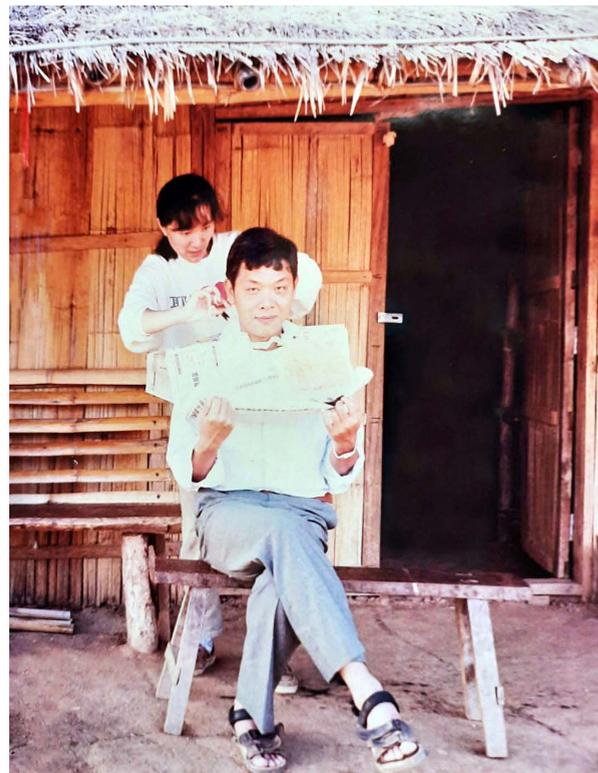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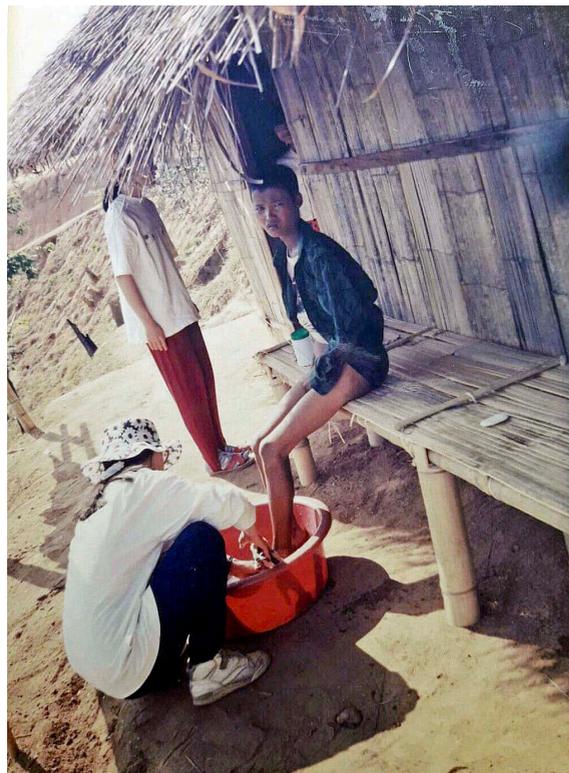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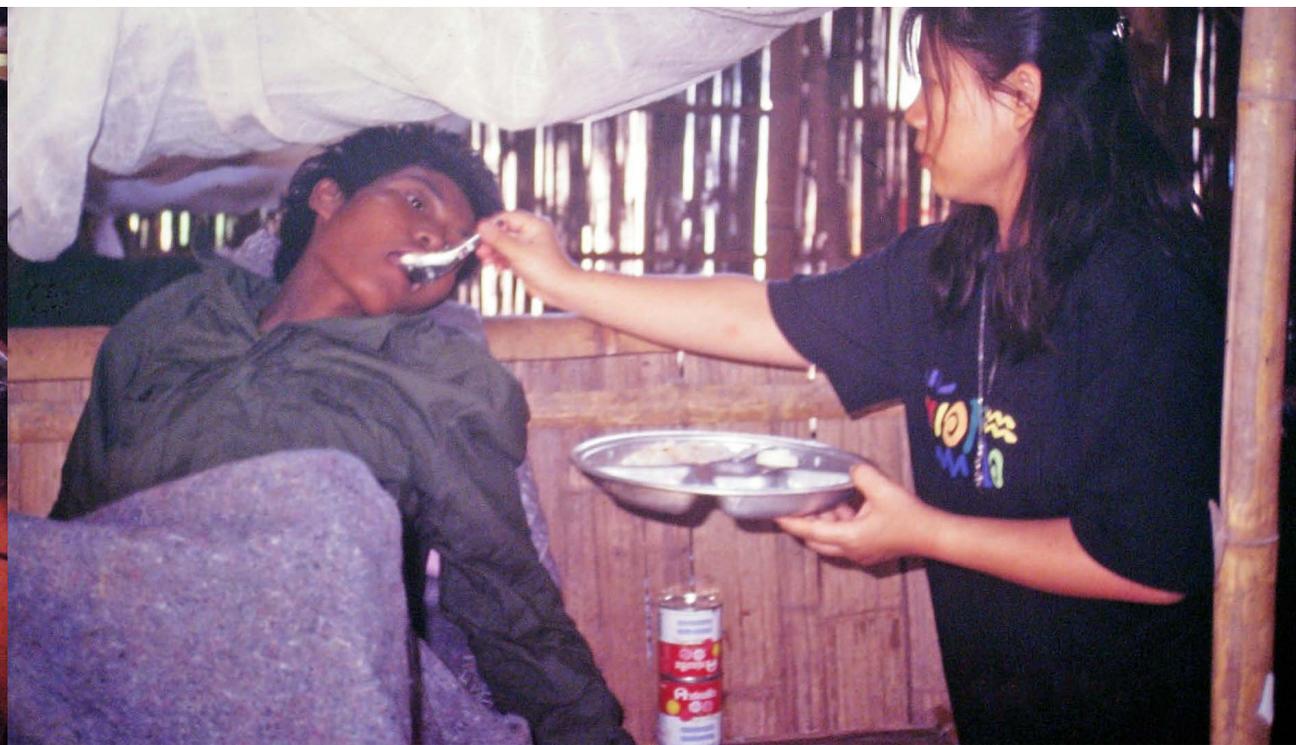


(上) 醫護同工在 361 禮拜堂獻詩 (左下) 幫病患洗腳 (右下) 瑞慧幫藍副院長理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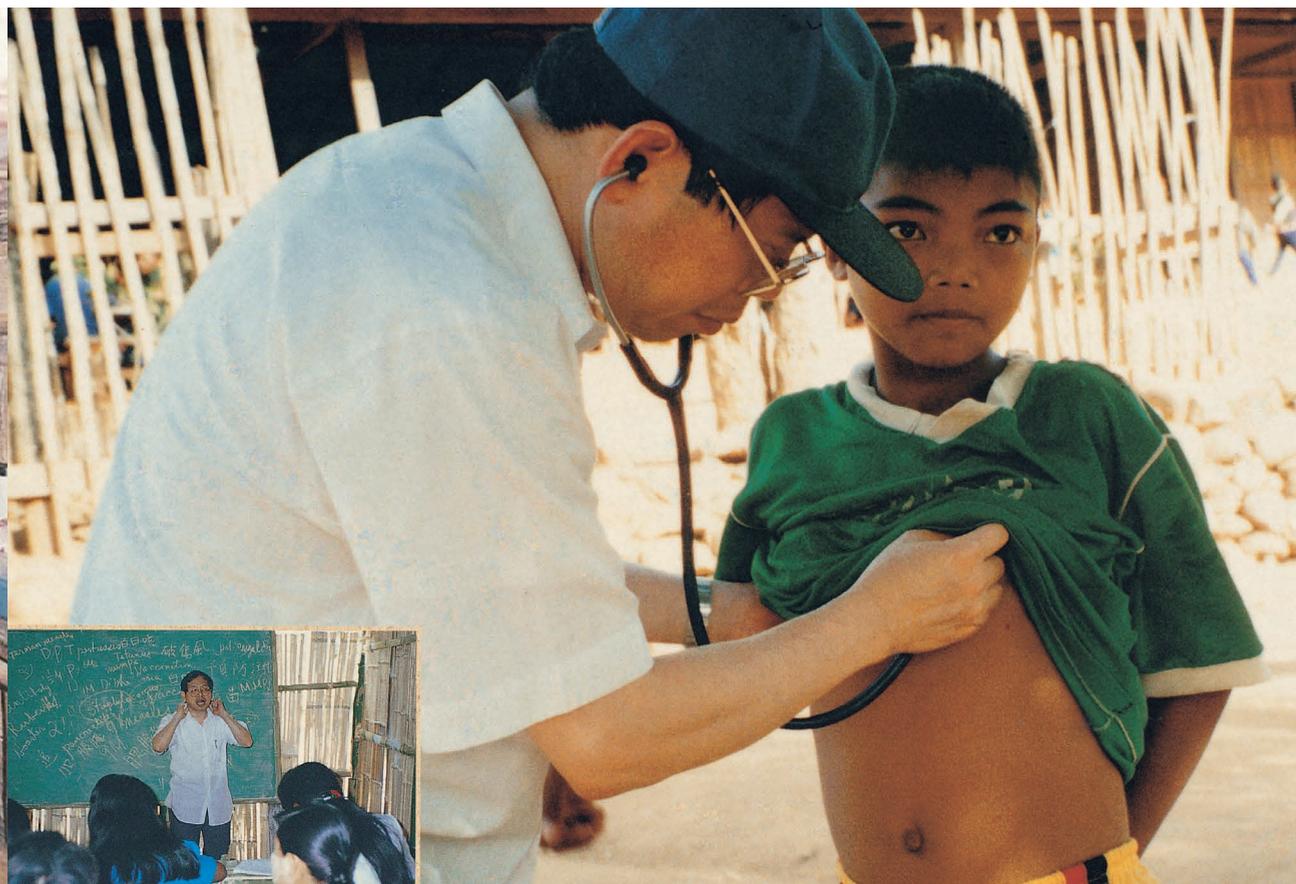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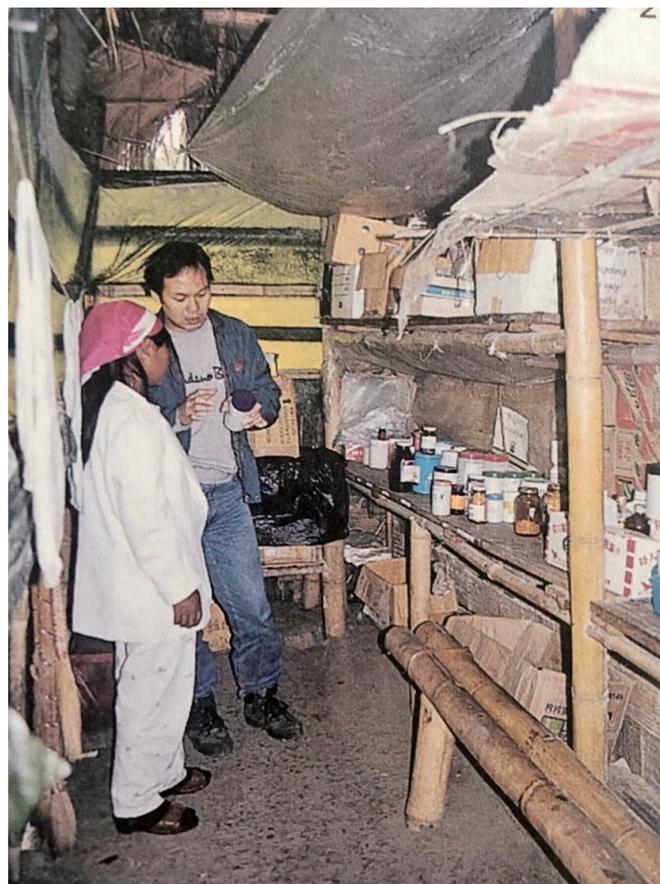
(上) 臨床授課 (左下) 臨床授課 (右下) 醫護學生實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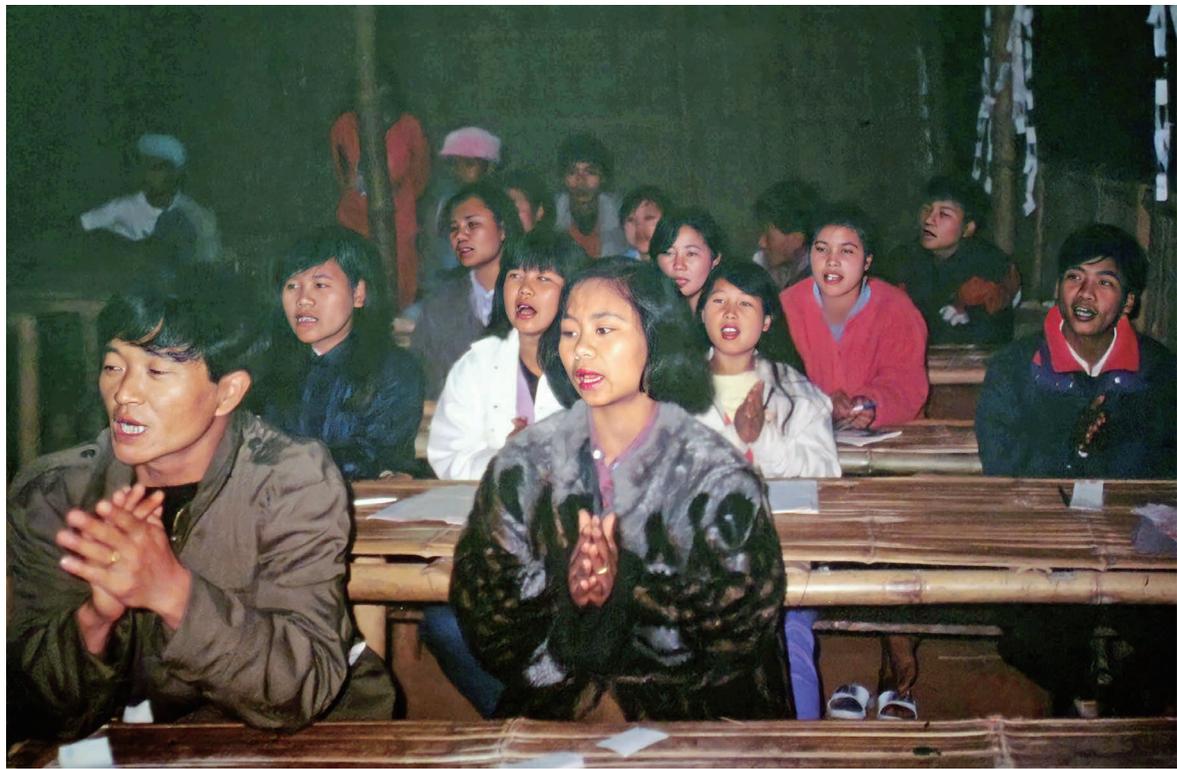




(上) 擠膿 (左下) 幫病患復健 (右下) 黃新明醫師在安排藥品存放

(上) 幫病患餵食 (下) 聽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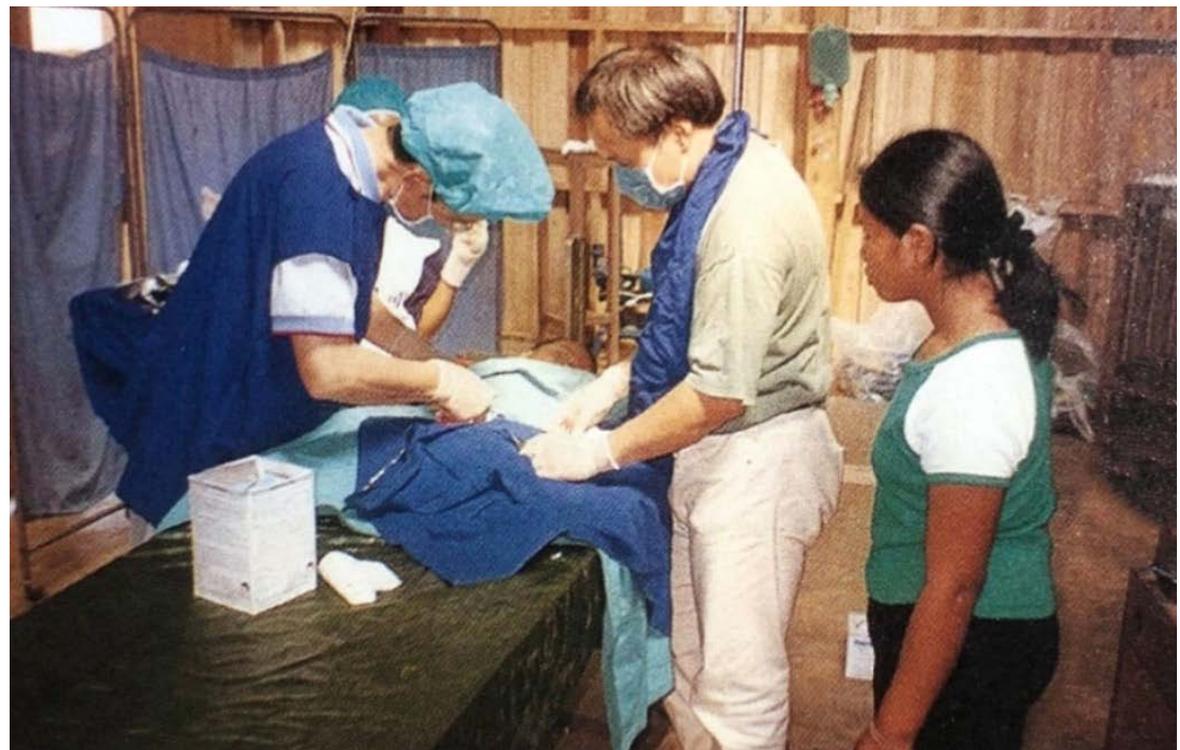


(上) 醫護學生上課情形 (下) 醫師巡房



2011 年歡送會 (後排中立者為藍志堅醫師)

劉章田醫師 (左) 與黃新民醫師 (右) 為病患手術





(上) 萬宏安邦醫院 (下) 萬宏安邦醫院外觀



(上) 萬宏安邦學生上課 (下) 初期萬宏安邦護理站





(上) 萬宏安邦醫院上課 (下) 萬宏安邦：動手術



(上) 醫生授課 (下) 骨科醫生看病





PART 2. 短宣隊

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林森南路禮拜堂、美國加州羅蘭崗禮拜堂、美國加州靈糧堂、台灣牙醫團隊等，都曾應當地需要，組短宣隊前來瓦邦，後因邊境情勢複雜，恐危及人身安全而停止。從文明的大都市來到物資匱乏的貧窮山區，讓參與其中的弟兄姐妹，有深刻的信仰體悟。

(上) 美國若歌教會短宣隊 (1993 年)

(下) 北瓦市集一角



(上) 林南、康華短宣隊 (下) 林南短宣隊



(上) 短宣來訪 (下) 禮拜堂門前合影



(上) 李永帶隊上北佻 (下) 感恩節吃新米





(上) 894 長官為短宣隊提供驃馬 (下) 惠提爾同工來訪興邦



(上左) 短宣老師們 (上右) 短宣老師探訪從中國來的老師
(中左) 李秀全牧師來訪 (中右) 醫護短宣人員 (下) 短宣同工帶領聚會





(上) 甘地探訪隊 (下) 福音隊團照



目錄



- 序一 感念／艾國 —— 4
- 序二 驗中與託付／宋先惠 —— 7
- 序三 泡菜宣教士／李秀全 —— 9
- 序四 寫給季雄／林治平 —— 11
- 序五 愛在佻邦／劉章田 —— 15
- 序六 拓荒宣教之路／鄭家常 —— 17
- 序七 上帝愛佻邦／鄺智孝 —— 19
- 序八 同行佻邦路／魏外揚 —— 21
- 編序 我們只是效法了祂的腳蹤／王季雄 —— 23

PART 1

安邦醫院：醫療宣教

- 王季雄／安邦的呼聲 —— 26
- 吳讚美／佻邦趣事 —— 34
- 李玉華／是我們在跟他們學 —— 36
- 李春綱／飢餓90 —— 37
- 李集美／恩典夠用 —— 39

目錄



- 李慧雲／夾腳拖醫生回憶錄 —— 43
李慧雲／甜美的果實：波麗及哈拿謝師恩之旅 —— 61
阮昌晃／看見神的大能 —— 63
卓德松／有一條路 —— 68
周宗賢／佻邦，我見我思 —— 72
林麗琴／他的「沉默」 —— 80
紀美霞／生活在他們當中 —— 82
秦素貞／上帝不曾忘記的地方 —— 84
陳芬英／不只給予，更是收穫 —— 88
彭恩美／讓他們知道愛 —— 91
曾瑞慧／我的佻邦紀事 —— 93
黃新明／神給的，就該為神所用 —— 99
賈佩芳／護理接力 —— 103
劉章田／佻邦事奉感恩 —— 105
蕭鴻凱／在天之涯醫療傳愛 —— 113
鍾立文／我與佻邦 —— 118
藍志堅／懷念佻邦 —— 120
魏愛梅／難忘的路程 —— 126
JERRY CHEN 佻邦雜記一二事 —— 131



(上) 甘地探訪隊 (下) 福音隊團照



蘇怡忠／神的愛在佻邦 —— 184

蘇振泰／最驚險的一次福音隊 —— 185

(本書文章按作者姓氏筆畫排序)

艾國／佤邦一老兵

這個世界充斥著戾氣，到處你爭我奪，稱王稱霸。中東、亞太不時硝煙四起，不得安寧。

畢竟人是有感情的，人最高貴的情感莫過於愛。受著愛與信仰的驅使，上世紀 80 年代初，以王季雄先生與王敏雯女士夫婦為首的愛心人士，從台灣飄洋過海來到了泰國北部清萊府的一個偏僻小村落「永泰村」。這個小村寨的居民，百分之九十是佤族，這些佤族人是上世紀 60 年代，緬甸佤山的一支民族自衛隊，由岩小石先生帶著南下到泰北居住。（其歷史原因在此不多述）自此王老師夫婦得以認識緬甸佤山的這個弱小的阿佤民族。

進入「永泰」佤族村，眼目所見是一幢幢東倒西歪的茅房民居，八、九歲的孩子還穿不上衣服，真是一幅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窮困景象！於是老師們著力引導和幫助村民發展農業生產，種植適合當地自然環境的農作物，指導村民養豬、養雞、養鴨等，講解衛生常識，減少疾病等等，讓村民們懂得了生活，增加了家庭經濟收入，改善了村民的小日子。

永泰村雖貧困落後，所幸有一位鮑大平先生在幾年前幫助創辦了一所「治平學校」，讓村裡的孩子們有個讀書識字的地方；讓老師欣

慰的是村裡的長者還是重視教育的，王老師夫婦便義不容辭的加入到學校的教育工作之中，使不完善的學校增添了正統的師資力量，而且一教就是好幾年。

1985 年底的某一天下午，我們同乘一輛小卡車從孟安去永泰村，其中就有王老師，當時我們互不相識，通過交談，才知眼前的這位就是我久仰大名的王老師。我們相識相知了！時至今日，一晃快半個世紀了。

80 年代末，緬甸局勢發生了變化，佤邦真正出名了。為了族人的生存，為了邦土的安全，為了佤邦的和平發展，佤族精英們帶領佤邦子弟，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經過六年奮戰，終於取得了自己應有的領地——佤邦南部地區，並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建設。開公路、闢荒山、墾良田、種橡膠等等，一派欣欣向榮的勢頭。

地方要發展，首要的是人才。佤邦人有的是進取之心、純樸善良之德，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氣，所缺的就是文化、科技及文明素養。佤邦南部領導人睿智的看準了問題所在，雖在戰區仍堅持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克服諸多困難，校舍建起來了，但教師從何而來？正當百般需要師資的時候，上帝派來了王老師夫婦，經他們的引導，許多充滿愛心的賢達人士，不遠千里來到了緬甸東北角的一片不毛之地——佤邦南部地區。他們所建立的「興邦學校」注入了高能量師資，為佤邦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學生，成為有文化有教養的建設人才。尤為重要的是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劉章田院長、藍志堅院長等醫師和醫護工作者，為我們培養了掌握一定醫療技能的醫務人員，為佤邦南遷民眾和部隊治病、治傷，保障南部地區軍民的身體健康，病痛了有自己的醫

院治療，這是何等的建樹。醫師們培養的學生如扎木、娜麗現在已是南部地區的醫療骨幹，一位是萬宏醫院院長，一位是回俄醫院院長，一般病痛我們的醫院均可治療。

各位老師、醫師，您們不為私利，不辭辛苦，不懼安危，為佻邦的生存和發展，奉獻了您們的大愛，奉獻了您們的青春，奉獻了您們的知識，您們功大愛深，我作為佻邦的一份子，對各位賢人，懷有深深的敬意，感念您們對佻邦的付出！感念您們對佻邦的關愛！立正向您們致禮三鞠躬！

世間有這麼多的善心人士關愛佻邦，佻邦一定會更加繁榮昌盛！願佻邦萬世安寧！

序二：驗中與託付

宋先惠／台北基督徒永和禮拜堂退休長老

「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撒羅尼迦前書 2:4）

想到我從少年至今的知交——季雄及神對他服事上的帶領，上面這節經文就會浮現在我腦海中。其實每位基督徒都是被神驗中並託付福音使命的，但相對於季雄、敏雯夫婦在他們生命最菁華的中壯年，遠赴他鄉、深入佻邦，那不是誰都可以進去的地區，唯有神的驗中與託付，才能解釋為什麼是他們去！他們不但開始了學校、醫院的服事，也帶動了許多弟兄姐妹前來作老師，作醫療宣教與訓練。因為「神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祂知道在那山裡還有許多人將要成為祂的百姓。

1985年8月，趁著前往伯特利神學院授課之便，我們夫婦首次造訪了季雄、敏雯事奉的永泰村。當時是季雄與一位小弟兄帶著我們夫婦，從美斯樂騎著騾子，搖搖晃晃的走了七個小時到達羅家寨，在只有一盞氣燈的照明下，舉行了例行的週五家庭聚會。當敏雯唱起了「野地的花」詩歌的第一句，只見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甚至都擠到門口的一群弟兄姐妹，還有坐在前面草蓆上的孩子們，十分有默契的大聲

和起了「穿著美麗的衣裳……」。歌聲劃破了寂靜的夜空，繚繞在蔥蘢山林間，我強烈感受到：主，祢正在這裡！聚會後，我們再走一個多小時滿了小碎石子的下坡路，手上拿著手電筒，頭上映照著月光，終於到了永泰村。

第二次到永泰真是大不一樣，那是 1998 年舊曆年除夕，我們安排好來陪季雄夫婦過年。出了清萊機場後，中和禮拜堂的黃鏗岳宣教士來接我們，車子暢行在平整的柏油路上，不到一小時就到了永泰村口。路通了，水電無缺，文明進到了村裡，相隔十三年變化真大！此時，季雄夫婦已進到了佤邦，我們也承楊一哲宣教士的幫助，與他們重聚。因逢春節，興邦學校有三天年假，同學們不上課，他們也可稍事休息。雖然還是在接待我們，但老同工難得重聚，重點就是在交通了。猶記得當我們走在安靜的山間小徑，季雄娓娓道出神如何帶領他們進到佤邦，又如何向他印證這是出於天上來的呼召，敏雯也述說著她的心路歷程……。我們一同感動於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而祂的道路也高過人的道路！是的，若不是堅信這事出於耶和華，對於後來的變化，又豈是人能面對、交託的呢？

欣見《愛在佤邦》一書的出版，這裡記載著一段少為人知的歷史，一篇篇的見證述說著神對佤邦的愛！今日祂仍在呼召人前往未得之地與未得之民中宣揚福音，誰能確知自己是被驗中與託付的呢？

序三：泡菜宣教士

李秀全／國際關懷協會資深宣教師

記得在 80 年代我們夫婦去泰北訪宣，有機會見到過去在台灣的老朋友季雄夫婦，知道他們在那裡已經默默的耕耘了好幾年，從此也就開始了我們固定投入跨文化的短宣事奉。三、四十年來，我們先後去了好幾次佤邦，在那裡，天天一早在搖曳的燭光中與同工們一同靈修，跟著老師們，聽他們對孩子們諄諄的教誨，我們也從季雄夫婦的事奉，去觀察、體驗並學習第一線宣教士有血有肉的宣教生涯，最後終於影響了我們勇敢的踏上宣教的行列。

有一次在山上，佤邦一位高級領導對我說：「李老師，你考不考慮到我們這邊做『泡菜』，不要像台灣人說的只是來『沾一下醬油』而已。」季雄夫婦二十多年來在佤邦接待了無數像我們夫婦這樣「沾醬油」的短宣同工，他們自己也帶了一批「泡菜」把基督的愛傳到佤邦，讓山上的孩子們接受教育，許多家庭信了主，也建立了教會。

1991 年 1 月，我們夫婦帶了三位波士頓郊區聖經教會的同工上山，他們分別是內科醫生、牙醫和營養專家。那三位同工在那一次短宣的事奉之後，一直忠心的在教會事奉直到今天。記得在那裡我們遇到了一位在山上教會戒毒的年輕人，季雄以天父的愛，透過福音的大能，幫助他從毒癮的捆綁中完全得到釋放，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十年之後我在泰北一間神學院，與這一位張雨弟兄重逢，當時他正在接受

裝備，畢業以後他在泰北與他的妻子建立了一個戒毒所。我們每一次上山都會聽到也親眼看到，神透過季雄夫婦的「泡菜」團隊，帶出來許多活活的神跡奇事。相信在《愛在佤邦》的見證集裡，讀者們還可以看到許多如雲彩般的見證人。

當我們手上拿著這一本《愛在佤邦》的見證集時，不只是看到神的愛臨到了佤邦，事實上這個愛也已經從佤邦延伸到世界各地。我們的外甥女邱凱萍在山上短宣之後，確定了一生走上跨文化宣教的路。目前她和她的丈夫及三個孩子在非洲事奉主，栽培訓練當地的青年，向當地的人傳福音、建立教會。我懇求天父透過這本將近一百篇的見證，挑戰、呼召、差派許多的「泡菜宣教士」把福音帶到地極，等候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序四：寫給季雄——

賀佤邦興邦學校及安邦醫院 & 短宣隊感恩紀念集出版

林治平／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終身義工

認識季雄大概快五十年了吧！（不！應該超過五十年了！日子過得真快！只不過那麼一瞬間，我們竟都突然間變得垂垂老矣。昔年老友動不動就是年跨六十、奔向七十、八十的「老」人了。季雄，我們認識究竟多少年了？）

回顧陳年往事，你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很久很久以前，在南京東路禮拜堂舉行的那次跨年晚會。那時你們兄弟倆剛從號稱「鐵幕」深垂的中國大陸上海，輾轉逃來台灣團聚。在那個海峽兩岸交往隔絕的年代，只有十幾歲還是少年人的你們兄弟二人，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

「下個節目我提議玩《公安局抓國特》！」

在那個「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年代，記得你興高彩烈地在一次年終跨年晚會節目進行中的提議，引起眾多討論與回應。

由於你的整個家族都是教會會友，你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教會中的一分子。經過一段反叛適應、令人頭痛的時期以後，你漸漸成為教會的核心成員；在學校也擺脫成長過程中的諸般問題，循序而進，熱心見證分享福音生命信息。

以後聽到有關你的消息都是積極正面的報導：你以優異的成績順利畢業，在職場上表現亮麗，感情生活上也娶得熱心參與教會活動、

眾人欣羨的王敏雯為妻。看來你的一生，就會如此幸福美滿快樂的走下去了。

然而就在一切當然如此的日子中，你們夫婦卻下定決心，作出了改變你們一生的決定：前往泰北山區難民村從事難民生命關懷、福音救濟工作。

談到難民工作，宇宙光從上個世紀 70 年代中，海上難民潮時代即開始注意。那時宇宙光才剛成立不久，什麼都缺乏之餘，只有憑恃信心，探索前進。「主啊！我們在這裡。求主差遣！」這是我們每天小心翼翼的禱告。

記得某次在採訪過程中聽到海宣宣教士胡千惠在海上難民營中駐營宣教的事蹟，令我們深深感動。於是開始了宇宙光一連串的難民工作。胡千惠也開始在《宇宙光》寫專欄分享難民宣教工作的呼召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我曾深入多處難民營，體會難民生活，並曾全家進入營中體會難民生活。這些行程在尚就讀學校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他們也是年過五十的人了。）當時難民營分布於泰緬寮沿海山區各地，往返交通擁塞艱難，危機四伏。有時一擠上車，全程十幾個小時，灰塵漫天、危機四伏、顛簸不停，連停車休息喘息吃飯的時間也分不出來。也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有一位乘客知道我們要去難民營工作，他有點不以為然的對我們說：「去難民營？那些人是在聯合國保護之下的人，可陸續以難民身分進入第三國移民。真的難民是長駐泰北難民村的難民，是一群沒有國籍、沒有保障的真正難民。」

他這段話讓我想起台灣知識界有關泰北問題的爭議，「異域」這兩個字引起我極大的關注。因此在上個世紀 70 年代末後幾年，我曾多

次進出泰北難民村，宇宙光也闢建專欄報導有關難民村的故事，終於促成了「送炭到泰北」活動。

當然，僅憑一個自顧不暇的宇宙光想要推動「送炭到泰北」這麼大的一個活動，是決不可能的。從一開始策劃，我們就知道這是個群體動員始能有成效的活動。從早期建立地方關係開始，我們小心翼翼的與泰國相關教會組織合作；也聯絡相關事工團隊共同參與。如香港晨曦會戒毒工作；我們也動員了基督徒醫護人員、社工輔導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入村服務，爭取口碑好感。當然又唱又跳、又演又講的高手，更是一個也不能少的人才。尤其是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大動員的那幾年，「送炭到泰北」的活動，轟動了整個山區難民村，也驚動了台港新聞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在那兩次分別動員將近四十位專業人員的「送炭到泰北」活動中，你又在我們面前出現了。這時的你已經跟敏雯一同放下世俗的一切，成為地方教會派往泰北的宣教士。你們選定的牧區正是宇宙光送炭的重點地區之一：以佤族人為主的永泰村。回想起來，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從那以後，經過十年的奮力拼搏、愛心付出，原本只有寥寥可數幾個信徒的永泰村，幾乎半數信主。但是你們沒有停在永泰，享受豐盛戰果的安逸。到了上個世紀 90 年代，你們毅然轉往宣教更為艱難的緬甸佤邦，透過教育、醫療工作，呼召更多的醫療護理、教育輔導、社會關懷工作人員，進行更艱苦的宣教工作，寫下了一頁又一頁感人至深的故事。本書各篇文章，收集這些人的心路歷程，真實感人，令人欽佩。

感謝主，宇宙光能在如飛而去的四十多年中，親眼目睹、親身經

歷整個「送炭到泰北」神蹟故事的展開。而你們夫婦二人，聽主呼召、陪伴眾同工同心奉獻事奉的見證，更充分彰顯了上帝的恩典與能力。謹在紀念集出版之前略贅數語，數算上帝恩典，以申感謝！

序五：愛在佤邦

劉章田／前屏東基督教醫院院長

《愛在佤邦》講述一批海內外華人宣教士實現心願的故事，他們有限的擺上，把基督無限的愛帶到金三角的佤邦，見證宣教的使命和福音的能力，改變了傳的人和信的人，使傳和信的人都一齊蒙恩。

基督升天前留下宣教的大使命（馬太福音 28:19），無所不能的基督，為何要把這重要的使命留給門徒呢？答案應是：使參與宣教和相信的人都經歷父神的慈愛、基督的救贖和聖靈的能力。

在中國的宣教史上，十九世紀五口通商後，宣教士們隨著洋槍洋炮進入中國，被中國知識分子譏為「坐炮彈到中國的聖保羅」。在洋槍洋炮下，人民只看到殖民侵略！要用什麼方式去宣教才能使中國人經歷基督的愛呢？用教育和醫療去宣教成了那時代的需要。所以中國的第一所西式大學、第一所西式醫院、第一所孤兒院、第一所養老院、第一所……，都是西方宣教士所建立的；沒有西方宣教士就沒有近代的中國和中國教會，在華的西方宣教士們成了宣教的模範和生命的榜樣。

在佤邦，用教育和醫療方式去宣教也成了這時代的需要，藉由興邦學校和安邦醫院的事奉，把父神的慈愛、基督的救贖和聖靈的能力帶給佤族人。一批又一批教育和醫療宣教士們，被基督的愛所感動，把愛傳到佤邦，他們像一粒種子，種在佤邦，主使它長大結果，榮神

益人，帶來佻邦的基督化和現代化。這些現代宣教士們，有人還在工場，有人已退休，有人已回天家……，無論他們在哪裡，《愛在佻邦》都見證了一件事：基督的愛已在佻邦生長結果，希望你不停的為佻邦的事工代禱，並一齊參與「愛在佻邦」的事工，一齊經驗福音的大能（羅馬書 1:16）。

序六：拓荒宣教之路

鄭家常／台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退休長老

主耶穌復活後留在地上四十天之久、向門徒顯現，講說神國的事（使徒行傳 1:3）。至於神國那些事，路加並沒有詳述，但主囑咐他們「要等候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主的見證」（使徒行傳 1:8）。因此當五旬節聖靈降臨後，門徒得著能力，行神蹟奇事，使五千多人歸入基督（使徒行傳 2:41）。接下來不斷的為主作見證（使徒行傳 4:4、5:14、6:7），「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但聖靈並沒有讓耶路撒冷的教會成為一間超大型的教會，反倒藉著司提反的殉道，使門徒都分散在各處去傳神的道（使徒行傳 8:1-4）。

使徒保羅在傳福音和建造教會的事工上有明顯的果效，因他的心志：

一、「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 9:23）

二、「立定心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羅馬書 15:20）

三、最後祈望能到西班牙——「當時的地極」，他全力走在「拓荒宣教的路上」，期待完成宣教的使命。

1980年8月，「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簡稱「差傳」）聚集。聖靈引導同工組成福音隊到泰國的「廊開難民營」和「吁隆村」去傳福音，從此「差傳」便展開泰國的宣教工作。1980年底第三屆差傳年會，「永和堂」的王季雄、王敏雯夫婦蒙召成為宣教士。透過「泰國十二區會」差派他們到泰北的「美賽教會」去事奉，但因他們的負擔是要到偏遠的村落去傳福音；因此不久他倆就到泰北一個幾乎與外地隔絕的「永泰村」去，住在茅草蓋的房屋裡，與村民生活在一起，向村民傳福音，「據悉當時該村只有一位慕道友」。但他們藉著傳福音和彰顯基督的愛，兩年的工夫便使當地百分之七十的村民歸向基督，並興建了一間可容納兩百多人的禮拜堂。

當教會可以獨立後，他們就把牧會的事工交給其他同工接手，應佻邦當局邀請離開永泰村，翻山越嶺，到達泰緬邊界一個更偏遠的地區「佻邦」去宣教。那地他們從未去過，當他們看到那地的居民，如同一群流離失所的人，過著貧困的生活，許多人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於是根據他們的需要，協助他們推展「興邦學校」的工作，並呼籲許多「差傳」所屬教會的同工到當地參與傳福音和教學的工作。雖然佻邦的居民與他們素昧生平，非親非故，只因基督的愛與聖靈的引導，歷經千辛萬苦，甘冒生命的危險，前往當地協助教學與傳福音的事工，彰顯主的救恩和大愛，帶領許多居民和學生歸向基督，也引導「差傳」開展拓荒宣教的路，把天國的福音與基督的大愛傳給那地未聽聞福音的人。

序七：上帝愛佻邦

鄭智孝／美國羅蘭崗基督徒禮拜堂長老

在泰北服事多年的宣教士王季雄、王敏雯夫婦，因著上帝的開門和帶領得以進入佻邦服事。當時正值開闢佻邦南部地區，戰火方興未艾，百廢待舉。感謝主，因著上帝的愛，王季雄、王敏雯夫婦願意進入生活條件極差的佻邦南部地區服事當地百姓，並且參與興辦學校、醫院等。因著他們夫婦犧牲奉獻的榜樣，上帝也感動呼召了許多基督徒從各處長途跋涉、千里迢迢的到那裡去，服事那些上帝所愛的佻邦人民。

我自己有幸在三十年前，去到佻邦探望他們夫婦，也在佻邦的興邦學校有短期服事。看到一個個小娃離鄉背井，來到學校學習。他們沒有中文名字，有的也不知道自己生日，宣教士就有如他們的父母，替他們取名字，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教導他們寫字讀書。宣教士辦的不是一間「基督教學校」，而是有基督生命的老師們任教的學校。看見老師們，特別王老師、王師母生命充滿愛的見證與榜樣，孩子們一個個信耶穌、接受主，生命得到改變。不僅使學校像是一個大家庭，更看見這些是佻邦未來希望的孩子們，也會成為佻邦福音的種子，成為佻邦的祝福！這塊滿了艱辛的地土，這群被文明世界擠壓的人們，但是上帝並沒有遺忘他們，上帝的愛透過宣教士的生命事奉，透過許多基督徒的參與服事，向他們彰顯。

上帝愛世人，讓耶穌降世為人；上帝愛佻邦人，所以差派王季雄、王敏雯夫婦到佻邦服事他們。看見他們夫婦像一粒麥子，埋在佻邦當中，遇到各樣的艱難，無論是否身在佻邦，都不改變他們對佻邦的愛，真是令人非常感動。他們夫婦在泰北山區、佻邦等地多年的服事與果效，在華人宣教史中應當佔有一頁。現今出版《愛在佻邦》，記載上帝對佻邦的愛、宣教士們對佻邦的愛；閱讀此回憶錄，讓我們對上帝的愛獻上感恩，也虔誠的為佻邦百姓能接受經歷上帝的愛而祈禱……。

序八：同行佻邦路

魏外揚 /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 馬禮遜學園顧問

由王季雄、王敏雯夫婦所開創的佻邦事工，讓我們看見，成功的宣教工作，不能只靠拓荒宣教士單打獨鬥，而是一條眾人同心同行的道路。與配偶同行、與親友同行、與差會同行、與母會同行、與眾教會同行，當然最重要的是，與宣教的主同行。如同威廉·克理將拓荒宣教比做下到漆黑的礦坑挖礦，留在地面拉緊繩索的人員非常重要，他們不鬆手，才能保障下坑者的安全。當然，除了地面的拉繩者，那些願意一起下坑工作的夥伴也很重要。孤軍奮戰的威廉·克理在印度初期屢遭挫敗，一直要到華威廉、馬殊曼來到，形成所謂的「塞蘭坡三傑」（Serampore Trio），同心同行，他的宣教生涯才開始漸入佳境，豐收在望。在這本佻邦宣教的記錄中，我們看見有那麼多拉繩者，也看見有那麼多下坑者，不禁讚嘆佻邦是主所興起的工作，所以從台灣到海外，會吸引那麼多的關注與支持。

在台灣教會史上，吳勇長老所領導的地方教會，在海外宣教方面起步較早，而季雄、敏雯夫婦於 1980 年接受差派，成為地方教會聯合差傳的兩位先發者，先赴泰北，然後轉戰泰緬邊境的佻邦南部地區，一路走來，有血有淚，有喜有悲，因此這本記錄可以供台灣教會與華人教會參考，在興起參與大使命的關鍵時刻，從本書得到啟發與激勵。

筆者有幸在二十年前，主編《薪火差傳——中華基督徒地方教會

聯合差傳協會二十五週年特刊》（2002年10月出版），當時在〈編後語〉中寫道：「由於篇幅有限，我們在選擇（短宣見證）時，深感遺珠之憾，建議將來可以編一套短宣叢書，每個工場都能有專冊報導，以便讀者可以按自己的負擔來閱讀。」

未料二十年後，這個願望得以實現，眼前的這本佻邦宣教專書，不但留下許多短宣者的見證，更記錄許多長駐者的動人故事，實在超乎筆者的期待，尤其在最後截稿前受邀為本書作序，更令筆者感到榮幸，願主使用本書成為眾人的祝福。

編序：我們只是效法了他的腳蹤

王季雄／宣教士

人活過的歲月是歷史的話，在我人生中有一段「歷史」——生活在佻邦南部軍區的那段歲月是無法磨滅的「歷史」。

在泰緬邊境深山裡，住著一群不打仗無法生存的人，然而當地領導仍堅持要興教育、辦醫療。我很榮幸被當地領導邀請，參與了興教育、辦醫療的行列。

那是一段從無到有、從簡陋到稍具規模的歷程，參與的人是來自台灣、美國、新加坡、紐西蘭、馬來西亞、哥斯大黎加等地的華人基督徒，其中的艱難、驚險、歡笑、眼淚盡收此書中。

可以出版《愛在佻邦》（佻邦回憶錄）後，我多年來的「擔子」卸下了。多年來被許多前輩和好友建議、鼓勵寫書、出傳記的壓力卸下了、釋放了，感謝主。

我看了不少「宣教士」的書，難怪我們會「誤」以為他／她們很「偉大」、很「屬靈」、很……，以致很多人卻步、很多人追求「宣教士」頭銜，卻與完成主的大使命「無關」。

我是最不看重記錄的人，在那段歲月裡，人在佻邦看到許多情境，回想在「文明」世界的種種，心中的衝擊大到非要寫出來不可，非要「做」些什麼不行的地步，所以才留下一些真實的記錄，其中包括我

的、以及其他去過那裡人的真實感受。

將這些記錄結集成書，讓世人知道耶穌為愛世人、愛我們、愛佻邦的人，付出得更多，我們只是效法了祂的腳蹤。原來在主耶穌的恩典中，跟隨、效法祂的腳蹤是很奇妙的恩典，這恩典讓我們得著了三贏的人生：自己的生命逐漸成熟、宣教地區的人蒙福、我們的神得榮耀。阿門！

興邦學校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在興邦受過教育的學生仍在寫佻邦的歷史！安邦醫院的「醫學生」已擔起服務佻邦南部軍區軍民的責任！

有一段歷史，充滿了耶穌基督的愛，人與人之間互相的尊重、友愛、團結、契合，它發生在佻邦南部軍區的興邦學校與安邦醫院中。



PART 1

安邦醫院：醫療宣教

二十八年，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醫護人員，回應了佻邦山區的醫療需要，他們效法基督的精神，持續來到這個貧窮落後的地方，建醫院、培訓人才，為這地帶來滿滿的祝福。



安邦的呼聲

王季雄

1993/10 ——

記得 1993 年年中，董事長找我，說到本地醫療的需要，要我找醫療人員來幫忙。我說永和教會的成員公教人員較多，沒聽說有醫生。沒想到十天後就接到屏東基督教醫院的來信，他們要組短宣隊來南部。我馬上拿信向董事長報告，請示如何回覆他們。董事長說：「太好了、太好了！歡迎、歡迎。」就這樣屏基短宣隊 9 月中由林麗琴傳道帶隊，來到了泰緬邊境的佤邦南部軍區。

更沒想到的是短宣隊回去後，在屏基院內熱了起來。10 月屏基就派了醫療副院長藍志堅醫生及院牧部主任陳榮通牧師，洽談進一步的醫療援助計劃。我年底返台去屏基，最後敲定屏基參與佤邦南部軍區的醫療事奉，拉開了屏基醫療宣教在佤邦的序幕！

1995/9 ——

末世的時代應是宣教的世代，以迎接主的再來。然而如何參與宣教卻成了重要的課題，說真的（這是我十二年在宣教工場的體驗）宣教初期所要的不是「職業宣教士」，而是有職業（當地需要的專業）、

且具宣教負擔的基督徒，可以實際參與在該地社會中見證主愛、顯揚福音真道的事奉。「職業宣教士」固然是尖兵，其實每個基督徒都能（可以）參與宣教事奉成為「宣教精兵」

佤邦是一個福音未及之地，當地領袖並未要求「職業宣教士」前往，卻希望有醫護專長的基督徒來。對有宣教負擔的醫護專業基督徒、基督教醫院來說，這是一個特別的機會，因為只有你們有此榮幸可以參與。雖然參與宣教地區之醫療服務，對你們追求生活無益，對基督教醫院生存有損，但卻能夠滿足主呼召你成為醫護人員的心，及完成醫院生存的目的。

以往醫護人員、基督教醫院為了自身的生活、生存一直在努力，藉著此次佤邦對醫護需要的呼聲，使我們親愛的主內有醫護專業的弟兄姐妹，跨出為生活、生存努力的門檻，踏入宣教地區，使世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成為他們可以得到救恩的途徑。

感謝主！屏東基督教醫院將於 10 月 16 日，派遣他們的醫療副院長藍志堅弟兄及院牧部主任陳容通牧師，來此地與本地領導實際洽談有關參與醫療事奉的細節問題，作出基督徒對佤邦呼聲的回應。我相信主要使用屏基成為宣教工場的利器，走出一條基督教醫院踏入宣教的路。然而你，一個有醫護專業的基督徒，能主動參與在屏基輪值前往佤邦事奉的行列中嗎？哪怕是利用十天、半個月的假期，相信基督徒老師、基督徒醫護人員愈多參與在佤邦社會中，主愈能早日得著佤邦。佤邦在盼你！佤邦在等你！

消息與代禱

1995/10 ——

- 十六位拉胡學員集體出走，帶頭的二位（賈慕、哈拿）關禁閉，其餘學員停職停課觀察。
- 醫生、護士、學員的工作非常繁重。
- 一次緊急手術，傷患腸子破了八個洞，手術後情況穩定，感謝主。
- 為了支援興邦主日學事奉，學員背老師（屏基同工）過小溪，大家脫了鞋，光腳走到興邦。沿路還採了許多好吃的葷子！
- 瑞慧想多留些時間在安邦。
- 同工開闢了小小一塊地，供大家（屏基同工）學習農事之用。

1995/11 ——

- 十六位出走的拉胡學員經處罰管教後，已於 10 月 9 日開始恢復上課。
- 本月新來的同工是屏基院牧部的秦素貞姐妹。
- 安邦醫院院規已擬定，公佈並開始執行。
- 屏基前院長劉章田弟兄，將於 11 月 5 日再臨安邦三週。
- 屏基發起基督教醫院參與佻邦醫療宣教事奉，11 月中旬將有三、四間基督教醫院的院長來訪安邦醫院。
- 最近又增加胃出血、早產兒、肢體嚴重受傷的病患。

1996/1 ——

- 安邦醫院劉院長 11 月 26 日下山，醫院尚無醫生接任，求神感動醫生願意來。
- 儲水池已完工，用水較先前方便。
- 氣候變遷季節病患急增，教室全線改成病房。
- 埔基院長黃蔚、高基院長王榮德、屏基院長藍志堅、美國路加傳道會總幹事李榮禮、花蓮門諾醫院院牧同工張文彬，與屏基院牧同工林麗琴等六位聯袂來訪。當天冒著風雨，踩著泥濘的山路，一步步走向安邦醫院，在黑夜裡走了四個小時。
- 11 月份，可能因醫生陣容堅強，戰爭聞聲而來用炮彈行禮，造成掛彩、滿點紅的傷兵報到。有的以屁股開花當見面禮，有的以斷掌來送禮。瘡疾也趕上流行，形成安邦醫院門庭若市的情景，佔床率竟高達 100% 以上。且在有限的人力、設備下，也開 730 台的大、小手術，所以決定封劉院長為「佻邦第一刀」；小劉一刀比小李飛刀更有一手。
- 每二、四、六早晨，老師們到病房唱詩、為病人禱告，本月有兩位病人安息主懷。
- 本月還有發明設計獎「安邦醫院枕頭」——米袋裝稻草。
- 本月成立佻邦天文協會。基本成員有四位，特別對北部星光作了研習，竟發現「天空很大」，專長「流星觀察」。歡迎有志者來佻邦「觀星」、關心。

1996/2 ——

- 元月初阮昌晃醫師平安上山，他將停留五個星期的時間。除了每天固定的看診，也於週一至週四下午教授醫學課程。
- 由於戰爭停止，傷兵比預期的減少許多，為此獻上感謝。另外惡性瘡流行潮似乎也隨著氣候逐漸衰退。
- 元月初，開始查考標有注音符號的聖經，師生皆獲益不淺。唯聖經不足，目前已接洽台灣基甸會，求神預備！
- 目前學生們計劃每週增加一天砍柴，以儲備雨季所需。
- 四件感恩的事：
 1. 聖誕節感恩晚會順利圓滿，使思鄉情切的學生倍感溫馨。
 2. 女生廁所順利完工。
 3. 廚房加鋪水泥地面，在衛生、清潔上較以往進步許多。
 4. 新添一位生力軍王家旺先生，幫助廚房工作。他尚未信主，請代禱！

1996/3 ——

- 卓醫生與其大公子卓允中於 2 月 11 日平安抵達安邦醫院，將展開為期一個月的醫療及教書事工，請記念！
- 本週起本院開始修補破損的病床、桌椅及草屋頂，以迎接風季雨季的到來，請代禱！
- 本月 2 日至 8 日屏基探訪團 20 位，有醫師、護士、建築師、教師等，分別訪問本院與興邦學校。感謝神行程一切順利，求神繼續加添感動負擔給前來的團員。

- 由於戰事結束，病人維持在 20-30 床左右，學生亦能掌握。過完年將有大批新兵調至 801，請特別在禱告中支持我們。
- 年關將近，多數學生身體感到不適，求神憐憫，不使這些學生所負責的病房作業受影響！
- 目前醫院開始中文聖經的查考，我們需要附有注音符號的中文聖經，但基甸會目前缺貨，請為我們禱告！

1996/4 ——

- 自 3 月 1 日起 801 新兵（約 700 人）開始集訓，因兵多柴少，都飲用生水，使得生病率暴增。住院病人 30-40 床，每天門診 75-80 人，藥品不足又無法補充，請代禱！
- 感謝神，保守老兵與學生在 3 月 13 日陸續完成病床、桌椅與草屋頂的修補。
- 請為醫護人員的接替代禱，目前尚無人員可接上，請為此段空檔的事工代禱。

1996/8 ——

- 感謝神帶領謝志松醫生自 4 月 8 日至 20 日來佻邦支援醫療教學的事奉。求主使他成為當地百姓的祝福，並請為 4 月 20 日以後的醫師人力禱告。
- 安邦醫院學生管理員楊紹華醫官，於 4 月 7 日前往泰國裝義肢，請為他的行程順利禱告，並為他不在醫院期間之行政工作與師生的安全代禱。目前因邊境關卡關閉一年多，物資輸

送困難，完全靠揸工將日常用品及藥物揸運上山，物資缺乏，求主憐憫當地百姓。

- 因物資長期缺乏，安邦醫院的學生普遍營養不良，求保守他們的身體健康。
- 801 發電機損壞，安邦醫院已兩個多月沒電。在 4 月 9 日晚上，自 894 送來一位被拉雷炸傷的老兵。他腿部大量出血，又有休克情形，因沒有電力加上照明不良，在急救上非常困難。幸得主的憐憫與恩典，使他從死亡邊緣再次甦醒，後因設備不足，轉送泰國治療。
- 安邦學生與 801 男女組成一隊合唱團，人數約有一百人，在 4 月 17 日的運動會中順利圓滿演出。

1996/9 ——

- 安邦請購的藥物已運達，足夠本院及其他單位的需要。
- 護士曾瑞慧正初步整理藥庫的安全存量，需幾個月的試用期才能評估出來，請代禱！
劉鳳醫師將於 8 月 24 日下山辦理延簽手續，結束安邦事奉後，將入華神就讀。
- 最近同工與學員身體不適的很多，請為所有的人身體健康禱告，求主賜下足夠的體力、心力來事奉祂。
- 請為 9 月接替的醫生、護士及傳道同工代禱，求神保守他們的心及預備上山的行程。
- 葉其祥醫師 9 月 28 日下山，為接替的同工代禱。

- 為新的護士陳玉瑩身體代禱。
- 為 801 童兵的中文學習代禱。
- 為 10 月 28 日到 11 月 4 日的探訪隊行程平安代禱。

1996/12 ——

- 路加傳道會總幹事及屏基董事長、院長等一行人，於 11 月 26 日來此地洽談協助佻邦建立正規醫院之事。
- 劉章田醫師已於 12 月 11 日下山，劉焜榮醫師與徐孝萱傳道亦於 16 日平安到達安邦醫院。
- 謝思玲傳道將在安邦配搭院牧工作，暫定半年。
- 病房、倉庫屋頂換草工作已順利完成。
- 冬季已臨，傳染病明顯降低，需住院治療的病人不多。
- 12 月 24 日聖誕夜有報佳音活動，25 日慶祝聖誕。

吳讚美

1995/3 ——

追豬記

冬天洗冷水澡，對常有熱水可洗澡的台灣同工是一樣苦差事。佻邦燒水只針對飲用水，而且當地的人，無論男女都合衣而洗，且是至水源處一起洗。同工當然不可如此，因為功夫還未到家。於是大夥兒動動腦，乾脆用大桶或臉盆「曬水」，黃昏就趕緊洗澡，免得一會兒水冷。

有一主日，水放在浴廁前曬太陽，我們便前往做禮拜。誰知下午一點多，返回所住的地方，發現每個臉盆都混了沙子。我心中暗暗不悅，也反省我們是否對學生太嚴厲，造成學生的反彈。於是我把水換了，趁下午再曬水。至於學生，算了吧！

睡個覺起來，去了洗手間，見水又是如此混濁，真有點發火。我決定先去「聽雨軒」（廁所）再說，結果突聞外面有「異常」的聲音。我奪門而出，見豬媽媽帶著全家大小在喝我們的「太陽能」洗澡水。於是我連水帶丟石子將這些豬趕走。笨豬不笨，跑一跑還會回頭看看我們，欲伺機行動。好了，這下子一不做二不休，順便運動運動，展開一場佻邦追豬記。

婚禮賀詞

在佻邦的日子是悠閒的（比起在台灣），每天下午吃完晚餐，我們便出去散步，滿山的綠，盡入眼簾。我見著那彎彎剛吐芽的幼竹，不禁好奇，採了「樹頭鮮」，拿在手裡走著走著。我跟同工們說：「你們看！我像不像姜太公釣魚？」大夥接著：「願者上鉤。」

爾後，走著走著同工就調侃我們的弱勢團契——唯一的弟兄。我們說他的婚姻：「男的是願者上鉤。」他不甘勢弱：「女的是自投羅網。」某日王老師聽聞此趣事，他加上橫批：「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生吞飛蛾

佻邦的冬天，一天有四季。夏天比較無所謂，冬天黃昏洗澡就要有洗冷水澡的準備。話說藍醫師從永泰上山來，第一天就誇下海口，說洗冷水澡沒問題。

當他進去浴室，正欲淋第一瓢水時。他，深深吸一口氣。哪知，浴室內頓時氣流大亂，群蛾飛舞。說時遲那時快，一個不小心，美麗的飛蛾抵不住亂流，衝到藍醫師的大嘴裡。藍醫師嘴一合，感覺異樣，趕緊「呸！呸！呸！」把蛾吐了出來。於是演出一場生吞飛蛾的絕技。



讚美騎馬

李玉華

小時候，我住在屏東牡丹，那時教會有些從芬蘭或挪威來的宣教士，他們都學我們原住民的話。我想到他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學習這地方的文化，學習如何融入這裡，這樣的事讓我很羨慕。所以我就跟上帝許了一個願，希望以後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傳福音，而那時候我才國中一年級吧！

2000年第一次到佻邦，有很多時間可以分享聖經上的真理。讓我覺得在困苦的生活中，其實仍可經歷神給我們一些啟示，只看我們要或不要。在那裡雖然很多東西都很缺乏，但卻覺得與神之間的關係更近。記得第一次到佻邦，覺得自己很無能，因為就看到一個七個月大的早產兒在自己面前去世，但自己卻無能為力。雖然有一些專業能力，但卻因為沒有器材，例如氧氣等等，而顯得專業的無能，那時我很想下山。

我自己是覺得去三個月或一個月，能夠做的事真的不多。說是去幫助他們，其實並不是去教導他們，有時我都會覺得，其實是我們在跟他們學東西。因而我真的是被這樣的互動吸引，在他們當中學習他們的生活。當我們把愛分享給他們時，他們到其他的村莊，會把自己曾領受到的愛帶給那裡的任何一個人，很快的把福音帶進各村莊裡！

李春綱



住院病患

1995/3 —

大病房中的病人大多骨瘦如柴，住院時間很長，甚至長達數個月，幾乎將醫院當成家了。反正家當也是只有簡單的幾件衣物。若是他們有足夠的營養，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病人都不需住院。依其消瘦程度分別有：飢餓 30、飢餓 60、飢餓 90。在這當中照顧飢餓 90 感觸良多，至今想起眼眶還是溼了。

初看見他時，是在被置於角落的病床。他全身臭味、腹瀉、脫水、無法進食、無人理會。我們給予點滴及插鼻胃管灌食藥物、水分，之後慢慢給他餵食牛奶、飯、蛋。同工們笑稱我是奶媽。約維持兩星期的穩定，他又再度水瀉無法進食，只剩皮包骨。他的脊椎不需觸摸，就可清楚看見關節突出處；給予點滴無法吸收，插鼻胃管餵食水亦無法吸收，全數吐出。死前一、二天，他說他很想念家裡的阿爹阿媽，因已離家多年未曾見面，很想回去。我們曾邀請當地傳道人向他傳福音，只可惜他尚未信主就已去世，至今我腦海中仍清楚記得他的樣子。

另一個案是腦膜炎病人，因疾病造成意識不清、行為異常，故意破壞病床。他們就將病人用鐵鍊銬在病房柱子上，手用繩子綁著，躺在濕冷的地上，身上散發濃厚的異味。我急忙告訴負責醫官病人的情

形，盼能得到較人性的處理。下午再度探望，他只是鬆了手，地上多了塊油布，但身上的異味更重了。我極度難過，覺得為什麼會如此？開始懷疑自己來到佻邦的價值。當晚在禱告中有些話一直在腦海中重複：「你來這裡做什麼？是誰帶領你來的？是你自己嗎？」此時，眼淚不能控制的不斷流下，心裡吶喊著：「主啊，是祢帶領我來的！」此時就得到了釋放與安慰。

我曾經與王老師談及這位病人的情形。王老師說了一個例子：這裡的人若有一百元，他寧可醫治生病的牛，也不會用在一位陌生人身上。因牛可為他耕作，可賣個好價錢，陌生人能給他什麼呢？這是對生命價值不同的看法。對屬神的我們而言，生命是何其寶貴。但對大部分佻邦人民來說，生命似乎只是漫長、毫無把握的日子，沒有特別的意義。或許隨時會因需要而到前線爭戰，或許明天會因疾病而致性命不保。

他們是沒有依靠的一群，雖有少部分已信主，但仍有大部分的人未信主、未聽過主耶穌。你願意去告訴他們，這位大有能力、奇妙無比的上帝嗎？你願將耶穌賞賜的活水與他們分享嗎？

馬可福音 10 章 45 節：「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捨命作多人的贖價。」我們雖然無法做到捨命，但我們是否已順服神，做個樂意服事人的人？我常會想起一段經文：「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是神給我們的誠命，需要自己去省思，我們是否常常有顆對主的話語敏感的心？盼望能再度到佻邦大地，看見主的名在那地稱為大。



恩典夠用

李集美

1995/3 ——

從前幾梯次由佻邦回來的探訪隊的分享，及所看到的照片，讓我想到了三十幾年前小時候家鄉（田寮）的貧困生活。一股暖流傳遞並感動了我參與佻邦宣教，預備心領受神所賞賜的試煉、同伴中彼此的適應，以及工作上配搭。這次行程的目的是協助規劃新醫院，我心裡已有構想的藍圖，讓未來的「安邦醫院」步入文明進步的科技醫療水準，並叫那裡的居民受惠。

只能完全交託

踏上黃土迎接我們的是可愛的笑臉、期盼的面孔。興邦學校的小朋友形同難民，有四百多人，生活起居自理，比起台灣的小孩困苦好幾倍。但有主的地方如同天堂，即使一天兩餐也餵飽了他們。在王老師的帶領下，小朋友建立起有規律的生活制度，生活用品需靠泰國運輸，但常遇邊境關閉，糧食的缺乏以致他們必須自己耕作，開墾山坡地；小小年紀就做起活來。有四位放牛班學生是不愛讀書的可愛小男生，要叫他們坐在椅子上老是坐不住，只有放牛最快樂。大家如同一家人，王老師就是大家長。在這與世隔絕的偏遠地區，神照樣眷顧他們，

讓我體會神的恩典是夠用的。

第二天王老師帶我們去看新安邦醫院，只看到一片用推土機推平的土，來前的計劃就需要改變，以致此梯次未能實現籌劃工作。為此我們改變初衷，應當地醫療水準照顧之需，接受 361 醫院學員報名，及營區五十幾位學員的受訓。他們都是離鄉背井，走到佤邦要花上兩個月的時間。姑娘們嚮往來此可學得一技之長（縫紉），卻沒想到被帶入部隊，大大小小皆是兵。自願來此學醫護的，經過篩選分配成醫官及衛生員（護士），在課程教材的設計、語言的溝通、學生及老師間彼此的適應，我們都遇到了種種的困難。

首先他們的作息是全天候待命，從早上五點起床，開始工作，挑水、砍柴找糧食（野菜、筍子），因這裡缺乏食物。結果每到九點上課時間，個個都相當疲勞想休息，吸收效果非常差。要他們工作反而比上課還賣力，想改變他們作息需要有段時間。其他例如環境衛生差、到處吐痰、垃圾及針頭處處可見、發藥吃大餐（一個大鍋子裝所有病人的藥），可真佩服他們的辨識能力，但不知有多少人吃錯藥！因此我們著手改變，使用藥杯與藥盤，小藥杯一個患者一份，以及教導一般基本技術，不斷重複示教。

此地患者均屬傳染病患，營養不良居多，對生命價值不重視。死了，小山坡便是他們的安樂天堂。病號來自各個營區，都用小卡車輸送，滿床了只好睡地上。每人基本分配茅草床、毯子一張。人的尊嚴在佤邦是看不到的，如有病重者需送往泰國，如果遇上邊境關閉，折回來也只剩半條命。在醫療極端落後的地方，有時真是幫不上忙，只能完全交託在上帝手中，祈求禱告。

神的同在

有位傳道人的太太，很希望在我們走之前為她接生，但是預產期還未到。此時很奇妙，蒙主垂聽禱告，傳道人那天早上十點通知我他太太有產兆。經我們評估離生產要一段時間，便先備好生產的一切器械消毒（水蒸氣），並問他有無嬰兒衣服。他拿出一塊白布條，我便動手將布條縫製成一件嬰兒衣服，以便嬰兒出生有衣服穿。台灣的嬰兒真幸福，一出生所有的用品都是先進的，而他只能用克難式的，不過也滿溫馨的。直到晚上十一點我想差不多了，聽見阿楊醫官走到我們宿舍，且有兩道亮光照射，是產婦的家屬叫我們去接生。我便請卓大夫、芬英一起去，她妹妹幫忙拿消毒物品。

我們拿著手電筒跟在家屬後面走，使我想起小時候與家母三更半夜出診的景況，感觸很深，心情沉重又緊張。在這偏遠地區又遇到邊境關閉，如果難產無法送出怎麼辦？卓醫師說：「集美，您主刀，我當助手。」因先前有開佤邦歷史的第一刀盲腸炎例子，卓大夫有信心再用水蒸氣變通方式消毒物品、器械。當時的景象，穿上油布的手術衣，很像屠夫，幸而有神的恩典同在與保守，成功的完成手術，患者也恢復健康，聽說後來患者也學護理。感謝神，藉著祂的手協助，產下一女嬰，母女平安。



接生嬰孩

佤邦確實需要很多有心投入的弟兄姐妹，幫助他們開發。無論是醫療或農業方面，都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也要將福音傳遞給他們，使他們有盼望，而不是處於邊疆地帶、不被重視的地方。我相信只要有土地，就有神的同在，讓我們繼續為佤邦宣教代禱。

夾腳拖醫生回憶錄

李慧雲

我是國王

曾經有五年（1997-2002）的時間，我在佤邦及台灣多次往返，主要是在山區唯一的醫院，亦即屏東基督教醫院醫宣隊成員及佤邦自治區領導合作設立的安邦醫院，支援醫療宣教工作。瘧疾在當地屬於流行病，尤其在雨季瘧蚊肆虐，醫院往往人滿為患，病床不敷使用。有時候不得已我們便在硬泥地上鋪了油布，上面再蓋上軍毯充當病床使用。

有一次，當地僅有的一所學校——興邦學校的師長，把一位疑似罹患了腦性瘧疾（cerebralmalaria）的學生送到安邦醫院診治。這種疾病臨床表現會有意識不清、痙攣、昏迷等症狀，死亡率非常高。這小男孩昏迷了幾天，經過抗瘧藥治療後，慢慢的甦醒過來，但身體還是很虛弱。



與學生歡聚

一天，我帶著幾位醫學生例行查房，來到他的病床前時間他哪裡不舒服。他病恹恹、閉著雙眼，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一位醫學生邊笑邊幫我翻譯：「他說請老師您自己看床頭病歷就知道了！」我跟著學生們大笑了起來，卻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第二天查房時，我想徵求他的同意為他禱告。他閉著眼睛安靜躺在竹片病床上，輕輕的點頭應允了我的請求。他那瘦弱的身軀，頭部顯得異常巨大。

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微弱的回答說：「國王。」我愣了一下，只好再問一次，得到同樣的答案。我不覺輕嘆了一口氣，聽見自己如此喃喃自語：「親愛的主耶穌，求祢醫治這位自稱為國王的小朋友。看來他病得不輕，連身分也弄不清楚了。禱告奉主的名求，阿們。」

晚上台灣同工們（醫師、護理師、傳道師）禱告聚會，我告訴大家這個小病患似乎開始有幻覺的徵兆，病情進展不樂觀。大家聽了都很憂心，迫切為他代禱。往後的日子，大家都專注「國王」的病情進展。同工整理探訪隊留下的物資，找到一瓶雞精，迫不及待的送去病房給他進補。一個星期僅有一天可以吃到肉食的日子，我們也把肉「捐獻」出來，希望「國王」因著補充蛋白質，可以早日康復。

過了幾天，「國王」的學校老師到我們的茅草醫院來探訪他。這位黃老師是從台灣來支援興邦學校教學的教會姐妹。結束後我們邀請黃老師到宿舍喝茶聊天，我不禁好奇問起這位罹患腦疾小孩的名字。黃老師回答說：「他名叫郭旺。」聽罷，我驚訝得差點從椅子上掉下來邊叫道：「什麼？！」「他姓郭，郭富城的郭，旺旺仙貝的旺。」黃老師以為我聽不清楚，就再一次強調他的名字。

其他同工們聽完都笑成一團，多日的憂心一掃而空。

忍受飢餓

在瓦邦的日常生活裡，為了貼近當地居民的心，台灣老師們穿著簡樸，跟當地人維持著一天只吃兩頓飯的習慣。基本上安邦醫院有廚師為醫院的員工、住院病人準備每日兩餐，餐餐同樣的料理：辣子炒高麗菜，高麗菜加辣椒煮成湯水，小石子、米蟲佐白飯。吃一到兩個月，等南瓜長成了，就改菜單，烹飪法不變。持續吃南瓜吃到皮膚變黃時，冬瓜就成熟了。

由於內戰，我們所在的區域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醫院裡的伙食一星期只有一天才有肉食可吃。但外面的村民可能更長久的時間，才有機會吃到蛋白質。所以老百姓包括小孩普遍營養不良，嚴重貧血的大有人在。曾經有一位父親把氣若游絲的小孩送來醫院診治，我診斷他得了瘧疾併發嚴重貧血，需要輸血才能救活他的性命。但父親拒絕了，說孩子死了也好，那麼就可以把多出來的一碗飯給其他家人分著吃。經過多次溝通不果，我感到挫折又氣憤。我為這個地區百姓悲痛，無助的問上帝，這貧窮的咒詛要到幾時呢？

及時的供應

有一次，出現在餐桌上的高麗菜沒有配辣椒。當時在安邦醫院的台灣老師員工宿舍，只有我跟長期駐院的傳道謝思玲老師。她看了餐桌上的飯菜一眼，不禁歎息說：「邊界在打仗了！」過兩天，學生送過來的飯菜只有硬米飯及鹹米湯，連高麗菜也沒有了。謝老師的臉變

得嚴肅起來：「這場戰爭可能會打很久喔！」默默吃著簡單的晚飯時，我突然想起上山前在泰國買了一罐辣醬，原本要帶回台灣送給朋友的。於是連忙把辣醬從行李箱拿出來與謝傳道一起分享。我們為著這瓶醬料欣喜的向神獻上感恩禱告！從此辣醬拌飯在戰爭帶來的不安日子裡，成了慰藉我們的食物。

有一天午休，我在半睡半醒之間聽到一位學生送他們家自己種的玉米來給老師，不由興奮的從床上跳了起來。衝出客廳，看見學生手上捧的是一把青菜，不免失望。謝傳道敏銳的察覺了我瞬間的表情變化，問我緣由，我告訴她我夢見了玉米。謝傳道說她會為我代禱，求天父賜下玉米。我噗哧一笑，極力掩飾尷尬表情，口裡忙說這點小事實在不需要麻煩天父，卻心虛的認為她在調侃我。下午四點吃完第二餐後，我獨自到病房巡房，回宿舍的路上看見謝傳道揮舞著手中的烤玉米對我大笑說：「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了！」

山珍野味

太平的日子裡，學生們在工作之餘，會去獵捕野味加菜。他們也不吝嗇與老師們共享獵物。惟有傳道愛梅老師不願意吞下相貌長得醜陋的蛇、鼠，我也害怕動物身上的不明病菌，謝絕了學生們的愛心。但他們從不放棄獵捕行動。一天傍晚，學生端來一大碗剛料理好的田雞給老師們進補，香噴噴、熱騰騰，令人垂涎欲滴！「青蛙，老師喜歡吃嗎？」「田雞，我們在台灣是這麼說的，我們不說我喜歡吃青蛙！」老師馬上糾正學生的中文用語。我一方面無法抗拒多日飢腸轆轆後的嘴饞，另一方面下意識因為這道菜名（辣子炒青蛙）帶來的莫

名恐懼，卻也竊喜能讓味蕾有了新的刺激。但是我生平沒見過青蛙的頭部出現在餐盤裡，當場看傻了眼！在眾青蛙的逼視下吃完了晚餐，睡前躺在床上突然青蛙們的大眼睛在腦海浮現，不免感到一陣反胃！

許多午後時光，我總是引頸企盼賣竹蟲的小販出現在醫院病房外圍。長長的竹筒裡爬滿了乳白色的生物，身體一圈又一圈的，在狹小的空間蠕動著，看起來十分噁心！學生買來做成一道有名的擺夷族料理：辣子油炸香酥竹蟲。炸好的竹蟲外觀與中藥的冬蟲夏草有點像，我無意中淺嘗一口，竟也愛上那一股飄著奶油香、外皮帶點嚼勁、裡面是綿軟蛋白質的滋補美味。學生看到我愛上吃蟲子，往後的日子在我們的餐桌上又多了竹蟬、蟋蟀等高蛋白美食！

有一年，新寨的區長請我們去寨子裡給學童做體檢。當時同行的有從台灣來的護理師瑞慧及李冠雄傳道，還有拉胡族的納莉醫官及一位佉族護理人員。因為學童人數眾多，需要兩天的時間才能做完檢查，且醫院距離學校路途遙遠。為了免去舟車勞頓之苦，區長讓我們在學校宿舍住一晚。結束了第一天的工作，區長為我們準備了豐富的晚餐。前幾天有村民獵獲一頭黑熊，醃過的熊肉曬乾製作成干巴，如今成了款待客人的佳餚。掌廚的大媽來自雲南，廚藝精湛，她料理的雲南酸肉及粑粑絲等滿桌的雲南名菜，讓人食指大動，不知不覺我竟然吃了五碗飯。區長及學校老師目瞪口呆的看著我狼吞虎嚥，訝異得說不出話來！當我為自己毫無節制而羞愧得不知所措時，李傳道忙為我打圓場：「李醫生在台灣都常常吃不飽！」聽罷，惹得安邦醫院的同工哄堂大笑，與區長及老師們一臉狐疑相映成趣！然而廚娘卻夾了菜往我的碗裡塞，說我太瘦了要多吃一點。

最後的心願

有一位瘦骨嶙峋的小男孩罹患了痢疾，典型的上吐下瀉、伴隨著高燒不退，症狀極為嚴重。我們用盡醫院有限的資源，點滴輸液及抗生素都無法讓他的病情好轉。他因著身體的痛楚，終日發出啊嗚啊嗚的呻吟聲，聽見了莫不讓人鼻酸。眼睜睜看他瘦弱的身軀抵擋不住凌厲的病菌，營養不良讓他的免疫力變差、症狀更加嚴重。終於有一天，我再沒聽見他啊嗚啊嗚的聲音，知道他離世的日子近了。我強忍淚水告訴他，他將要到天上跟耶穌永遠在一起了，問他會不會害怕，他輕輕的搖頭。我又問他有沒有心願想在離開世界之前達成。我當時猜想他也許想見家人最後一面。不料他說：「我想吃雞肉爛飯（註）。」

我急忙召集了同工及學生，為這件事情禱告，也打發學生到村子裡去找看看可不可以買得到雞肉。學生回來的時候，手上多了四隻雞，連忙交給醫院廚師煮成了一大鍋雞肉爛飯，不僅幫小孩完成了心願，也讓全院的病患、醫護人員及傳道老師都吃到了熱騰騰的爛飯。吃完飯後不久，男孩心滿意足的嚥下最後一口氣，離開了這個世界，也永遠脫離了苦難與飢餓。

在瓦邦，神讓我經歷飢餓，好讓我學習感同身受，處在那地百姓的困境。在缺乏的時候，祂運用祂奇妙的能力來供應我們日常所需，

註：雞肉爛飯是佉族菜譜中最有名的一道，是用來招待客人的上等佳餚。大米煮得比稀粥要稠一些，加入煮熟的雞絲，混合辣椒、茴香、草果等香料而成。

使我們更加倍倚靠祂。有人問德蕾莎修女：「世界上飢餓的人口如此龐大，我如何餵飽他們呢？」德蕾莎修女回答說：「若你能餵飽一個人，就去餵飽一個人吧！」我想當年我們所做的只是回應主耶穌的教導：「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基督心、熱血情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彭懷真教授的妻子許蕙仙老師，畢業於師大中文系，是緬甸僑生。第一次到遠山來教中文的時候，正好我在安邦醫院支援兩個月。那時我們已從 801 軍區搬到另一個地點——46 地區。

許老師的到來帶給我們許多歡樂。她幽默風趣，常給我們這些因為服事神而耽擱了婚事的姐妹提供擇偶準則。她也不吝賜教，坦誠她選彭教授為終身伴侶的原因，是彭教授當年追求她的時候，答對了她最喜歡的一句經文。我們七嘴八舌的猜那句經文是：「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的良人屬我，我也屬他」、「愛情如死之堅強」，結果許老師頻頻搖頭。最後她公布答案：「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 8:28）

早期安邦醫院剛成立時，若遇到病人罹患瘧疾併發貧血，醫護人員通常是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病人因為缺血休克而死亡。後來我們把輸血袋運上山來，教會學生如何使用輸血技巧，救了許多貧血病人。我們定了一套規矩來決定捐血者的順序，先決條件是捐血人必須跟病人的血型相同。捐血人選首先是病人家屬，再來是安邦醫院的護理學生，接著是醫官，最後是台灣的醫護人員。學生捐血後，我們會給予

雞蛋一顆及美祿一杯補充營養。我們也把每個學生及員工的血型記錄在本子上，當病人有輸血的需要時，隨時可以找到「血庫」。

當有探訪隊來訪時，團員捐血的順序就會高於學生們，如此可發揮最大的效益。因此按照安邦醫院不成文的規定，醫院員工會以登錄國外來的訪客的血型作為迎賓儀式。當我們獲知許老師是 AB 血型時，真令人扼腕！好不容易有外來的老師願意上山，可是血液卻無法為百姓效力啊！因為 AB 血型是最自私的血型；AB 型血可接受任何血型的血，但卻只能單單捐給同樣是 AB 型血的人。據說茅草醫院創立多年來，還未遇過 AB 血型的病人呢！許老師知道真相後，鬆了一口氣說上帝真是憐憫她，因為她會暈針，無法捐血。

當夜來了一位罹患瘧疾併發嚴重貧血的病患，一驗血型，竟然是罕見的 AB 型！我來到許老師跟前，說明這位病人的需要，嚴肅又真誠的對她說：「許老師，對不起！這是上帝的旨意！」許老師不發一語，順服的跟著學生去了病房。許老師捐出珍貴的血液後，虛弱得需要學生攙扶著走回宿舍休息。陪伴她回來的學生們卻在一旁笑個不停，說許老師的臉色比病人的還要蒼白。我忍不住跟著大笑起來，因為上帝實在太幽默了！

在山上沒有電視及網路的年代，唱詩歌是我們跟學生晚飯後的娛樂。有一次詩歌本翻到林和成弟兄的創作《宣教的中國》，早些時候我們已把歌詞改編成〈宣教的佻邦〉：

有一種愛像那夏蟲永長鳴，春蠶吐絲吐不盡。

有一個聲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聖靈在前引導我的心。

邁開步伐向耶路撒冷，風霜雪雨意志更堅定。

我要傳揚傳揚主的名，誓要得勝在神的國度裡。

我帶著使命向前走，要喚醒沉睡的佻邦，

縱然流血的時候，我也永遠不回頭。

我帶著異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佻邦，

將福音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許老師聽我們唱完，又一次把部分的歌詞改寫了。原歌詞：縱然流血的時候，我就永遠不回頭。改成：不到捐血的時候，我就永遠不回家。

從此「捐血版本」唱遍整座山頭！多年後彭懷真教授受邀到屏基演講，夫人與兒子相偕同行，我因此有機會跟許老師敘舊話當年。晚餐時我重提許老師在山上慷慨捐血的美事，彭老師聽完心疼之餘，深情望著愛妻說：「親愛的，我怎麼從來都不知道這件事呢？」

波麗的信心旅途

波麗，是安邦醫院 1994 年第一批培訓的醫學生之一。1997 年，我第一次到山上行醫及教學時，正好趕上第一屆安邦醫院醫護結業典禮。所以我往後的日子輕省不少，因為這些醫學生已正式成為醫官，在臨床上已能獨當一面，而且在診治瘧疾及在病患身上挖槍彈的能力，比我還強。不過我每天仍然安排醫官們的臨床及課堂教學。

有一次輪到波麗上班，我跟她一起查房時，有病人跟她說我們長得很像，我就順手推舟，徵求她同意當我的乾女兒。我們另外一個相



第一屆醫護訓練班學員，前排左三為波麗，前排右二為哈拿

似之處是看病很慢、很仔細，所以深得病人的心。

波麗有個特質是我沒有的，她對病人異常慷慨。我曾目睹病人豪邁的走進他們家，打聲招呼就拿走他們家的米糧及薪柴。那是在物資極度欠缺的佤邦偏遠山區，存活所需的最基本必需品，而且極度珍貴。當我頗有微詞時，她回答給出去以後上帝會給她新的米、新的柴火。但他們貧困的日子並沒有因她樂意付出而得到世俗標準的回報。因為我常看到他們夫妻倆面黃肌瘦，她的先生賈慕也常抱怨吃不飽，上課時精神不濟。

一點點摻雜了小石子的米飯，加上一小碟辣子炒青菜，再加一碗

同樣的青菜泡在熱水撒上一小坨鹽巴煮成的湯水，這就是最基本可以果腹的一餐。米糧是軍方固定每個月發放，剛好足夠維持每個生命所需、只夠吃兩餐的分量。大部分學生下班後在自己家的土地耕種一些蔬菜，或者養雞，自給自足。忙碌的醫療工作之外，軍方允許醫院員工在星期五及週末，沒有在醫院值班的可以外出砍柴。各人砍得的柴除了供應自己家庭燒飯及冬天取暖之外，還得分一些給醫院的廚房，好讓廚師煮飯給住院病人及台灣來的醫護人員及傳道老師們吃。來之不易的生活物資，給出去就代表得忍受挨餓受凍的日子。如此艱辛的日子似乎看不到未來的盼望。

沒想到 2018 年，我們竟然在台灣見面！波麗跟另外一位也是同一屆結業的醫官班同學哈拿，在黃新明醫師安排之下，一起到台灣來拜訪當年（1994-2004）去佤邦支援的老師們。哈拿嫁給一位軍官，除了當醫官有固定收入，他們還有許多的資產及副業，因此在金錢上資助波麗的旅費。因著他們的來訪，見證了上帝的信實！

女兒訴說我離開佤邦後這十幾年來她的生命故事：經歷了一次流產，一次胎死腹中，膽囊膽管發炎不得不手術切除，腎臟結石多次處理後也遭到切除的命運。奇妙的是，有一次手術，竟然有人匿名為她奉獻醫療費用！

腎臟開刀的後遺症，讓她無法控制小便，陷入漏尿而不得不穿紙尿褲的窘境。尤其在炎炎夏天，她得包著尿布看診，忙不過來時無法定時更換尿布，而得了奇癢無比的尿布疹。然而她仍然滿懷信心相信上帝會醫治她。當她讀到馬太福音 9 章 20 節，講到有一個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婦人，來到耶穌背後摸祂的衣裳縫子，耶穌因這女人的信心

就醫治了她。波麗就效法這女人的信心，求耶穌醫治。她禱告主讓她十二個月就痊癒，因為十二年太漫長了。

十二個月過去，她的尿液仍然無法自我控制，滴個不停，但她沒有放棄禱告求醫治。她改變禱告詞，不再限制上帝的時間，只求上帝憐憫她、醫治她。因為穿著紙尿褲真的很痛苦，而且買紙尿褲的額外開銷，對家境貧寒的他們來說是一筆龐大的支出。就在她患漏尿的第十四個月，某一天清晨醒來，她突然發現這症狀止住了！就像耶穌說：「女兒，放心！你的信心救了妳。」（馬太福音 9:22）

她給我看了她兩隻手臂的燙傷疤痕。這是有一次她再度懷孕，頂著大肚子給來訪的客人燒開水泡茶時，不慎滑一跤，被沸騰的熱水嚴重灼傷。她躺在地上動彈不得，終於崩潰大哭，控訴上帝為何讓她經歷這許多的苦難。待她情緒緩和下來時，聽到聖靈對她說，將來地獄之火比她目前所受的燙傷更要痛苦千萬倍。而每一天有千百萬人因為沒有機會聽到福音，正走向滅亡之路。女兒聽完就收起眼淚回應聖靈，她願意為主得到這些靈魂，好讓他們在末世時得著進入永恆的盼望。

後來在繁忙的醫師生涯及家庭生活中，她履行對上帝的承諾，撥空到監獄佈道。她也祈求自己將來有機會可以接受更完備的福音訓練及裝備，好讓她清楚講述上帝愛世人，愛到一個地步，甚至願意讓祂獨生愛子為世人的過犯被釘十字架的事實與奧祕。而這奧祕正是她多年來所親身經歷過的。

天使醫生

有一天，部隊送來一位傷兵，他的右腳被地雷炸傷，腳踝以下一

片血肉模糊。我們清理了傷口、包紮好後，就給他大量抗生素控制感染。幾天過去他高燒不退，白血球數目一直居高不下，我評估他的傷口感染已延伸到深部骨骼組織，導致骨髓炎。若不做截肢手術，他將死於敗血症。早前軍方高層已明示，若我們沒能力醫治病人，就讓他們自然病亡，不可轉到城市的大醫院。因為轉院救治一個病人所費不貲，足以讓整個村子老百姓挨餓一個月。

救人是醫師的天職，然而眼睜睜看著病人死去，心裡之難受煎熬，不亞於在醫療設備欠缺的窘境下的挫折感。在陷入兩難的天人交戰之際，得到同工的支持，我決定大膽放手一搏，死馬當活馬醫。

這天碰巧是醫院的砍柴日。通常強壯的男丁都去砍柴，留守醫院的醫官及護士大部分是女生。我要求男醫官留下來跟我一起做截肢手術，但大家認為砍柴比救病人的命重要，沒有人願意換班。有人遞給

找子彈大手術



我一把砍柴用的鋸子，算是給我心靈上的支持。

中午，愛梅傳道給我們台灣老師煮了蔬菜麵，好讓我下午有體力給病人施行手術。吃過麵，愛梅搭學生們去砍柴的便車，到附近市集採買同工們的日用品。我則躲在房間裡捧著厚重的外科教科書，熟讀、研究腳部的解剖圖譜。

我早上查房時與值班女醫官納莉及護士，約好下午一點鐘把病人送到開刀房。刷手消毒穿上無菌手術衣後，我便帶領員工做術前禱告，接著護士便給病人打麻醉藥，並監控病人血壓等生命徵象。等病人進入麻醉狀態後，我與納莉輪流用砍柴鋸子，使勁的在病人腳踝的韌帶來回鋸著。我們給病人的麻醉藥是俗稱的 K 他命（Ketamine），特性是效果來得快而短暫，用注射的方式藥效約可維持一小時。當病人開始呻吟或躁動時，負責打麻藥的護士會補上一劑，讓病人持續在麻醉的狀態中。藥物的副作用除了心搏過速、血壓上升，還會出現不愉快的夢境及胡言亂語等。

我沒想過人類的韌帶如此強韌，使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韌帶似乎毫無損傷。就這樣我們手中的鋸子一來一往、重複著相同的動作，枯燥乏味至極，卻無法預知手術何時才會結束。

過不多久我的思緒開始回溯 1997 年初次來到山上，安邦醫院設在 801 軍校。有一次碰到一個罹患盲腸炎的小孩需要開刀，因此開始了我的「伍邦第一刀」。當時的開刀房是一間茅草屋，設備簡陋：一張高木床充當手術台，「手術燈」是名符其實活動式的，由護士學生站在椅子上高舉著手電筒來打燈光，手痠了就換在一旁待命的另一位同學上場。屋樑上的竹片毫無預警的掉下粉屑，若不幸掉落在病人傷口

上會造成嚴重感染。回憶起阿楊醫官當我的助理的場景，過了若干年仍然心有戚戚焉。在手術過程當中，他在我無法分辨病人的腹膜或腸子而猶豫時，不經思索的將手中的刀片毫不留情的在病人的肚子劃下去的豪邁，嚇得我魂飛魄散！所幸後來病人安然出院了，真是奇蹟！

隨著軍方領導的規劃，安邦醫院後來搬去 46 區，到目前的萬宏平原，醫院的建構也在長宣醫師黃新明醫師策劃下，越來越有規模。此時的萬宏安邦醫院，開刀房已經用木頭建造，手術燈的設備取代了人力照明，地上用水泥鋪蓋，更接近無菌環境。院方也購入發電機，讓白天在緊急狀況時有電源可供使用。這一天天氣晴朗、陽光普照，為了節省能源，我沒有開發電機，因為這不是精細的手術，天窗透進來的光線足夠照亮手術室。

正在神遊的當兒，突然病人怪叫一聲，說著我聽不懂的語言。但我聽懂他說了「耶穌」兩個字。我請學生翻譯，納莉說：「他說耶穌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聽完我反射式的把手中的工具摔在手術台上，逕自走向後面的椅子坐下、放聲大哭！一股壓抑許久的情緒：挫折、無助、孤單……化成憤怒，我聽見自己歇斯底里的吶喊：這人為何這麼倒楣！生在這個貧困的地區、沒有自由意志毫無選擇的加入部隊、不清楚為何而戰、又不幸踩到地雷、現在只能由一個菜鳥醫師荒謬的使用一隻生鏽的鋸子截斷他被炸爛的腳！為何有能力的醫師都不來……

號啕大哭了一陣子，情緒似乎發洩得差不多，突然聽到有個聲音說：「此時此刻只有妳可以救他！」這句話簡潔有力，把我懾服了。我止住了淚水、安靜了下來，開刀房頓時一片死寂。我擦乾了眼淚，

換上新的手套，不發一語的在病人的韌帶上繼續先前的拉鋸動作。

開刀房的日光燈亮了，宣示著晚上六點鐘醫院統管發電的學生準時的開啟發電機。病人送進來也快五個小時了，所幸血壓及生命徵象平穩，但我也不能想像是否要等到病人 **dieontable**（指在手術進行中病人死亡），我才能罷手。因為目前我們只切斷一條韌帶，還剩下五條或大或小的韌帶。

不多時，我聽到手術室外一片喧嚷。房門一打開，第一個衝進來的是愛梅傳道，她興奮且語調急促的對我說：「慧雲！慧雲！妳看我帶誰來了？」我望向她背後的一個陌生男士，提著一口皮箱，默然不語的把皮箱攤在桌上打開。我從遠處看見裡面整齊排列著骨科器械，訝異得啞口無言！他走近病人，冷靜、快速的評估了病人的傷口後，再回到皮箱去挑選適用的儀器，消毒、換上手術衣，再回到病人的身邊。我挪出位子幫他固定好病人傷口，露出最好的視野。他飛快的用接好電源的骨科專用電鋸、手術槌等工具，熟練的把病人那塊模糊的肉團與健康的下肢完成分離手術，前後不消三十分鐘。在縫合傷口時，我才能放鬆緊繃的肌肉，問候他是誰。

「你是上帝派來幫助我的天使嗎？」我問。

「**I am Doctor Hope**（我是希望醫生）。」他悠悠的說。

「**I am Doctor Love, then**！（那麼，我就是愛心醫生了！）」我露出了笑意，學生們也如釋重負的跟著我開懷大笑。

後來愛梅傳道解釋說，**Dr. Hope** 是黃新明醫師拓展伍邦事工時，在緬甸認識的一位愛主的基督徒骨科醫師。當天愛梅去市集採購，偶遇 **Dr. Hope**，就請他來醫院幫忙。他也正好有把骨科手術儀器帶在身

邊。這樣的巧合機率有多少？長期接受醫學科學教育薰陶的我，真的難以回答。當年還是菜鳥醫生的我，被台灣的同事或教會肢體問及，為何老愛去伍邦的山區醫院？我回答原因很多，神同在的經歷及神蹟奇事，是屬靈生命仍然稚嫩的最引頸鶴望的事吧！

主耶穌愛我們嗎？

2001/04 ——

雞啼聲把我從睡夢中喚醒，看一看手錶，這隻公雞還真準時！耳朵打開來便聽到流水聲、鳥啼聲、蟲鳴聲。學生們的歌聲和著吉他弦音越來越清晰。我閉上眼睛享受著這一切。歌聲聽起來很哀怨，雖然吉他的節奏旋律是輕快的。曾聽思玲傳道說他們唱的是情歌，歌詞大部分都在描寫淒美的愛情故事。

朦朧之間，彷彿看見波麗抱著她的愛貓，坐在他們自家門前的吊椅上搖呀搖。賈慕用他那雙大而有力的手臂，在挖掘土地。想起艾道在烈日下為我們重蓋屋頂上的茅草，免除我們受漏雨之苦。他那骨節粗大的手讓我想起梵谷的名畫「吃馬鈴薯的人」。這裡的百姓都是用這種骨節粗大的手來掙得自己的食物。

想起許多個夜晚，我們點著蠟燭讀聖經，微弱的燭光映在學生們認真的臉上，真有說不出的美麗。後來發電機修理好了，我卻感到有些許失落。想起思玲為主所做的見證，她本身就是見證主最好的榜樣啊！

「噹！噹！噹！」學生敲打著空煤氣筒，提醒眾人參加晨更；也敲醒了我的夢。過兩天就要下山了，要再度回到那個忙碌得令人迷失

的地方。「我希望老師永遠在這裡。」波麗在我們查完最後一個病人時對我輕輕的說。這一天是砍柴日，其他同學都去砍柴。看見她說完，眼圈都紅了，我把臉背向她，免得讓她也見到我眼眶中的淚。

但是哈拿的疑問在我內心裡至今一直無法忘懷。也許到見主面時我才會有解答吧。（1997-2002，支援佻邦醫療宣教）

右至左：李慧雲醫師、波麗、楚內



甜美的果實：波麗及哈拿謝師恩之旅

李慧雲轉述

2018/12 ——

地點：屏東塔塔城泰式料理餐廳

尋見的老師：婦產科鄧文醫師，1984 年前往佻邦支援兩個月

兩位昔日的「醫學生」從佻邦來到台灣探訪恩師們，時間彷彿回到二十五年前，讓我們一步步跟著時間軸，來一趟跨時空旅行。

沒有特別的約定，因為到過山上的老師不可計數，無從約起。看似偶然，卻像是已預定好似的。在轉角間突然被拐走，電梯門被打開的一霎那，老師與學生不期而遇！驚呼、喜極而泣，這一切彷彿在夢中。

心腸柔軟的鄧文醫師，當年是第一或第二批上山支援的醫生之一。看到當地百姓生活上的匱乏，不禁悲從中來，放聲大哭。他自述，結束了山上茅草醫院兩個月的醫療工作後，從山上下到泰國時，身上只剩下機票、護照及貼身衣物。其餘的身外之物（包括相機及手錶），都留下給山上的學生們使用。其赤子之心讓人動容，這段事蹟在山中被傳頌多年。波麗告訴鄧文醫師，她的先生賈慕當年獲得鄧老師留下來的拖鞋，珍惜到如今！鄧醫師驚呼：「賈慕是妳的老公？」

無法重複的往事、難以抹滅的過去，在昏黃的燈光下，溫柔得讓人隱隱作痛。大家彼此分享了家庭歡樂合照。時間終究無情，離別時刻，珍重道別，再見也許已是百年身。漫不經心的承諾隱含著善意，

帶著無限盼望與慰藉，能否實現，彷彿不再重要了。

【後記】

鄧文老師兩個星期後因心臟病發，安息主懷。當晚他與波麗及哈拿重逢時，激動的想把在佉邦的生活點滴書寫下來。可惜等不到這一刻，他走了，也帶走了所有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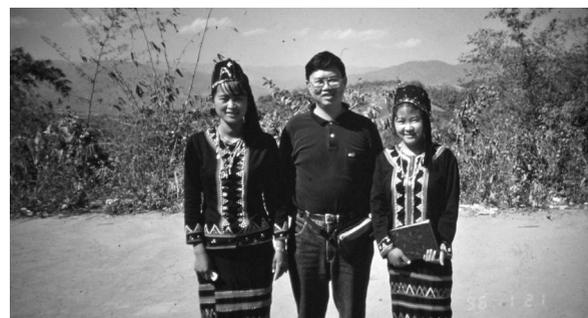
看見神的大能

阮昌晃

生命中因為佉邦，讓我多所省思。我常常覺得不是我幫助了他們，而是他們教會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見人生，去發現人性的善良與純真。透過他們，我看見神的大能與人的潛能，竟是如此無限！或許，艱困的生活，讓人的心變得柔軟，懂得體貼、原諒與包容；也讓生命變得堅毅且充滿韌性。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在佉邦有很嚴謹的法令，人若犯錯，就要接受苦役的處罰。但是一旦刑期結束，他就可恢復原來的職位，別人也不以他曾坐牢而鄙視他。這讓我有很大的省思：現代文明社會，人一旦犯錯坐牢，他的人生就變灰暗。即或刑期服滿，他要回到社會也極其困難；大多數的人都會以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因此即便他有心改過也非易事，故而往往被推回那黑暗的角落，使他越陷越深。我們這個文明的社會，每個人幾乎都帶著一張面具。大家不但喜歡窺探別人的隱私，還樂此不疲。



與拉胡醫學生合影

我們喜歡定別人的罪，只看表面而不深究其中原委，卻自以為義，連在教會也常如此。殊不知主耶穌曾說：「你們誰自認沒有罪的，就去定她的罪吧！」所以朋友，當夜深人靜，你獨自一人時，你可深深自省——你可有罪？

「產公」的奇妙經驗

我深覺佉邦人民雖然書沒有我們讀得多，物質沒有我們文明豐富，但精神卻比我們這些所謂的「文明人」文明多了！在雨夜中，我正在宿舍客廳看書，突然有幾位佉族婦女出現在門口，神態有點急迫，好像有事需要幫忙。瑞慧迎上前詢問究竟，回頭跟我說：「她們村中一名婦女陣痛一天，仍然沒有臨盆。但因村中男丁都到前線打仗，故而無法把她送來安邦醫院，只好由她們幾位前來求助。」

我在屏基十年，從來沒有到外面接生過，但目前情況緊急。我在腦海中把生產所需的器械及藥物點了一遍，告訴瑞慧馬上準備，自己也馬上換裝出發。雨不大也不小，所以乾脆不穿雨衣也不撐傘，這樣行動較方便。迅速帶著瑞慧與一名醫官班學生艾不拉，跟隨那幾位婦女匆匆上路。一路急行軍走了一段，瑞慧鬧肚子，只好原地暫停等她去解決，然後再走。途中下一片陡坡，天雨路滑我連滑了兩跤。幸好有艾不拉在旁，不然我就一直滑下山了，這也成為他日後經過此處必提的一件事。我真想問艾不拉：「你讀書為何沒那麼好的記憶？老師的糗事都記得如此清楚！」

到這產婦家，已是午夜時候。在那昏黃的油燈下，看見孕婦一臉痛苦，急忙為她檢查。宮口才開三至四公分，還要等待。此時身上已

濕透，也不知是汗還是雨，只是相當疲憊。家屬把最好的床讓出來給老師睡，只是我全身濕透也不好意思把人家的床弄濕，只好和衣躺在由兩根大竹竿做成的板凳上小睡一下。不久又輪到我肚子痛，跟主人借了一把傘，到屋外找到一片玉米田，雨夜在田中撐傘解決人生大事。好不容易熬到天快亮，小男生哇哇大哭來到世間。我蹲在竹床前靠著手電筒的光線，把傷口縫合好。

等一切大功告成，產婦滿足而疲憊的睡著了。我與瑞慧去到茅屋外，天已微亮，伸了一個大懶腰，回頭一看自己不禁大吃一驚。原來昨晚我從那麼高而陡峭的山坡下來，若是在白天我一定腳軟。神憐憫我的軟弱。夜裡漆黑一片，只看見前面幾步，我才能自己走完全程，且走過那惡水上的獨木橋（下方右圖）。平常大概我不敢過，若非走不可，可能我會用爬的。昨夜卻能快步通過，真是不可思議！

當我們正在享受清晨的美麗、空氣的清新之際，主人家送來一隻活生生的雞，表達謝意，我們也不好意思拒絕。但雞到了我手不消幾分鐘，就飛走了，主人如何引誘牠就是不回來。唉！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手無縛雞之力啊！我們收拾好行囊，身上衣服也乾了，三個人踏著輕快的步伐回家，心中的滿足愉快真是難以言喻，也非金錢能買到。這是我第一次當「產公」的經歷，是我一輩子難以忘記的。



(後記：幾天後，主人家把那隻脫逃的雞送到醫院給我，那種誠心的謝意，讓我感動不已。一個月後，男主人從前線回來，為兒子舉行滿月宴，殺了一頭豬，邀請我們去為他兒子取漢名，我給他取名為「沐恩」〔後來我家老四，我也給他取名「沐恩」〕。希望他一生都在神的恩典中，願一切歸榮耀與神。)

神的大能，人的潛能

一天夜裡，引擎的聲音由遠而近，接著學生就在外大叫：「老師！老師！」我急忙從床上跳起來。到病房時一群人正圍在那裡，我趨前一看，差點沒嚇昏——這個人的臉怎麼不見了？當我在油燈下慢慢清洗一陣後，才發現這名戰士半邊的臉皮掛在下巴。我只能給他打一針止痛劑，然後盡量清洗乾淨，再把臉皮縫回去。但怕感染，只是縫了幾針掛在上面，當我大功告成之後，抬頭一看天已微亮。幾天後，果不出所料，清洗傷口時，擠壓出膿來，且傷口邊緣皮膚開始壞死。但是我們不放棄，每天以生理食鹽水細心清洗，慢慢的傷口逐漸癒合。我們雖沒什麼好的抗生素或藥品，但神卻藉著他本身的抵抗力、再生能力，使他的臉得以復原。

另外一次，一名傷兵送來時，腹痛難忍。檢查後，發現他右下腹有一小小傷口，但血壓卻逐漸下降，直覺內部一定有某處在出血，更擔心腸子是否有破損？那樣會要了他的命。雖無完善的設備，但若不馬上處理，這個年輕的生命恐怕就不保，所以我當機立斷，叫大家趕快準備手術。感謝神，那次正好陳莉莉姐妹在山上，雖然手邊只有簡單的麻藥，她仍然幫我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當我打開病人的肚子，

只有少量血水，仔細尋找，發現小腸上有個小洞。把它補好後，再檢查又有一個，前後共補了八個洞。最後我在腰部主動脈旁約一公分處，找到一小塊彈片。但問題來了，因為腸子脹起來，我無法把它們塞入腹腔，這樣傷口就無法縫合起來。當地的楊醫官建議要不要用紗布蓋起，明天再縫？我說不行！晚上老鼠就會把腸子給吃光了。所以一邊努力塞，一邊禱告，最後竟然成功了！連楊醫官也說了一聲：「感謝上帝！」

手術在非無菌的小房間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當中我還用止血小毛巾壓死一隻蒼蠅。手術的照明本來是一支綁在木條上的日光燈，但因蟲子太多，最後改請學生拿著手電筒來幫我。如此惡劣的環境，術後也只有盤尼西林可用，病人竟然沒有任何感染的症狀，也沒發燒！術後翌日，他就跟我說要吃飯，我們實在不敢給。春綢姐妹細心的為他熬稀飯，並煮水煮蛋給他補充營養，三天他就下床走動，腹部也不脹氣。真是讓我們驚嘆：神所賜予人類的抵抗力是如此的強！

一位傷兵送來，頭上蓋著紗布。我掀開一看，前額一個小洞，側面也一個洞，有白白如豆花的東西在傷口。學生問我：「老師，那是什麼？」我說：「那是腦漿。」我不是腦神經外科，也沒上過戰地外傷的課，只能簡單給予清洗，用乾淨紗布包紮起來，接下來就看神的作為。沒幾天這位仁兄就滿病房跑來跑去，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只是腦筋不太清楚而已。真讓我看到神的大能與人的潛能，竟是如此無限。

卓德松

1996/3 ——

看到佻邦的需要

上帝為台灣醫護基督徒開了一扇福音的門，使你我可以進入佻邦為主收取莊稼。我有幸前往佻邦兩次，這是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如今卻成為屏基醫療短宣的第一站。將會有至少兩年的時間，屏基要承擔起佻邦醫療訓練的責任，同時也要藉著醫療把福音傳給那裡的少數民族，其中絕大部分是佻族及拉胡族。這項工作急需要一批有使命感的醫護基督徒，秉著神所賜的愛心去完成。

對於醫護人員本來就不足的屏基來說，將會是個嚴格的考驗。自從 1994 年 7 月開始這項工作，至今已有半年了。不只屏基同工去了，也有其他醫院的醫護基督徒自願加入。例如恆基的黃新明，以及即將要出發的台東東和外科的四位醫師。佻邦醫療宣教的負擔，漸漸自屏基傳遞開來。神不只給屏基機會，也為台灣醫護基督徒預備了這條宣教之路。

記得第一次出發時，屏基派了六個探子去探路，我是其中一員。雖然行程只是短短的十天，卻帶著豐盛的恩典及感受回來，大家一致贊同到佻邦的宣教工作。那時大家明知醫院人手不足，但是眼睛看到

佻邦的需要，耳朵聽到佻邦的呼聲，以及神的靈在心裡的感動，以致不得不甘心忍受大家私底下的責難，仍大聲疾呼前往佻邦宣教。而這六位探子自佻邦回來後，靈命得到更新、靈裡火熱，每週開始聚會一次為佻邦禱告。最後擴散至全院，成為每月一次為佻邦醫療宣教的聯禱會。

佻邦醫療宣教工作雖然已經開始了半年，禱告會仍然持續進行。回想禱告會開始至今，已有一年四個月了。在這段日子裡，看見神一步一步的開路及帶領。我們更確定佻邦是神為屏基所預備的第一個宣教站，神也應允了我們的禱告，讓我們有更多機會傳遞佻邦的需要。神也感動那些有心的基督徒加入這個行列，以金錢、禱告及實際參與前往佻邦，回應神的呼召。看見神奇妙的帶領屏基及台灣醫護基督徒走上醫療宣教的路，實在令人感動及欣慰。尤其自己也躬逢其會，這樣的感受就更加強烈了。

請差遣我

常常會有人問我為什麼要去宣教？為什麼要去佻邦？這是我大學四年級向神許的願。唸醫不是我本來的志願，唸得很辛苦不講，還常常感覺不甘心。因為唸的時候辛苦，唸完後將會過一個很忙碌、沒有太多屬於自己時間的生活。後來還因為生活、感情的壓力，幾乎使我想放棄。當時我向神說：「如果祢改變我，使我能喜歡醫生這行業，並對人有興趣；幫助我，使我順利完成學業。我願意用我所學的服事祢。」畢業後，我來到屏基。當初計劃一年後回僑居地——馬來西亞，沒想到一轉眼，一年就要過去了。這些年來在屏基的生活、醫療的訓

練以及聖經的裝備，都讓我感受到神的帶領，也看到自己的進步。如今不應該只是被訓練，應該也可以成為一個訓練人的人。

佉邦領導請王季雄宣教士傳遞那兒醫療的需要；神使我成為第一批到佉邦去的探子。本來是排定一位牙醫師去，後因他身體忽然不適，臨時改由我代替。不料短短十天所見，促使我燃起再次前往的心。遂有第二次將近兩個月的醫療短宣之旅。第三次計劃是今年能全家前往。

思念燃起

是什麼原因使我一而再、再而三想到佉邦去呢？是那裡可愛活潑的學生？是美麗而富變化的山景？是那群徬徨無助的佉族人？是那貧病交加、得不到醫療照顧的病人？是一張張憔悴的臉？是那雙期盼有人伸出手的眼眸？是那生命無意義、靈裡需要的呼喊？是神的靈的感動及催迫？是與他們建立起來的感情？是在那裡與神相交親密的感覺？我不知道，也許都是吧。第二次即將離開佉邦，在吉普車上與道別的學生一一握手時，眼淚無法控制的流了下來。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我會再到佉邦。回來以後，思想的情緒逐漸淡下來。但每週及每月一次的禱告會，卻會讓我再燃起思念之情。

其實，回想神在佉邦醫療短宣之路的帶領，使不可能成為可能；使只有屏基同工前往，而至台灣醫護基督徒人員，我確信神要我們走出去，就如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所說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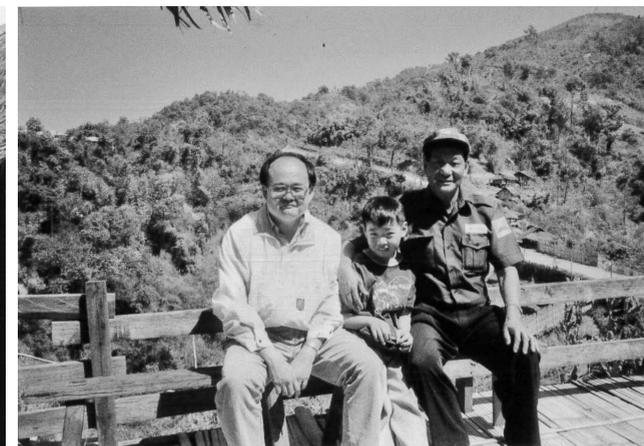
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沒有任何的理由及藉口可以推辭。因為這是神說的，是祂的命令。

除非我不想成為一個基督徒，否則我只有遵守祂的命令，而不只是心裡有沒有感動、感覺、感情及原因。使徒行傳讓我們看到，祂叫聖靈降臨在使徒身上，使他們得著能力，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他們當初並非自願到外邦人之地作見證，而是神利用羅馬政府及正統猶太教的教士逼迫他們，使他們四散到各處傳福音。所以神有祂的方法來完成祂的計劃及旨意。但願我們懷著警惕及感恩的心去遵行。出發吧！台灣的醫護基督徒！佉邦的呼聲仍然繼續著。是時候了，莫猶豫等待。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翰福音 20:21）



短宣醫護、興邦老師及學生



卓醫師父子（左）

周宗賢

1997/5 ——

去年9月底從彰基離職之前，在《路加》上看到今年1至6月，需要醫師支援佻邦工作的啟事。我就和屏基院牧部聯絡，預備1月到佻邦一趟。原來對佻邦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只在《路加》上看過幾篇報導及見證，說不上來有什麼特別的負擔。想去的原因是自己在高中時代，因著蔡茂堂醫師一篇在恆基的見證，而決定走上醫療傳道這條路。之後我也常常想起這「起初的異象」，與到底真正神要帶領的路在哪裡的問題，還有所謂「最有需要的地方」與「最適合的地方」之間，是否一致的問題。正好工作的變動中有了空檔，一方面是支援路加傳道會海外醫療宣教的人力，算是在看了《路加》會訊、雜誌差不多十年之後一個比較「具體」的行動。一方面是想看看自己在一個偏遠的地方能夠做些什麼，和神是否帶領或感動我將來到偏遠的地方去行醫。因此我決定去一趟佻邦。

原本覺得這件事很自然，沒有什麼特別。在去年10月底澄清湖畔的退修會中，提到自己明年初要到佻邦一、二個月時，碰到的反應多半是驚訝，或是奇怪的問題：「為什麼要去呢？」連蔡朝仁醫師也說，現在他遇到要去佻邦的人都覺得很訝異。這些反應令我自己也困惑了

起來，難道那裡是「龍潭虎穴」嗎？屏基傳道同工說：「你只去一個月太可惜了，最好是去兩個月。」聽完更納悶，難道她的意思是說好不容易才找到有人要去，所以去久一點？

12月初從歐洲自助旅行回來，就到屏基去 round 了三個禮拜。我和一些曾經去過佻邦的兄弟姐妹們交通，並了解一些在佻邦會碰到的各科基本的疾病及處理，也稍微知道在那邊工作上會遇到的困難。之後1月初就啟程到佻邦，在佻邦待了兩個月，3月初回台。

由於這段時間是冬天旱季，所以病人比較少，差不多有一半的住院病患都是打擺子，另外拉肚子的也不少。加上肺結核（TB）、肺炎、營養不良、蜂窩性組織炎（cellulitis），就佔了絕大多數。外傷的病患不多，但是居民、老兵長期營養不良，缺鈣（跌倒就骨折）、缺碘（甲狀腺腫大的人不少）、缺蛋白質（肉類、蛋對他們來說太貴），甚至喝生水、吃飯用手抓的習慣，連在我們訓練了二年多的學生裡（醫官、衛生員）仍然可以看到（不曉得又有多少病菌和寄生蟲都吃進肚子裡），這些現象常常讓我感到無奈和無能為力。

雖然工作算是很輕鬆，只有帶學生查房和一週兩堂課：週一、三學生要到興邦學校學顯微鏡檢驗，週五、六全天砍柴，週日放假。但是覺得自己能夠做的事和給他們的幫助很少，甚至有時候會覺得大部分時間裡，象徵性存在的意義比實際的效用還大。沒有為學生們準備合適的課本，也造成教學上的困擾及學習的障礙。不同的醫師上去，想到什麼就上什麼，結果學生有些東西聽過了，有些從來沒聽過，得到的也不是有系統的學問。學生們學習的態度，除了少數以外都不太積極（程度問題還是其次）。或許和他們的背景有關，大部分的人仍

然留下來是不得已的，有些也表示「上當了」，可是又「跑不了」。面對這樣的學生，真是不知道要如何安慰和鼓勵他們，因為自己時間一到就回台灣，而他們卻得永遠留在那裡。

在那裡也聽到一些台灣去的同工，與當地同工之間產生磨擦的事情。我深深覺得「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的重要性，希望自己不會讓別人跌倒。我也希望願意去佻邦的同工能體會「拆毀容易，建造難」的情形，及「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的箴言教導。寫到這裡，好像都在批評別人，其實對於屏基在「人不曉得在哪裡」時，就憑信心和愛心跨出這一步，是深感敬佩的。只不過個人想從「比較少」刊載在《路加》雜誌上的角度檢討。

另外也受到長期奉獻在佻邦的宣教士——王季雄夫婦的感動極深。看到他們的愛心和行動，的確知道他們是有信心而又有行為的信徒。我覺得自己很慚愧，好像常常只想到過舒服一點的生活，想著是不是要賺幾年錢，再移民到國外。當然在這裡並無意討論移民的對錯問題，只是覺得神用佻邦的這個環境，告訴了我一些事情及功課。就是有弟兄姐妹在受苦的時候，我是不是與他們在一起？我的心擺在哪裡？這些問題，在我從佻邦回來之後，仍然不斷的在敲打著我的心。

佻邦現在要開始在孟阮平原、007的發展及計劃，除了衛生以外，還有相當多的問題：政治、經濟、能源、交通、建築材料運送不易又昂貴、水資源、天然環境及土壤貧瘠等等，在在都需要有能力、有智慧，和最重要的是有愛心的人幫助他們。希望神親自在我們的心裡動工，讓更多人能關心、參與在佻邦的服事。

佻邦的楊警官

1998/10 ——

在第一次上佻邦前，我到屏基 round 了三週，和一些去過佻邦的醫師、傳道們交通。除了事先了解該進行的工作，也順便惡補一下「佻邦常見的疾病和治療」。「瘧疾的病患很多，雖然你在台灣沒看過，到了那裡可以請教一位楊警官，他會教你。」和藹可親的婦產科阮昌晃醫師說：「他還會用把脈來診斷瘧疾。」把脈可以診斷瘧疾？那我中醫師的招牌乾脆拆了算了，西醫不怎麼樣，中醫也沒學好。「別擔心，到了那裡自然就會看了。」

我到安邦醫院時，剛放下背包，阿楊哥立刻就撐著拐杖過來和我打招呼。阿楊哥是安邦醫院的行政長官，三十出頭，雲南人，離開家裡加入部隊已經十幾年了。在一次行軍中踩到地雷，炸傷了左腳。「我醫了兩年都醫不好，後來只好把腳砍掉。」他說。他沒讀過書，中文



屏基同工與阿楊哥（中）

看不懂，英文更不用說了。不過他的經驗可不少，早年跟著部隊裡的一個老醫官學，現在看起病來可有如家常便飯，處理血淋淋的傷口時，眉頭都不皺一下。

當天半夜，送來一個新病患，學生請我去看看。病患是一個老兵，發高燒、黃疸、口吐白沫、眼球往上吊，陷入完全昏迷，對所有的刺激都沒反應。病史沒得問，PE（理學檢查）也沒得做，更沒有抽血檢驗生化一類的東西。我不曉得要如何診斷，在醫學院和臨床學的身手全派不上用場，剛出來就出糗。學生可能也等著看新來老師的笑話吧！

阿楊哥這時候走進病房來，看了一眼，就說：「這是瘧疾。」於是開始對學生念 order。「這個大概沒救了吧？」我問阿楊哥。comascale（昏迷指數）剩三分的病人，就算在台灣也頂多送到加護病房等死。「可以！可以！藥打一打，明天就醒過來了。」明天就醒過來？我還沒有聽說有什麼藥一打下去，就可以讓昏迷的人醒過來的。「阿楊哥怎麼知道這是瘧疾？」「你摸摸他的脾臟。」我彎下腰來觸診，果然脾臟腫大得很厲害。

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學生查房，昨天那個昏迷的病人已經坐在床上，還露出笑容跟我們打招呼。「哇！什麼藥這麼厲害？」「Artesunate（青蒿琥酯）。」原來在屏基時就有上過課了，這是對付惡性瘧疾最強的特效藥，中國廣西藥廠製造的。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把內科學的聖經 Harrison、Cecil 拿出來都翻不到，比起任何西方治療瘧疾的藥都有效多了。OK，我算是才剛要進入情況，不僅入境問俗，連醫學也要多多跟阿楊哥學學。

阿楊哥很喜歡喝茶，常常坐在宿舍前泡茶。每次我經過時他都會



醫師巡房

說：「周醫師，喝茶！喝茶！」真是盛情難卻，於是我就坐下來和他一起喝茶聊天。第二次上伍邦時，我特地帶了天仁的烏龍茶送他，一時之間，一大堆好朋友都來找他。好客的他也毫不吝嗇的拿出來請大家享用，沒一個禮拜，天仁的茶葉就全都喝完了。之後，來找他的朋友們又忽然變少了。這是我觀察的結果：「台灣茶葉在伍邦的呼朋引伴之妙用」。

有幾次他邀我到 801 外散步，走到小舖子時，他就會買啤酒喝，也會主動請我。不過為了保持形象，而且不好意思浪費他微薄的薪餉，我不得不謝絕他的好意。「敬酒不吃吃罰酒」、「不喝酒就翻臉」的台灣壞規矩，這裡可沒有，所以他也不會生氣。

有一天晚上，台灣同工們坐在宿舍裡，阿楊哥走過來不曉得要說什麼事，忽然聽到老鼠在屋頂上（塑膠布與茅草片之間）跑來跑去。阿楊哥右手扶在一旁的廚櫃上，左手舉起拐杖，瞬間對屋頂用力一戳，

準準的壓住一隻老鼠，老鼠被夾得吱吱叫。「趕快叫艾道來抓老鼠！」阿楊哥說。「抓老鼠做什麼？」我很不識趣的問道。「抓來吃啊，老鼠肉很好吃！」我跑去找艾道：「快點，阿楊哥叫你去幫忙捉老鼠。」艾道發出一陣歡呼，拿著一根棍子就跑了過來，可惜這時老鼠已經跑掉了。

在這裡所有的動物都是可以吃的，只要你抓得到。像艾卜拉就抓過一隻一公尺多長的蛇，荷麗達抓過兩隻穿山甲，通通拿去進補；連狗也是養來吃的。殺狗時，阿楊哥就會請我去吃狗肉。「阿楊哥你自己吃就好了，我不敢吃狗肉。」我說。「這個醫師真奇怪，有狗肉也不吃，寧願吃冬瓜。」他們心裡一定是這麼想。忘記是誰的一隻狗被

周宗賢（前排中）



辛苦的養大了，準備宰來吃的那天，忽然逃跑了。好幾個學生去幫忙圍捕，後來還是沒抓到，真是血本無歸。沒法度，只怪太早露出殺氣，被小狗看出來，撿回一條狗命。

去年學生畢業前，阿楊哥談起，他想要等學生畢業之後就退伍，十幾年沒回家了，很想念媽媽。「我媽媽連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可是依我看，現在正是佻邦要用人的時候，長官怎麼會批准他退伍呢？大概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家了。我看著佻邦的這些學生醫官們，不由得宿命起來，不知道在哪一個遙遠無名的地方，有位母親日日夜夜的期盼兒子的歸來。

周宗賢（右二）手持黑糯米竹筒飯



林麗琴

提到「佻邦」，思想的腳步自然的就走向「貧困」、「落後」、「病痛」等等不幸的領域。在佻邦「飢餓 30」、「40」、「60」……是司空見慣毫不稀奇！現在在這裡敘述的這一位，決不是以「飢餓幾十」可以形容描述得了的。如今當我再重新編織回憶之網時，那一顆曾經因傷痛結的疤還在隱隱作痛。

「艾朗」是一個年紀約十七、八歲的男孩（在那邊一般人對於自己的年紀、背景等都不太清楚）。他是一個因病被受訓單位送到安邦醫院的病人。第一次看到他，在眾多的病人之中，他是那麼突出。用「突出」來形容實在不恰當，因為他並不是長得特別美或特別醜，或有些什麼引人的表情和動作；或者我應該用「與眾不同」形容他。而所謂的突出、與眾不同，當我思想為什麼會有如此感覺時，我發現原來是來自他那一份特有的「沉默」、「安靜」的態度，以及那流露出「無奈」的眼神。這些表情似乎都代表著，他對生下來就注定是命運多舛的承受與抗議。

艾朗是一個乖孩子，他除了常常想出院外，其他一切都是順服的。他每天固定將他唯有的毯子摺整齊，也默默走出室外曬曬太陽（當他還能走動時）。他曾經有三次入院出院的紀錄，每次出院再被送回醫

院時，他那原本瘦弱的身體就幾乎是皮包骨的一支衣架了。以致後來不但不能進食，甚至連注射點滴也困難；他常常被胸部疼痛及咳嗽所困擾。

當我們傳福音給他的時候，他會默默聽著。我們迫切祈禱，期盼他能將耶穌愛他的道理聽進心中。當他第三次因病重又被送來醫院時，他幾乎奄奄一息。他雖然是那麼微弱，我們向他訴說：「不要怕，因為上帝為信祂的人預備了沒有痛苦的地方，我們每個人都會去那裡……，我們一起禱告。」這一切他都安靜順服的承受。最後在他同一個單位年輕的長官探視下，停止了最後的呼吸。艾朗自始至終都是以「沉默」面對世界，我們深盼他能沉默的去到主耶穌面前，成為一個得救的人。

為了使讀者多了解生長在佻邦人們的處境，我將艾朗的故事據實道來。不單是博取您的同情，更重要的是：請多關懷「佻邦」並以「行動」關懷「佻邦」。

紀美霞

佉邦雖然非常需要專業人才，但更需要有心、有負擔的人。醫療可以改善他們的衛生等等，但有一天我們人會離開，或因為政局改變我們進不去，但神的福音與大能會在那裡。讓他們認識神，他們自己會去求，他們會知道神也愛他們。他們不足的地方，神會賜給他們，如同神在我們不足的地方，賜給我們一樣。

台灣早期也有很多的國外宣教士來到，帶來醫療、公衛。而我們現在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的醫療，任何我們帶去的東西都是有限的，充其量不過是教他們釣魚的人。不一樣的人有不一樣的專業，醫療是一個專業，卻也只是一部分。但人的一生不只需要醫療，也有很多東西可以學，可以懂。他們還需要的可能是農業、手工或是老師。然而這些如果沒有愛作為動力，一切都是枉然。

也許有些人會帶著很大的抱負、理想或規劃進來，但有時環境並不容許。房子就是草房，開刀時還會掉下一隻蜘蛛。理論上開刀房要無菌，但如何無菌呢？如何拿台灣環境下所謂的專業要求？但他們在那樣的環境有他們自己的抵抗力。他們也許不需要如台灣這麼多的藥物，在這裡有人受了槍傷，彈殼把小腸刮了八個洞。醫師在晚上替他找子彈、縫小腸的洞，這樣也是活下來了！所以我一直覺得並不是把

外頭的那一套全部移植進來，而是生活在他們當中，把現有不足的地方加以修改，讓它更好；並且與他們分享，與他們一起找到可以運用的資源，讓他們能走得更長久。

秦素貞

「佻邦」，一個在記憶深處的名字，它曾是我服事生涯中最特別的經歷。它豐富了我的視野、信仰的經歷。在異邦中讓我看見：即使在世人遺忘的角落裡，我們的上帝卻不曾忘記這個微小的地方。因著上帝的愛，信仰無國界；因著上帝的愛，佻邦至今仍是我想念的地方，人、事、物，彷彿在眼前不曾離去。

那份感動仍在

第一次聽見「佻邦」，是在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院牧部。當時的院牧主任林麗琴常常分享在佻邦的事情，那裡是個相當落後的地方，住茅草屋、吃穿亦貧乏、還有戰爭……。一聽到有戰爭，心中有些害怕及恐懼，因為所有的傳道人都要輪流去佻邦服事。除了傳道人，還有醫生、護理人員等，因為醫護工作外，還有醫護人員的栽培訓練、傳福音，教導他們讀書認字等等。

所以我帶著一顆惶恐不安的心而去。說實在當時最害怕就是被打仗波及，沒想到，一到那地方，心就安定了。那是一種奇妙的經歷，簡陋的醫療環境、茅草屋，好似 30 年代的台灣。他們溫暖的笑容、單純的問候，讓我一路上的奔波疲倦都消失了。我也笑了，當時的我知

道，我的心柔軟了、感動了。至今，那份感動仍在。

最愛

最愛，山上的星空，夜晚的星星近在咫尺，彷彿手一伸可以碰觸到，讓人感嘆主創造的美好。我們享受那份寧靜與自在，與同工彼此分享一天的生活，分享與學生、病患相處的點滴。

最愛，那裡生活機能不佳卻是零污染的環境，新鮮的空氣；主給的，真幸福。

最愛，那裡的百姓既單純又可愛，知足常樂。

最愛，主日走一小時去聚會，好像野外踏青。有時還有車可以搭，真快樂。

最懷念的同工

劉章田（劉老爹），屏基前院長，有東西一定分享，人人有份。親切又溫暖，細心。

藍志堅（藍爸），屏基當時的院長，熱情、單純，最愛笑了。

卓德松（卓爸），屏基副院長，穩重又幽默。

黃新明醫師，熱情奔放，有個性。

李春綢、曾瑞慧等（目前屏基護理長），責任心重，對待病患及學生好有耐心……。

印象最深的記憶

記得一次夜深之時，炮聲隆隆。大家都緊繃著，一邊忙著預備藥

品，深怕不夠，另一邊預備空房，全面消毒。隨著炮聲，受傷的傷兵一直送來，大家忙著急救。我雖不懂護理，最多幫忙拿東西及製作棉球、紗布，幫忙抬傷兵等微小的事。我一邊忙著擦眼淚，他們好年輕，十幾歲的孩子，為了保衛家園拿起槍桿、受傷哀號，有的甚至害怕到哭。醫師忙著開刀拿子彈，護理人員忙著洗傷口、夾子彈、擦藥。有的傷重，甚至來不及急救就走了。未曾經歷當下，不會知道那種震撼深深衝撞我的心。這要多大的代價啊！為了生存、為了自由、為了未來，這些孩子卻要付出他們的生命。主啊！如果沒有祢，他們的未來在哪裡？

因為這樣，主讓一群基督徒看見佻邦、進入佻邦，把基督的愛與盼望，帶給這些在絕望中求生存的百姓。主耶穌，我深深的感謝祢。因著祢，讓素貞有機會接觸這群百姓。祢給我機會認識他們，與他們一起生活讀書，一起唱詩歌、讀聖經，一起分享上帝的話，一起經歷從未想過的境遇。因著祢，我們飄洋過海，與其說來傳福音，不如說來共同經歷信仰的真實與寶貴。

最懷念的時刻

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水桶雨傘不夠用。晚上睡覺，老鼠來作伴兼辦舞會。家裡常有不速之客，例如青竹絲在屋樑上盪鞦韆，蜈蚣、青蛙、蟲蟲是常客。假日踏青隨處走，轉角處處有驚喜（嚇）：眼鏡蛇跟你兩兩相望、飛禽走獸快閃。跟學生、病患、同工相處的點點滴滴，處處是回憶。

二十多年了！未曾再去佻邦，雖然在那裡生活前後才五個月，點

點滴滴彷彿昨日。雖然不知二十五年後的現在，佻邦變得如何？是繁華、是先進、還是進步一些些？我相信，主的愛仍在，因祂的救恩永遠長存，信實常在。佻邦，是上帝所眷顧之地，過去如此，現在、未來亦是。

不只給予，更是收穫

陳芬英



陳芬英（中）

楔子

醫療宣教一直是我們醫院的目標及宗旨，一如當初由國外的宣教士來此地傳福音且建立屏基。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能在祂的事工上有份，我願意把握此一機會並參與在其中，也回應神給我們的愛。

7月1日。凌晨五點，天剛破曉，第一梯次的佉邦醫療隊一行四人：卓爸（卓德松）、李姐（李集美）、麗琴姐（林麗琴）和我，早早已將行李點清備妥，安置在禮拜堂，醫療器材則分裝在個人袋中。那天，空氣涼涼的，而我們的心卻是熱熱的。院長開著救護車飛快的把我們送到機場，我們出發了。

四十度坡

下過雨之後的山路真是難走，車子爬坡而行更顯吃力。當車輪陷入黃泥裡，再也無法前進時，王老師就拿著鏟子下車將泥地剷平，之後試著發動車子，其他人坐在車後押車。好不容易車子慢慢的往上爬了，緩緩的在山間小路行著，深怕一不小心車子就會滑入山谷之中。此時，開車的人一身熱汗，坐車的則嚇出一身冷汗。

別墅

知道台灣的大醫生、大護士要來，佉邦當局特別為我們搭了一棟房子，我們戲稱為「別墅」。雙層的竹片為牆垣、茅草為房頂，不但能遮風擋雨，而且通風涼爽。一進門的客廳裡擺著一張四方桌子、四條長板凳，左右邊各有一個房間，裡頭共有五張竹床。屋前有一小片空地，可眺望山景，坡上開著小紅花；早晨傍晚，山嵐環繞其間，也將屋子籠罩。這樣的一棟別墅不租不售，除非你來佉邦。

開講

用學生聽不懂的話上課，是我在佉邦的新體驗。學生以佉族和拉胡族為主，所以我們所上的醫護課程，都得請一個懂得這兩種語言又懂中文的學生翻譯，過程實在費時費力。有時學生不用功，不按所教的技術執行或發錯藥，實在怒火攻心，想要數落他們一頓。可是想到每一句都要經過翻譯，氣也就消了。求父神賜下愛心和耐心，使之能春風化雨。

愛心包

起初卓爸建議我們先禁食三天，等實在是很餓了才開愛心包，不然會辜負了預備者的美意，也不符合開愛心包的條件。一天，麗琴姐起了憐憫之心，知道我們想吃台灣的食物，就把愛心包拿了出來，由卓爸做感謝禱告後，以感恩的心依序開箱。裡面備著牛肉乾、三合一麥片、魷魚絲等等，非常豐富！讓我們在異鄉倍覺溫暖。

佻邦第一刀

那天邊界還是不給過，病危及需要開刀的病人都無法送到泰國。有一個盲腸炎的病人急需開刀，李姐、卓爸評估狀況後，決定幫這位病人開刀。屋外的蒸鍋裡煮著器械、毛巾、手術衣、紗布等，我們隨即在醫院的藥庫找出了唯一的一瓶「過期近兩年的麻醉藥」。穿著綠色塑膠布做的臨時手術衣，我們共同為開刀過程的順利禱告。手術歷時兩個鐘頭宣告結束，開刀的病人受到我們的特別照顧後，陸續有人手摸著左腹，告訴卓爸他的盲腸病了也想開刀。

接生記

傳道人小楊告訴我們，他向神禱告希望他太太能在我們離開前生產。神聽了他的祈求，在我們離去前，他的太太已有了產痛的徵兆。照慣例，李姐用燒著木炭的小火爐煮著器械，每隔一、兩個小時便走一段山路去看產婦。直到當晚的午夜，我們摸黑起床，各人拿著手電筒帶著預備好的器械、點滴去到小楊家中。李姐負責接生，我則在一旁拿手電筒照明及協助。感謝主！順利的接生一個女嬰，狀況良好。李姐為她做了一件小襯衣，小楊喜獲千金，露出了初為人父的滿足笑容。

尾聲

學生們知道我們就要離開，紛紛以書信表達對我們的謝意及依依不捨之情。打開用拉緬（緬甸文）寫的信紙，請略懂中文的學生翻譯著唸出：「……我們這裡就像一個沒有光的地方，老師們來，就像光一樣的照亮我們……。」學生們以為我們給了他們很多，其實我們知道，此行最大的收穫是我們自己。

讓他們知道愛

彭恩美

佻邦的孩子說：「老師不來這裡，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愛！」

人家問我為何去佻邦？我常以路加福音 17 章 11 至 19 節這篇聖經故事，回答問我的人。前往佻邦是感恩的心情、心態，我沒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或很清楚的呼召、異象，或很有說服力、吸引人的故事。我只知道要數算神的恩惠，懂得感恩、回饋神的恩典、回應神的愛。就像那個長大痲瘋的人到耶穌跟前向神感謝，以行動實際回應神的愛！

第一次去佻邦，要爬山涉水徒步約三小時，才能到達目的地。這路程很辛苦，但與早期我們原住民住的地理位置很相似。跟當地人相處時，感覺生活習性也很類似。想到早期外國宣教士們到我們原住民的地方行醫傳道，不也是如此？！那種熟悉感特別親切，我感到似乎找到怎樣回應神的愛的祭壇。

在這祭壇中，前後來來去去的時間，無論是短期或固定的參與已將近五年。這五年當中所碰到的人（人與人的相處）、事（事情的困難度）、物（物質的缺乏）常給自己很大的挑戰，常讓自己早先的心志游移不定，也常常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回應神的愛。然而上帝並沒有因此讓我完全沮喪而失去當初想回應祂的愛的心。

有一回，我跟一個佻邦的學生說我的狀況，她的回答是：「老師

們來這裡是上帝的心意，讓我們知道有一位神是愛我們的。你們不來，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愛，愛是從神來的。」原來回應神的愛不是靠自己有什麼，只要有一顆願做的心，神都接納、記念。

參加 894 禮拜堂獻堂聚會（中為彭恩美）



我的佻邦紀事

曾瑞慧

1995/3 ——

身為護理人員，能參與佻邦偏遠落後地區的醫療工作是我個人的榮幸，也是我經歷上帝豐富恩典的一份工作。

全方位角色，多面向學習

從早期的部分參與，到後來的全身投入，除了循序漸進的做身心靈的預備之外，實際投入佻邦當地醫療工作的運作，也是非常寶貴又具有挑戰性的操練！因為護理人員不再只是做護理工作，同時還兼任教學和醫病的全方位角色。這使得只懂護理的我，必須鞭策自己去讀書做功課。

在當地醫療環境中，護理佔了相當吃重的責任。我們先來看看當地醫療體系是如何分佈。

- A 安邦醫院：為七個醫療站的後送單位。
 - B 醫療站：又分三個醫療點，負責該地村民的健康問題。
 - C 醫療站：負責學校一千多名學生的健康問題。
 - D 醫療站：負責農場住民的健康問題。
- （A、B、C、D 分別是地方名的代號）

上述的醫療據點加起來約有十三處，每一個據點都需要醫護人員駐紮、留守。他們要每天開放醫療站提供給村民百姓就醫，並在就醫過程提供基本衛生護理和宣導。因此，除了醫院的照護型態之外，公共衛生護理的宣導也是我們著重的醫療工作之一。

也就是說，當我們的學員經過護理課程的訓練之後，就必須分派在醫療站，獨當一面挑起醫護工作的責任。除了打針、發藥等基本護理技術之外，我們所提供的衛教也是非常基本的衛生常識。例如：如何維護居家環境的清潔、舒適，如何防蚊蟲叮咬，加強個人衛生清潔以及飲食和水的衛生等等。

近三年來，屏基護理人力大部分是由固定的人員進駐安邦醫院，從事教學和醫院的照護工作。每天在晨更之後，我們各司其職的分工，進行例行的護理教學和病房、門診的工作。不定期探視醫療站的學生和病患，以及由學生陪同做家庭社區的探訪。我們深深期盼這樣的行動能成為當地百姓的幫助，能實際改善他們的健康品質。我們是微小的，卻能有份於上帝要成就的大事，所以我們無不戰兢、警醒的守著這片祂所量給我們的地界。我們共有的一個心願就是：盼望因著這樣的投入，能訓練出一批批本土的專業人員，將來能獨當一面，造福自己的百姓。

美好的工作需要您的參與

屏基五十歲了，屏基的醫療傳道人員也進駐佉邦九年了。不敢說我們在醫療宣教上做了多少成果，卻願意繼續不斷的尋求上帝的帶領。讓具備護理裝備的專業人員，能夠前仆後繼的將佉邦護理工作傳承下

去。在持續參與訓練本土衛生人員的同時，我們也樂觀其成的希望屏基約四百名的護理同工，能一起參與醫療宣教的工作。也許您可以從行動、禱告或關懷做起，因著您的直接參與，會使我們這個團隊被鼓勵和激發。

用專業傳遞上帝的愛

2021/01 ——

第一次來時，我心裡想我能在這裡做護士嗎？因為什麼都沒有，藥全部都放在一個小鍋裡，裡頭抗生素、花花綠綠的膠囊、藥丸、錠劑一大堆。一張張的紙片就是他們的處方，他們分辨哪張紙是誰的，然後從鍋子裡拿三顆藥給病人。從第一個病人開始，大家都用同一個杯、同一個茶壺吃藥。我看得傻眼，我知道他們需要幫助，但我要怎麼做？

這裡的工作是有意義的，是我能力可及，我喜歡的。在這裡可以用我的專業傳遞上帝的愛。到這裡的弟兄姐妹並非為了討一口飯吃的薪水而來；出自內心的服務，是比較美的。佉邦在我們來到之前與之後，醫療上有很大的差別。但這樣的差別，並不是在物質上可以明顯看得見的。在學生身上，我們看到一些身心靈上的幫助，如果我們沒來，可能他們不會接觸。

這裡的人，他們比較原始或不文明的地方，就是他們最真實的部分。我喜歡他們這樣的真實，我願意接納他們。三年了，為何自己能走下來？並不是說沒有灰心、失望、挫折，而是我一次一次來，對他



曾瑞慧（中）輔導學生



幫藍副院長理髮

們的接納度一次比一次好。不管是對他們或是自己的彈性都越來越大，願意過他們一直在過的生活。雖然我們也有帶在身上十幾、二十年的生活習慣，但來到這裡，就會很自然願意了解他們生活的每一個步驟，或每樣東西。能夠接受的就收起來，成為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再接納他們所有可能與自己不一樣的地方。進入他們的生活，並不代表丟掉我自己。真正要把工作扎根在這裡，必須要跟他們在某一點上是相同的。

打擺子等於營養

自佉邦回來已有一段時日，對那裡的一些記憶仍十分鮮明。特

別是第一次站在完全聽不懂漢語的佉族、拉胡族的學生面前，那種想講又不知道怎麼講；或者講了一串話後，他們的回應是每雙眼睛都看著你，然後告訴你聽不懂。每每想起，仍令我回味。所幸學生當中有少數一、兩位聽得懂漢語（至於腔調、說詞及程度等差異就另外討論了），可以在上課時擔任翻譯的工作。

記得有一次上課，內容是講人體所需的六大營養素，其中一樣是蛋白質。當時我逐項講著講著，底下同學翻譯亦算順利。到了談及蛋白質時，一位稍微聽得懂漢語的同學，就起來用佉話與負責翻譯的同學熱烈的對話。於是便形成一種畫面，就是老師站在黑板前面傻乎乎的，或許還可以用一愣一愣的樣子來形容，約有五分鐘之久。我完全無法明白他們之間的意思，而最後才知道，原來蛋白質的發音與當地一種傳染病叫打擺子（即瘧疾）的發音，有異曲同工神似之處。所以

曾瑞慧（右一）與病患

曾瑞慧（左）與早期醫護同工



這位略懂漢語的同學便納悶，為何打擺子可以成為人體所需用的營養素之一？事後可想而知的是，我如何努力使他們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佤邦的日子，就在經歷無數個第一次的經驗裡，度過了兩個月。好快卻有趣的數算著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豐富而新鮮。但在其中經歷時，個人的甘苦又豈是這一支拙筆能訴說完全呢？但心中存著感恩的心，感謝神在屏基同工身上的揀選和帶領。

神給的，就應該為神所用

黃新明

1995/3 ——

過去我們一般都覺得讀到醫學院的人好像很幸運，或說是應該的，因為他們都很優秀。但是當認識耶穌以後，我才知道這是個恩典。其實優秀的人很多，我並不認為自己特別優秀。我認為這是神的恩典。既然這東西是神給的，就應該為神所用。

我大一時參加一個醫療宣教的聚會，從而知道很多偏遠地方需要醫療支援。從那時我就想如果將來畢業，要去一些比較有需要的地方，協助他們醫療。因而我一畢業就先到花蓮，再到恆春，有一點刻意讓自己適應偏遠地區生活的意味在。那幾年與當地人相處，了解到偏遠地區民眾就醫的不方便，他們的處境跟都市的人不太一樣。因而在佤邦，我也比較容易了解這些人生病時的痛苦或一些難處。

小時候在緬甸出生，來到佤邦之後，發現他們講的緬甸話，我可以聽得懂。一、兩個禮拜後，我慢慢記起小時候用的話，開始可以跟他們溝通。所以上課我都自己翻譯，有些佤族不會聽老緬話，有些拉胡學生不會聽漢話，我就用緬甸話翻譯。那些佤族會聽漢話的，我就用漢話教學，就這樣雙語教學了，發現還蠻好玩的。說實在這是神的長期呼召，怎樣都應該來，因為看到這份需要，自己又懂他們的語言。

所以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來到佉邦後，雖然那時還在戰爭中，但我就打算長期在佉邦宣教！

長期在這裡只有我一個，其他都是短期支援，沒有辦法建立制度，於是在管理上也有很多瑕疵。有時一個人面對這些，壓力很大，如果後方不了解或誤解的話，那真是很沮喪。但倒是從來沒有想到要退出，因為很清楚是神的呼召。這地方是值得擺上的，陪他們一起成長是很值得的。

當我想到

感謝主給我機會到佉邦參與服事，一個月的生活帶給我許多感觸。

當我爬山爬到氣喘如牛、寸步難移，欲將所背的食物丟棄時，我想到在台灣以車代步的方便與舒適。

當我脫下鞋襪，不敢碰觸泥巴地時，我想到家裡光滑的地面。

當我看著混濁且帶有沉澱物的水時，我想到各種喝過的飲料。

當我站在洗澡用的水缸前，面對著將要淋到我身上的冷水時，我深呼吸了好幾次，發呆了許久，一直想著家裡洗熱水澡的舒服。

當我知道只吃兩餐時，就比平時多吃兩碗，難免也會期盼有宵夜或零嘴。

當我坐了近一個月的板凳時，真懷念坐在靠背式椅子的日子。

當閃電穿過茅草屋頂，在我的頭頂上方一亮時，我在心裡叫一聲：「主啊！」再想到妻兒，真希望有根避雷針保護我。

當在課堂上，蜈蚣從我的頭頂掉落地面，再爬過我穿著拖鞋的腳背，同學們驚叫時，我除了感謝主以外，只會站在那裡對他們傻笑。

當面對溪流上表面凹凸又狹窄的獨木橋，猶豫良久仍却步的我，顧不得旁人的圍繞，學狗爬到對岸去。

當我看到約四歲大的小孩要跟著大人爬高山、走遠路時，不禁想起那個爬樓梯時要我抱抱的同齡女兒。

當我看見許多孩子營養不良時，腦海裡浮現出挑嘴愛吃麥當勞、營養過剩的台灣孩子。

當我看見臨盆的孕婦尚需開墾種菜時，真為台灣的婦女能定期接受產前檢查而感到慶幸。

當我看見雞蛋在那裡被視為主要營養，卻在台灣被用作抗議人士丟擲的工具時，我為他的命運深感困惑。

當我們教導飯前洗手，看到他們買不起肥皂的無奈表情時，想起過去我收到肥皂禮盒時的失望心情。

當我們在台灣認為腹瀉不該致死時，它卻成了那裡的主要死因。當許多疾病可以注射疫苗預防時，對他們而言這卻是不可實現的夢想。

當我覺得自己總缺少一件什麼東西時，他們卻僅有一條爛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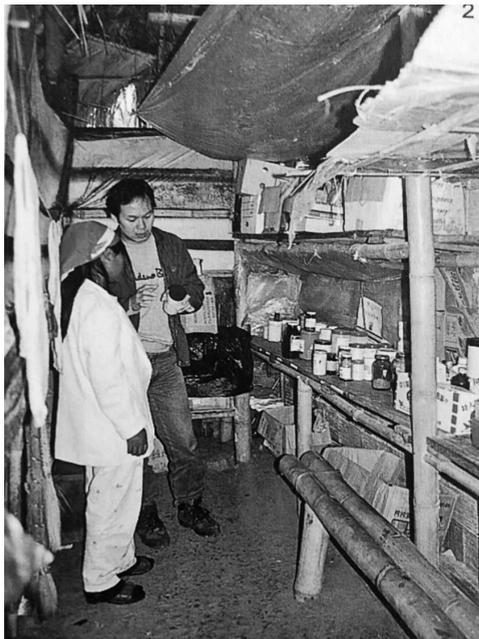
佉邦需要福音，也需要關懷與幫助。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憫的心，愛神的心怎麼存在他裡面呢？」（約翰一書 3:17）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路加福音 12:48）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紀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35）

願主的話提醒並激勵我們，渴慕成為主的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2
佉邦需要福音，也需要關懷與幫助



護理接力

賈佩芳

佉邦！

當您聽說有這麼一個名稱時，您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當您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時，您的印象是什麼？

當您看見有這麼一個需要時，您的想法是什麼？

當您了解有這麼一個呼召時，您的感覺又是什麼？

千千萬萬雙無助的眼眸裡，乾瘦的身軀在戰爭貧病交迫的啃噬下，串動著無聲的吶喊及茫然。深切企盼著，或許就循著當地生死的軌跡，如出一轍的戰死、病死。生命確如螻蛄般渺小、卑賤，轉眼間便飛逝而去，人生充其量也是滿了虛空一遭。

然而，創造天地生命、好憐憫施慈愛的神，不忍一人沉淪，但願萬人得救。將啟動生命的聖靈，契流在一小撮弟兄姐妹的身上。於是乎，由少而多，由近而遠，牽引著屬乎祂的兒女們，亦步亦趨的邁向前進。

曲折險陡的小徑山路，幾個鐘頭下來，對養尊處優的現代文明人來說是一大考驗，於是攀爬附沿的功夫全用上了。走在這條道路上，神的美意使每個人的感受及體驗皆有所不同，但是心中卻有著清楚的

呼召，及共同的方向及目標。那就在彼處更深的經歷真實生命的操練，去接受神更豐碩的琢磨及修剪，使生命與信仰更多的更新變化及成長，讓「與神同工」不再是口號或神話。

感謝神，何其有幸！透過護理的專業竟能成為在彼處展開傳遞福音使命、宣揚神愛的接力賽。我們願意嘗試著去打開心靈的敏感器，調整好天人間的感應頻道，邀請親愛的聖靈保惠師來到我們的心中，準備經歷一場心靈的震撼及悸動。讓一成不變的生活步調及局限一隅的信仰假象，能接受真實的拆除及重建。為這樣的需要，我們無數次央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去收祂的莊稼。在這場大使命的接力賽中，朋友，親愛的護理姐妹們，妳在其中嗎？

佻邦事奉感恩

劉章田

1995/11 ——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 10:15）

醫療宣教

中國宣教史上，醫療和教育宣教是兩大宣教方式。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門戶開放，宣教士隨洋槍洋炮進入中國，被中國知識分子譏為坐炮彈來華的聖保羅，怎樣能在洋槍洋炮以外證明基督的愛呢？醫療和教育成為兩大宣揚基督十架大愛的好方法，這也是為何當時的宣教士不是醫師就是教育家，而中國最早的醫院和學校都是由宣教士所開辦。在佻邦用醫療和教育向當地人宣教，更是一個好的方式。台北教會差傳小組的宣教士王季雄夫婦，和台灣、北美的一批同工們，在佻邦開始了教育工作，幫助建立了興邦中學校。步他們後塵，台灣屏東基督教醫院一批醫護人員，也在佻邦協助建立了安邦醫院和醫學院，用醫療和教育向佻族宣教。

十九世紀末，佻族的長老們夢見有天書要送給他們，他們到處找尋，終於從雲南邊區的內地會宣教士得到答案：天書就是聖經，因而

不少族人信了主。幾經戰亂和遷移後，佉族的信仰幾乎不見了，興邦學校和安邦醫院的宣教，使他們的下一代得以尋回信仰。

向山舉目

要在佉邦建立安邦醫院和醫學院，用醫療和教育向佉族宣教，是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事工。我因而放下屏基院長職位，專心上山參與這宣教事工。自己剛好大病一場（血小板過少症）得神醫治，但仍有髖關節壞死和走路疼痛的後遺症，想到要由邊境走大半天山路到佉邦時，心中為難，只能憑信心行事。

沒有想到剛過邊界，學生們造了一個土製的木轎抬我上山。有次雨季路難行，他們用驢子送我下山。第一次坐驢子，自己好幾次差點被樹枝弄得上吊，真險……。下了山到清邁要休息幾天，等疼痛過去，再坐飛機經香港回紐西蘭家中。在家休息二週又再上山，如此前後有三年之久。休息期間也是宣教分享時間，得到母會香港閩南三一堂和紐西蘭不少弟兄姐妹在禱告和財物上的支持。我用他們的奉獻，先後在泰國買了幾批發電機和醫療用品上山。每次上山都把行李塞滿滿，每次下山都把東西送光光，享受凡物公用的恩典，偏鄉宣教真是向山舉目的信心生活。

點滴往事

安邦醫院和醫學院有三間病房、二間教室、一間 TB（肺結核）病房、一間開刀房；除開刀房被我們要求是磚牆水泥地外，其他建築都是竹牆泥沙地。沒水、沒電、沒電話，有糞坑、有山泉、有墳地。我

們揀來揀去，只有六個醫學生、十個護士學生。每天早上查房、門診、教學，下午手術，晚上看急診，週六日是特定宣教和探訪時間；時間似乎永遠不夠用。三年內要把醫學院和護士的課程上一個回合，學生要參與門診和手術、負責照顧病人、陪同出診和訪視……他（她）們都是佉邦未來的精英和教會棟樑。我們不單要教育他們，更重要是把信仰傳給他們，幫他們解決生活、婚姻、工作等各方面的問題，使他（她）們將來真能興佉邦、安佉邦。

凡事感恩

在佉邦要感恩的事太多了。首先是三餐飯食，三餐都是有稗子的粗米飯，加上自己種的青菜炒辣椒一道菜，真是減肥聖地。每次上山都會帶半箱罐頭給他們加菜，學生們也會抓蛇等野味加菜，外來的老師會怕怕。在山上只有我一位外科醫生，開了不少各科的刀，以外傷最多。用蒸籠做消毒鍋、用蠟燭做手術燈、自製手術衣物、自行局部麻醉加止痛劑……。

佉邦的婦女最少生五個：因會病死兩個，打仗死一個，意外死一個。有位第一胎產婦吃了很多香蕉樹心補胎，胎兒太大了生不出來，只好半夜幫她做剖腹生產。感謝主，順利生下四公斤兒子，可破當地紀錄。她產後也有很好的恢復，可繼續再生四胎。

要特別為美國來的邱凱萍宣教士感恩，在山上她不幸受到流彈所傷，左臉頰皮肌全翻起，深及頸部血管和神經，傷口若是再深一點一定大出血死亡。我的本行是面部外傷，這次又帶了面部縫合線上山……感謝主，她的明顯疤痕和後遺症也完全康復，後來在非洲繼續

宣教，並且生兒育女。

後浪湧流

當時興邦學校在王季雄夫婦和其他老師的帶領下，早已上了軌道。又從美國來了能幹的楊一哲老師夫婦，真是如虎添翼。楊老師的太陽能冷藏技術，使大家大大得益。佤邦安邦醫院雖然不斷有屏基護士輪流支援，但不少是重複上山支援的護士。有時也有無人上山的空檔期，這時自己訓練的護士可派上場，我則校長兼工友，忙碌又減肥。

肯上山的醫師卻很難找，試過接觸泰國的基督教醫院，都不得要領。正在失望時，神感動緬甸出生、在恆基的黃新明醫師願意上山，接替我的工作。我也可回紐西蘭做全關節替換手術，順便參加女兒的牙醫畢業典禮。本預備手術後再上山，但由於當地戰局和其他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後來到了中亞工場，一年後因母親生病要長期照顧，只好退出醫宣工場，但我始終念念不忘醫宣事奉。有一年我請做醫師的兒子代我去佤邦和中亞，希望他能有些經驗和領會，已為他買了機票和辦好簽證。可惜碰到 911 事件，他被困在美國，也去不成佤邦和中亞，相信神自有帶領和時間表。

一粒麥子

宣教士真像落地的一粒麥子，他（她）願意被種下，神使種子開花結果，榮神益人。特別懷念和我在山上一齊同工的屏基護士們，和興邦學校的老師。尤其是負責安排山上大小事務的林麗琴傳道，她已安息主懷多年，同工們始終忘不了她。順便感謝明智的佤邦領導們、

屏基的董事會、香港閩南三一堂、紐西蘭的華人教會等，在各方面的支持……。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馬太福音 28:19）

在那遙遠的地方

在那遙遠的山區，有批佤族人。凡是來過這個地方的人們，都要留戀回頭地張望。我願做一隻跟在主身旁的小羊，讓祂帶我到這可事奉的地方。前後三次在佤邦的事奉，不斷激勵我的心。每次想起這批沒有國籍、生活在金三角窮乏戰亂地區、幾十萬的佤族人，我便求主差派更多工人。無論是醫療、教育、工程、商業的專業基督徒，都能進入佤族人中，還那福音的債，讓福音改變佤族人的心、佤族的社會。

* * *

第一次到佤邦，是在春暖花開的 3、4 月份。從秋意已濃的紐西蘭進入金三角的山區裡，卻看不到一幅春暖花開的景象，反而是一些貧窮落後的山區寨子、一批沒機會受完整教育的山區醫護學生們，以及竹床、泥巴地、茅草頂的病房、宿舍、教室。

面對每日只有兩餐，每餐五元台幣的伙食。每次吃下去時，我都要感謝我的主：以前我有漢堡吃，有海鮮可以享用。

每晚在那竹床上聽蛙聲、蟲聲、流水聲，以致輾轉反側時，我要感謝我的主：我在家中有彈簧床睡，有 CD 音樂可以聽。

每天傍晚，在陰冷的茅房裡洗「戰鬥澡」時，我要感謝我的主：使我家中有蓮蓬頭可沐浴，有浴缸可泡澡。

每次來回走兩小時山路去做禮拜時，我要感謝我的主：在紐西蘭每週我坐 15 分鐘冷氣車，去教會做禮拜。

每次見到學生們穿著色彩不對稱的衣服時，我要感謝我的主：在我家的衣櫥中，春夏秋冬各季衣物都有。

每次……我要感謝我的主……。每個人都應去看一看佉邦，尤其在物質豐盛裡長大的孩子更應該去。去學習一個感謝的心，去承受一個感恩的心。

* * *

第二次到佉邦，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的 6、7 月雨季。外面下大雨，宿舍茅房內下小雨，先前的地震把房子搖一搖，竹牆便歪到一邊去了。好在是竹子牆，壓不死人，要逃生也很容易。我存一個學習的心去學習，去過那種不安定的生活；學習去教導那批好學又基礎不足的學生們；學習尊重他們的文化及生活習慣；學習和上級領導們有好的意見交流；學習在簡單的生活中靠主喜樂得力；學習……。佉邦是一個永遠令你學不完的工場，親愛的基督徒們，你想好好事奉主嗎？你想有朝一日在醫療宣教工場上為主所用嗎？不要只用嘴巴說、腦子想，來佉邦學一學，會令你終身受用不盡。

* * *

如今是第三次到佉邦，對周圍的山路、學生的名字與長相，還



外科手術

有金三角的文化及時局，有某種程度的認識，更對去過的同工們有更深的了解。某些同工說要去，都沒有去，只是說說而已，總是有一大堆不能去的理由。某些同工去了，很多個性及人為的缺點都暴露無遺。某些同工真是可稱為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深信神要給他／她，在今生得百倍、在來世得永生。生命不在你我手中，時日不是你我能把握！親愛的弟兄姐妹，在你生命中你曾否答應過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醫療宣教的路？

現在正是時候，佉邦的工場已開展了，那批醫護學生在等著你去教導，在專業及靈性上給他們造就；佉族人的希望就在他們身上。住在山區內，需走遙遠山路來看病的病患們等著你們去幫助。請做在這些小子們身上，讓主得榮耀，讓人得幫助！不要只會祈求等待，卻見

到莊稼已熟了，都不願對主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你在世上的財富、專業很快會過去，唯有做在這佢邦小子身上的工作，永遠會被主所紀念！並使你一生得益。



劉章田醫師（中）為病患禱告

在天之涯醫療傳愛

蕭鴻凱

2001/9 ——

我原本是一個糊里糊塗的基督徒。當我接受屏東基督教醫院「醫療傳愛」的徵召，毫無預警的踏上了 2567 公里遙遠之路——坐在噤聲摸黑夜行於滾滾黃沙的吉普車中（繳交物品當作過路費給武裝部隊的崗哨）、雨後泥濘的泥土地無法行車的困頓旅途、有時要躲避戰事中槍林彈雨的絕命襲擊，如此來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我在沒水沒電、生活落後的「佢邦南部軍區」的「安邦醫院」，做醫事檢驗技術教學。而在這絕地，如何化解孤獨無依、徬徨無助的淒涼與消沉呢？唯有尋求信靠神！「我們有這盼望，正像生命之錨，又安全又可靠。」（希伯來書 6:19）感謝神，沒有棄絕我！祂垂聽我的禱告！我從懵懂當中，藉著禱告真實的經歷到：原來偉大的造物主竟然可以讓我如此的親近！天堂竟然可以從「在天之涯」成為「近在咫尺」！

2001 年，我人生遭逢變故，四十五歲從本業退休。7 月間在台大體育館「康希牧師特會」的某攤位上看到單張，上面寫著缺短期「醫檢師」和藥師，我就填了姓名資料（正巧我是剛退休的開業醫檢師）。

其後不久，單位主事者（魏愛梅傳道）約我某日上午，到我台南的居所面談。我以「草地人」的熱情準備招待午餐，訪客卻姍姍而來，直到下午才抵達。我們倒是相談甚歡，卻被要求即刻啟程！台灣從 50 年代就已消滅瘧疾，我雖曾任職衛生機關或為役區歸國人士採血，卻除了課本之外，不曾見過瘧原蟲。因此單位先安排我，到英國 W 藥廠設於泰國 MacSot 的熱帶醫學研究中心，複習整套的瘧疾檢驗技術，尤其是看片分類，再整套移植。我覺得太匆促了，後來決定讓我遲延二週，讓李醫師先去。機票日期就改定在 9 月中，不料發生了 911，但我還是依約前往，接受在職訓練。

到泰國駐地人生地不熟，天天看到的泰國電視新聞，報導飛機撞擊紐約雙子星大樓的畫面。我心中懸掛的，是我那剛就讀國立大學的兒子在學校出了大麻煩，尚未處理……聽說上了山以後，在山上是音訊全斷絕的。唉！心中滿了掛慮！

教導我們的醫檢師 Stefen 老師是無神論者。有一次測血糖儀故障，無法歸零。如此偏遠地區，送修儀器實屬不易，卻又是要天天使用！西德 BM 的血糖儀，我從第一代使用到第四代，我自認一定可以處理。可是他和我弄了兩個多小時，仍摸不著頭緒！我心想在此蒙受恩惠，受他多多的照顧無以回報，所以我一定要幫這個忙！因此我就低頭禱告求助上帝。就在我禱告完心裡說「阿們」時，一抬頭看到儀器內紅光一閃一閃的。我也同時靈光一閃！剛好 Stefen 放棄了，走到隔間去。我的靈光一閃乃是想到：會不會是茅屋內的光線問題？於是就拿到屋外一試。賓果！正常了！感謝讚美主！當李醫師告訴他，我是禱告後才得著啟示，他張大眼睛眨呀眨不停，露出驚訝的表情！

我身型壯碩卻從小有一痼疾，就是咳嗽會持續一、二個月不止。我常咳得肚皮和肋骨周邊疼痛不已，繼而支氣管末梢微血管破裂咳出血絲。身處泰國舉目無親，泰國日夜溫差很大，真咳起來可就麻煩啦！有一天我洗完冷水澡，受了涼，開始咳嗽。在這無助的時刻，我獨自在寢間禱告，祈求上帝的憐憫和醫治！第二天早上起床，發現咳嗽的痼疾竟然沒有發作！於是內心歡喜並大大的感謝讚美主！

* * *

結束在 MacSot 的訓練，由黃新明醫師開著 3000cc 的四輪傳動車，經過漫天的黃沙滾滾，我來到了「在天之涯」……第二天我在茅草屋教室，聽著學員唱讚美詩歌，望著窗外的藍天白雲，我醉了！

每次往返佻邦，我都是由玲芳親自接送至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第二次是單獨前往，臨行前晚玲芳連夜手工縫製「聖誕老人服裝」至凌晨 3 點！我又是搭清晨的飛機，也一夜無法入眠。我獨自一人前往，帶著全新的顯微鏡、單位託帶的藥品器材、王媽媽託的醫療用品，還有我自己購置的檢驗器材及一箱玻片（山上玻片一直重複使用），行李甚多，但我不敢跟機場櫃檯說：這是支援山上的醫療物資（因為地區的敏感性）。

結果就在登機之前，托運行李時間緊迫的當下，因為行李超重，我只好把私人物品，包括冬衣一件件的拿了出來。同時也把玲芳連夜裁剪、徒手縫製的「聖誕老人服裝」拿了出來。玲芳隨即又塞回行李箱中，我又再次扯了出來，她又再次塞了回去。這樣來回三次之後，想到她徹夜趕工縫到凌晨 3 點，我就不再堅持了！畢竟這是

她向神的禱告！因為這是在工作下班之後、從未曾做過手工的她，私底下用禱告的心硬撐著疲憊所做的，要使祝福能夠飛到彼岸神家中的珍貴禮物！

這年的聖誕夜，在主臨萬邦的歡樂聲中，「聖誕老人」出現了！看到孩童驚訝歡喜的眼神，一切都值得啦！我個人畏縮低調，一向不喜裝扮及上台，好在有打手幫忙裝扮成聖誕老人！此時剛好有人要下山，我就趕快寫了信託寄。因為「聖誕老人裝」是玲芳徹夜未眠趕工縫製，希望她收到這喜訊而欣慰。

* * *

一位學生與我小兒子同齡，我想到我兒子在台灣豐裕的生活狀況，這學生卻已離鄉背井隻身在外，就特別疼他。離別的時候他把隨身寶物送給我——一支從家鄉帶出來獨角羊的角，還有一隻二十多公分長的蜈蚣標本。他說原來他還有一支虎牙，只要放在身上的話，遠遠的狗就會躲開了！不過在來的路上，虎牙被人偷走了！我在泰國緬甸的邊界看見很多攤販賣虎牙，不過聽說都是假的、塑膠做的！

因山上雖屬熱帶，但海拔超過三千呎，夜間溫度十度以下，我卻無禦寒衣物。因為行李超重，匆促間我把個人物品都拿下了，不悔。

平常是一日兩餐，一菜一湯。菜和湯一樣，高麗菜就是高麗菜湯。昨天和今天一樣，今天和明天一樣！連續兩、三個禮拜，菜和湯一個樣，是常況！每個月月底，宰一條豬才得肉味！聽說有一段時期，他們連續吃大頭菜和大頭菜湯兩、三個月！因此學員常會自備辣椒。他們都可以自己找到蛋白質的來源，我曾看他們抓螺螄，比拳頭還大！

他們有好東西也會邀我吃，有一次用從家鄉帶出來的豌豆發芽後，炒當地的黃牛肉，人間美味不過如此！有一天晚上，我聽到屋外有一個聲音：「打給！打給！」學員告訴我那是蜥蜴，第二天就聽不到了！我問為什麼？他們說等一下有人就會抓了吃，味道像雞肉！

每天清晨陪劉醫師跑步，我順道撿一些奇石，遠眺無污染的藍天白雲及一望無際的山巒。因為沒水沒電所以也沒有光害，這邊的星空月夜是無比的浩瀚美麗的。可惜我沒能留下照片，就只有留在心底永遠的懷念，和永不磨滅的印象！

蕭鴻凱（右二）與宣教夥伴們



鍾立文

得知佻邦，是在學生時代路加傳道會寒暑假特會上。當時因為屏東基督教醫院在一次的福音醫療行動代禱中提出佻邦，我才得知這既親切又陌生的地方。這次結緣出自畢契的群組上，來自佻邦的呼聲：「過來幫助我」。

在我大病初癒的工作適應期間，不自量力的答應，要過去看看這片禱告中蒙神眷佑的舊情故土。我是回應呼召來到此地，從事超音波操作與臨床教學工作，共計約三週的時間。

初來乍到萬宏安邦醫院，沒有太多的意外，與我多年曾服務過的西非比紹相差不多。真要直觀的感受、比較，同樣受柏林圍牆倒塌、國際共產主義崩離所造就出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同樣是生活在戰鬥氣息濃烈的環境裡，但是沒有恐懼不安。另外就是西非服務的對象大多是穆斯林的平民百姓，萬宏這裡大多是信奉耶穌的佻邦鄉親。同樣的還有這裡的醫療服務華語相通，文字仍以英文相通。西非服務雖然還須通曉葡萄牙語，但是傳福音卻是良地好土。

雖然這次進入佻邦工作實屬上帝的預備，對於我個人也算是一次難能可貴的訪宣之旅。得知創啟地區的宣教工作真是神開路人順服，才能見證福音所結的果實。

離開這些地方有些時候了，對人與事的記憶不是很準確，但是上帝的恩惠慈愛仍然盤旋在深層的記憶中。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繼續為福音的先鋒者禱告，為神所結的果實禱告。時值華人庚子辛亥更替，以詩篇 127 篇送上：一、輕省的祝福，二、安息的祝福，三、兒女成群的祝福，四、兩代合一的祝福，五、勝過仇敵的祝福。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鍾立文（後排中）



藍志堅

2018年12月，工作中接到朋友轉來的電話，說有兩位從緬甸山區來的友人要找我。一問之下才知道原來是從前（約二十六年，1994年），我參與佻邦宣教工作時，所訓練出來的第一批醫學生的其中兩位，Hana及Pauly，心裡實在太意外也太高興了。從來沒想到她們今天竟然可以離開那交通不便、建設原始的緬甸山區。她們是因身體健康問題，得機會來台灣看病，也因此能順道探訪過去教導她們的老師們。因著過去在山區大家多日的朝夕相處，現在在台再次相見，其高興的心情實在難以想像。



昔日的佻邦學生，Hana及Pauly

回想在二十六年前，當屏東基督教醫院在董事會支持之下，醫院裡的一群基督徒醫護及神職人員效法早年外國宣教士的腳蹤，到偏遠地區醫療宣教。我們的方式是計劃在第一期（至少兩年的時間），輪流派人前往緬甸山區的佻邦，訓練一批只有學校或中學程度識字的年輕人看病。教學主要是藉著在課堂裡，重點的醫學授課，及在簡陋病



選出來要學醫的山區年輕人



唯一可作診斷工具的顯微鏡操作



在課堂教課



在病房床邊學習

房中見習如何治療病人。在訓練過程中，他們沒有見過X光機器，不知什麼叫胸部X光，也沒見過生化檢驗機器，不知道什麼叫肝功能。他們所接觸到的就是一台顯微鏡，一些染色劑可以測試出結核菌及瘧疾原蟲。如此兩年的時間，我們土法煉鋼，像帶學徒一樣，他們靠著自己的認真努力，竟然後來都成了第一批擔當山區老百姓大部分醫療工作的主要幹部，一直到今天。

2011年我再度前往授課的時候，距第一次已相隔十六年。山上除了房舍硬體有點改進外，已經沒有外面來的老師了，他們只能自行再

訓練出第二、三代的新人，當時他們都稱呼我師公。他們的知識和裝備仍然跟以前一樣不足，有點像早年中國農村的赤腳醫生。但由於他們肯用心，所學的一些重要醫療基本工夫的確幫助了生病的人。對要求不高的偏遠山區百姓來說，他們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其成就相對的不亞於在文明發達地區的專業人員。他們在山區因困苦的環境，所培養出來的堅韌勇敢的個性，是我們在文明發達地區的人所缺少的。

他們過去曾是學生，現在分別成為山區各衛生單位的主管，負起當地的醫療工作。同時也都結婚生子，給當地帶來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們大多數人仍然持守著當初我們傳給他們的基督信仰，每主日在山區的教堂裡，仍聽得見他們用少數民族語所唱出來的美妙歌聲。

而我現在還能常看到他們，在 2011 年要離開前的主日，在教堂前合照的相片裡……何等懷念的佉邦！過去這短暫、階段性在佉邦地區的工作，竟然能在他們身上產生如此長長久久的結果，真是意想不到啊。若不是有神的呼召和祂的愛，我們是做不到的。一切榮耀都歸給神！



師公與學生上課



昔日是學生，今日已是家長與主管



2011 年，離別前合影



主日聚會詩班唱出好聽的詩歌



平日在教室也能聽到好聽詩歌

願做的心

2020/12 ——

路加傳道會透過屏基，負責佉邦宣教工作已經有一年多的時間。在這期間，靠著屏基自己有限的人力，以及國內外醫護人員短期支持，使佉邦醫療宣教的工作能繼續下去。看到一些去了回來的弟兄姐妹在主裡的改變，以及看到那邊的學生們從完全不懂醫療，而漸漸會看一些病，且能幫助他們自己的同胞時，我們知道這樣的工作是需要繼續的。但我們也知道，這樣的宣教工作，單單靠屏基是不夠的。雖然醫院中不乏有負擔要去的醫護人員，但因為各種環境的原因而無法前往；雖然醫院也有定額的宣教基金，但也有它的限度；雖然有國內、外的一些短期資源的人力，在屏基派不出人時幫上很大的忙，但卻顯得如此的不穩定。在此再次將這件進行中的佉邦醫療宣教工作的負擔傳遞給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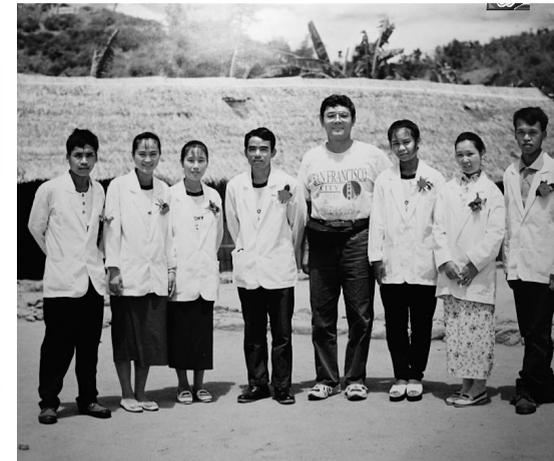
有一首很熟的詩歌：「憑祢意行，主！憑祢意行，因主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與造我照主旨意，我在此等待，虔誠候主。」在這短短的幾句話中，詩歌作者有以下三點的體會：一、他體會到在我們裡面一無所有，我們什麼都做不了，我們只不過是泥土。二、他體會到我們是常常憑己意而行事，所以在謙卑順服的功課上需要真正的學習。三、他更體會到唯有真正像基督那樣捨己的人，才是真正知足的人。而一個真正知足的人才能夠從各樣生活重擔中掙扎出來。

盼望佉邦醫療宣教工作，能成為你我在宣教工作上受訓練、受差遣的地方。我們雖然不能做很多，但從我們的主所領受的智慧及所接受的專業訓練，是足夠有餘幫助那裡的人。求主賜給我們每人一顆願

做的心，用我們的時間、金錢以及專業的奉獻事奉神，因為這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曾有一位宣教士說了以下一句話：「一個人只傳那行不通或自己也不去行的道理，他定規會失敗。」不知我們是屬於哪一種人？希望「服事主」這三個字不只是在我們的口頭上——而是真正的落實在我們的生命事奉上，就是現在。

（左）學長帶學弟所產生的第三屆醫學畢業生（右）學徒式的第一屆醫學畢業生



魏愛梅

1995/11 ——

1995 年的那個清晨，摸黑四點半起床，搭上一早的飛機，抵達清萊府才知道只是路途的開始。事隔二十多年仍然記憶猶新，背著行囊爬山涉水，氣喘如牛，直到雙腿無法再抬起之際，聽到一聲：「到了！」恍如回到自己的家，希望再也不要走回下山的路。當時恐怕也想不到，這上上下下成為日後甘甜難忘的路程。

初入佻邦

在安邦醫院的第一個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名罹患瘧疾的產婦。而我是年輕毫無經驗的傳道人，並沒有見過太多死亡。破曉時分嗅著滿床的血水腥味，帶著昨日路程疲憊，陪伴這名沒有哀叫、沒有眼淚，產下雙生死胎的母親。我們找到裝放藥品的紙箱當作寶寶的棺材，頂著烈日領學生抬著紙箱棺材，爬上對面山頭。我們唱詩禱告後埋葬他們，這是在安邦醫院第一天的首次任務。

接下來的日子因為戰爭還未平息，每天都有幾批大量傷兵送來。醫護人員很是辛苦，穿梭在學生和病房間。我找到興邦學校來住院快痊癒的學生做翻譯，開始在病房一床一床傳福音。瘧疾仍是大肆橫行，

醫院人滿為患，病房內傷兵和患者姓名多數重疊、年齡不詳。之後我們只好用床號來代替案主，每晚醫護人員會報告療況；而院牧同工分享靈性狀態後，團隊便同心合意為患者禱告。

勇哉佻族

一名來不及將手中手榴彈擲出的童兵，好像只有八歲，又好像有十二歲。他似乎還不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衝鋒陷陣。住院期間他學會禱告唱詩歌，他很聰明，記得不少聖經故事。有一天他靦腆的對我說：「老師，你的右手也不能用了嗎？」其實我的右手能用但不靈活，因為我是左撇子。他希望他的左手替代右手，能早日返回部隊。還有一名在陣地食物中毒送來的老兵，醫護人員察看 he 口中吐出的生肉後連聲責備他。隔天我問他，衛教時不是一再警誡禁食生肉嗎？他告訴我長官犒賞一頭牛，因為單位攻佔一處敵方陣地，他是被任命宰牛。在部隊好幾年沒能吃上一口肉，所以宰殺牛後於烹調前便先行偷吃。我聽聞後是既無奈又無語，心頭湧上一股辛酸。

想到就在鄰近他兩床的另一童兵，昨日深夜惡夢驚醒大聲哀號。原以為他是槍傷疼痛，安撫並注射止痛藥物後，我離開病房回到宿舍卻久久無法合眼。佻族的孩子忍受疼痛程度極高，有幾次因為邊界關卡刁難，麻醉藥品無法運送到來。在藥品過期或沒有藥品的情況下，醫護人員依舊執行取彈片手術，術中很少聽見傷兵哭聲，頂多呻吟幾聲。我心中早認定佻族勇敢而耐痛力強。隔日我藏了一顆雞蛋帶去給他，我問他作了什麼夢要哭？他怯怯的回答說：「老師，我很害怕，因為我突然忘記我媽媽的臉……」應該還在父母懷抱中的年齡，卻因

局勢赴戰場保家衛國，並想著戰爭勝利後返鄉與父母團圓，最怕的恐怕是忘了回家的路，忘了家人的臉孔。這是我初次上山第十天，在學生面前流下第一次眼淚。不多久後我們開始在童兵營裡教主日學，現在安邦醫院就有員工是當年在童兵營中信主並習醫。

白白得來，白白捨去

因逢戰亂，惡性瘡疾的控制不甚理想。從陣地送來的，除了傷兵，還有不少惡性瘡官兵患者。醫院伙食除了冬瓜，還是冬瓜；溫飽不難卻營養失調，對於嚴重貧血的惡性瘡患者，來自台灣的我們皆是捲起袖口貢獻自己的血。學生要我勸阻王大爹，這一週他已經第二次輸血，因為一名患者是興邦三年級的學生。果然還沒能來得及吃中餐，一樣旁邊沒有親人、沒有人為他流淚，他就離世了。滾上毛毯、抬放上簡陋的竹片擔架，我們送他上對面山頭安息。回程途中學生忍不住嘆道：「王老師的血白白浪費掉了！」

當晚我從熟睡中醒來，不是因為頻頻傳來的轟然巨響槍炮聲，乃是想到主耶穌的寶血，心裡有些波動。早上天一亮我要帶領學生晨更，鑽出毛毯，爬出蚊帳，點燃蠟燭，提上筆，我寫下「白白得來，白白捨去」。想到主的愛，至少讓我能暫時擱下無奈，停止嘆息，帶著信心和盼望繼續服事。

然而即便受到安慰不在喪志中停留，束手無策的窘況卻時而發生。特別每月呈報傷亡和轉院診治人數時，都讓我陷入莫名的恐懼和焦躁，好像總是被提醒那是寶貴的靈魂。其實我在佤邦的第一個主日在 361，那天是王師母分享。她談到基督徒的苦難，其中就提到我們本來就無

法做任何事情，一切都是主做成的。隨著時間我開始學習憂急而不慌亂，更多是交託。幾年之後我們開始安邦醫院自己的主日，讓無法外出的患者和傷兵可以一起敬拜。

幫助人活著

上山第二週後，我好像已經適應血腥和酒精融合的氣味。有子彈傷到肝臟吐血的，有頰骨粉碎看不到面孔的，有拉雷傷及千瘡百孔的，也有地雷炸傷腳底開花的。有些人還來得及認識他們，有些卻不能。那天婦產科醫師阮哥才下山，交接的醫師沒能及時上山，一名產婦在手術台上。當地醫官阿楊哥（他不識字，是赤腳醫師，能執行手術取表皮彈片）要我為他讀幾頁有關剖腹生產的書，也就是我怎麼唸，他就照著做。我當然沒有這個膽量，後來產婦死在手術台上。

過程中我很糾結，學生在處理善後，阿楊哥認為我是自責又悲傷，所以安慰我說：「不用難過！佤邦只有兩種人，不是活人就是死人。」這讓我想到學生開始學習開刀，個個覺得輕而易舉，比起理解醫學理論更為容易，大體解剖課程也似乎駕輕就熟。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因為他們認為這和殺豬宰牛沒有太大的差別。兒科醫師卓爸笑著說，身體打開了，是活是死，再縫合是有很大差別的。和學生生活，在簡單的日子中添增不少趣事。生和死在佤邦確實是一線間，但不認識神的沉淪和享有救恩的昇華是天差地別。很感恩我們能幫助人活著，而且因著耶穌活得有價值有盼望。

意想不到的回饋

三個月的時間過得很快，不是每個傳福音的地方都能受到好的對待。來到佻邦是被善待的，官方派給我們兩名傳令兵服侍我們。除了適應生活、工作，還有不少時間可以數星星。由於我才受少數民族語文音標短期訓練，當醫護人員教學專業時，我便開始教學生中文，也自學佻文。阮哥、玉玲姐（護理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下山延簽，一路上我們暢談著回來的計劃，我們因著佻邦服事成為主裡很好的朋友。

這是我初次進入佻邦的回顧。那時候學生的中文有限，記得他們總是依依不捨的說：「老師，快快去快快來！」我是強忍住離別的淚水，因為想到同工們都是來來去去，一年下來學生究竟要經歷多少回道別？終究我沒有回頭看，學生後來告訴我，他們站在高處看著我下山，久久不肯離開。那時候通訊困難，能不能再見面都是未知，不過我心裡已經禱告，立下要再回來的心願。

佻邦的服事影響很多像我一樣平凡迷惘的人，雖然我們確實都是去幫助他們，但卻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回饋。過去我像是學生的父母，陪伴他們、教導他們、照顧他們，為他們籌辦畢業典禮、婚禮，甚至親友喪禮。事隔二十多年後，現在我們彼此倒像朋友、親人，他們的下一代孩子還有我還在照顧的。想到這些除了感恩還是感恩，在屏基有很美好的團隊，佻邦的服事經歷幫助我在宣教的路上繼續前行。

魏愛梅（右）



佻邦雜記一二事

JERRY C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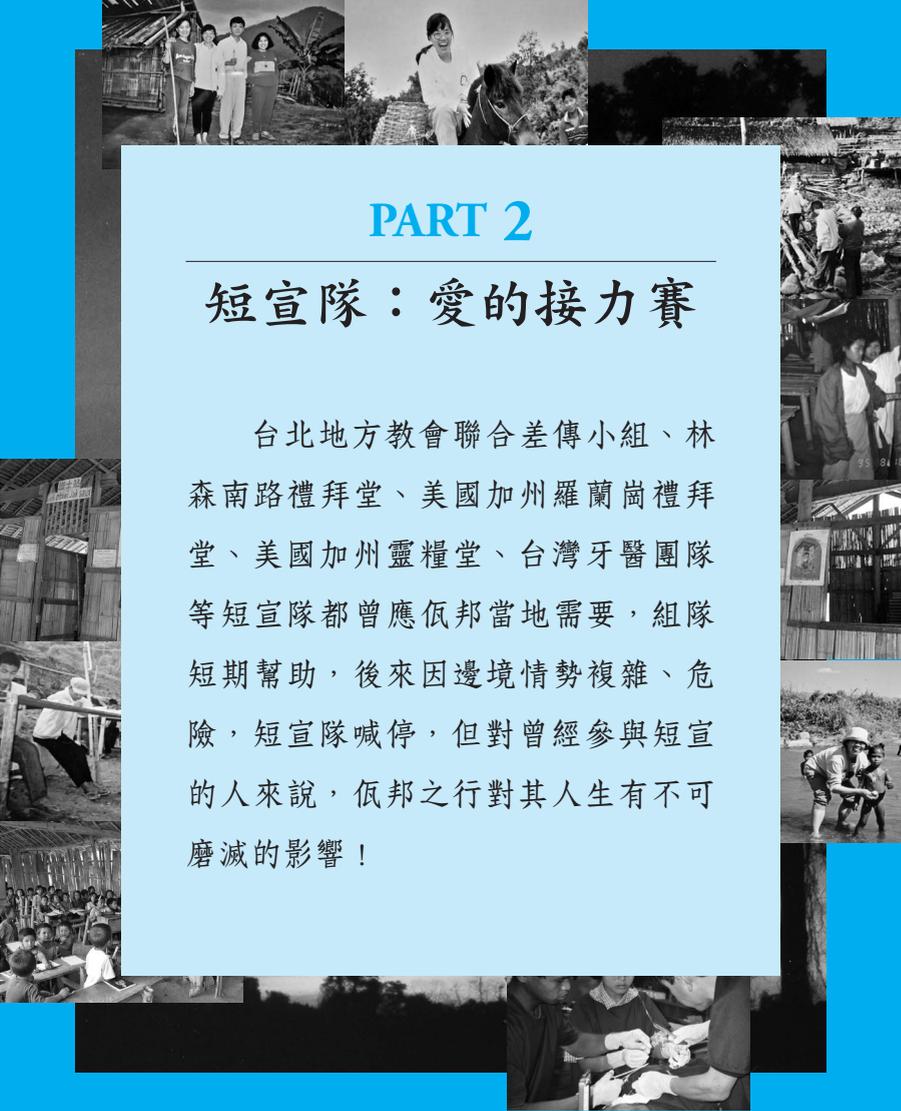
我們的耶穌基督活著，祂從不改變，祂永遠活著。
我們的耶穌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遠祂活著。
哈～雷哈雷哈雷路～亞，哈～雷路亞～哈雷路亞。
哈～雷哈雷哈雷路～亞，哈～雷路亞。

這是一首拉胡族的詩歌；聖經希伯來書 13 章 8 節：「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記得當年屏基需有醫檢師到佻邦訓練醫學生，檢驗科因此派我至佻邦。雖是到緬甸佻邦，飛機卻是降至泰國曼谷轉清萊。飛機降落前從機上看到因雨季淹水的曼谷市區，一路上看不懂的泰國文字增添了我心中的不安。到了邊界，迎接我們的是一路的泥濘；走了數個小時，終於在晚上七點左右到達目的地。這是第一日。

對於檢驗的教學，醫檢界習慣應有標準作業手冊（SOP），以維持操作及檢驗結果的一致性，及各方面的品質。所以我最簡潔的方式：先用中文說出、寫出，再用佻文及拉胡（或緬文）寫出。但遇到數學平均的部分，有時需要暫時以木薯葉充當教具，進行基礎數學教育。觀念清楚後再進行檢驗教學，這是當時的狀況。

當地打擺子常見，這是由瘧原蟲寄生在人體血液內所引起的傳染病。依瘧原蟲區分有間日瘧、惡性瘧、三日及卵形瘧四種。學生學習血液抹片的製作，區別判斷瘧原蟲各型各階段。並且利用血球計算盤來計算白血球的數量，也藉由血液抹片進行白血球的分類。這些是佻邦檢驗的開始。

佻邦現在的發展及醫療，當然不可同日而語。在當時有限的資源下，若不是出於上帝的感動及帶領，無法成就，願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PART 2

短宣隊：愛的接力賽

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小組、林森南路禮拜堂、美國加州羅蘭崗禮拜堂、美國加州靈糧堂、台灣牙醫團隊等短宣隊都曾應佻邦當地需要，組隊短期幫助，後來因邊境情勢複雜、危險，短宣隊喊停，但對曾經參與短宣的人來說，佻邦之行對其人生有不可磨滅的影響！

佻邦醫療宣教的腳蹤

李斌

「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馬太福音 4:23）

醫療宣教是達成全人醫治的重要策略。新約聖經福音書當中記載不少耶穌的醫療與宣教事蹟。因此醫療宣教可以代表神的愛與拯救，我深深覺得醫療宣教在傳福音上，可以達到更好的果效，因為解決了病人的痛苦，更可以貼近病人。在歷史上就有許多這樣的例子，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也鼓勵了我們，神更把跟隨祂腳蹤行的種子放在我心裡。

三十年前移民來美國，神奇妙的恩典，讓我經歷一關又一關的考試，取得了牙醫師執照，因此立下心願，盼能藉著我的專業來做醫療宣教，回應神的恩典與愛。

那一年季雄從佻邦來到教會分享他的事工，我很受感動，希望也能去那裡幫助沒有任何醫療的貧困百姓，因此請季雄在他辦的學校裡（山區唯一的學校），挑選幾位年紀稍長的孩子，讓我來訓練他們成為牙醫。因為當地沒有水電，所以第一步是教他們拔牙及用工具去除



指導學生拔牙（作者為後立穿白衣者）

牙結石。我花了數月時間來編寫教材講義，用他們淺顯易懂的文字，又繪圖來幫助解釋牙齒的構造、血管分佈、神經分佈種種之外，還要了解大出血，潰爛、腫脹……如何處理，預備好齊全的診治器材等。我曾與這裡的牙醫朋友談到，將用兩星期的時間教會孩子拔牙，他們都嘲笑說是不可能的事。但我知道不是倚靠自己的才能，乃是倚靠神方能成事。

進入了佻邦，季雄才告訴我，孩子們上午學習課程不能缺課，只有下午勞動時間才能撥給我，本來兩星期已經很緊迫了，現在又減縮了一半，只有懇切禱告求神施恩憐憫。

就在僅剩的最後一天，我走出去屋外，放手讓孩子全權處理拔牙，感謝主，每位病人都處理得很好，連三個根的大牙都拔出來，在那裡牙科病人只能躺在桌子上，要一人協助扶著撐住病人的頭頸，再一人

拿手電筒照明。山上醫療環境和條件簡陋惡劣，學生的教育程度也不高，他們竟然有好的表現，真是讓我們經歷神的信實、憐憫及大能。榮耀歸於神！第二天我放心的下山了。

有一年兩個唸牙科的兒子也參與了醫療宣教，與我們同行，每次都是滿懷不捨的離開。那些年間，我前後與我的妻子慕珊前往佤邦服事六次，每次都有新學員加入學習，也提升了他們的技術：從腳踏式的磨牙機，進展到使用發電機的幫助；而使用高速磨牙機器，也從手工去除牙結石，進而使用超音波洗牙機；現在可以從事補牙、根管治療、拔牙、洗牙。當時有一批年輕人從中緬邊界移民來到安邦醫院，正好讓我教導他們牙科工作，他們認真學習得很有成效，目前都還在佤邦禾場上。林雪卿宣教士在佤邦多年，經歷了傳福音的艱難，後來就帶張建中、李光華（第一批學生），一起進入村寨傳福音，因著牙科的服務，百姓的心房打開，給了傳福音很大的助力。如今光華派駐農場，除了工作也繼續牙醫服務，這實在是神自己成就的工作。

光陰似箭，轉眼十多年了，這幾年有機會接待宣教士魏愛梅時，頻頻接獲佳訊。她常去佤邦醫院探望他們，去堅固他們的信心，雖是辛苦，但靈裡非常喜樂，二十年不曾間斷，讓安邦醫院堅守傳福音使命。當年的學生目前都分配在四所醫院，萬宏本院兩位牙醫師，特別是王勝，當年學習並不突出，中文的溝通能力不足，但神的揀選智慧，超乎我們預期，如今已成為醫院的牙醫和院牧助理。其他的學生也都分配在不同的醫院，如孟干分院、回窩分院、214 醫院及部隊裡。有一位回到中緬邊界上，開設牙科診所行醫，在崗位上藉著當年所接受並持守的信仰，除了治療牙疾，還每每向就醫的百姓傳福音，用禱告



學生實作

安撫病患的疼痛及恐懼。看見學生發揮所學致力服務百姓，甚至在醫療工作上見證神，靈裡真是感到滿足喜樂。是神的愛，給了我機會去從事訓練牙科的工作。

當年的學生還能訓練出第二代的牙醫生，傳承安邦醫院醫療傳道的使命！很高興知道因著醫療宣教，百姓改善了他們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品質，看見神賜福使他們痊癒，我也真正體認到傳福音使人得到救恩的甘甜。

那年秋天，泰緬興邦

李慧敏（魚池禮拜堂）

2021/01

記得那年秋天，石牌禮拜堂四位美麗的姐妹組成一個福音隊出發前往泰緬，這四位都是醫護專業，其中趙婷是醫生，黃珮玲與周智娟為護理專業，邵潔則是藥學碩士畢業後做專業研究將近十年，之後才被呼召做傳道人。那一年，我與邵潔共同尋求往台灣的偏鄉地區拓荒宣教，這個福音隊是邵潔個人在尋求過程中的前奏，我則是這次福音行動的代禱者，所以在二十七年以後，還能夠清楚記得這個團隊裡每一個人，因為曾經在後方天天為她們禱告，學習去經歷「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那樣的年代，電腦尚不普及，沒有手機，沒有 LINE 或者推特等任何方便的聯絡管道，只能憑著電話；但是在那樣的年代裡，我們一點也不缺少彼此代禱、互相扶持的力量。經過這麼多年，某一天無意中在箱子裡找出一些陳舊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笑容燦爛，但其中的邵潔已經安息在天家；人的生命十分有限，然而神的愛與福音的傳承不會停止，更不會消失。

邵潔非常尊崇王季雄與王敏雯宣教士夫婦，以他們在泰緬的事奉為榜樣；我們這一代前前後後的校園團契學生們或教會青年人們，沒

有人不曾聽說過這對宣教士夫婦的傳奇故事；能夠親臨那地，親炙他們的言行身教，總是令無法前往的大為羨慕。無論短宣或者長宣，至終我們要一起來注目、頌讚神自己！感謝神，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這次遇見王季雄宣教士夫婦，談及他們宣教的故事，我何等有幸曾經有過這麼一小段的參與；僅就著稀薄的印象撿拾一些記憶中的寶貝，這些照片已經有點模糊，然而在參與宣教士在當地向人們分享神的愛，那股溫暖熾烈的熱情似乎絲毫不變。

- 邵潔說她們進入山區時遇到大雨，山路泥濘難行，她雙腳發軟無力，後來是當地兩位弟兄攙扶著她往前走，終於上了山，這令她感到很不好意思。
- 這個福音隊好像不只有她們四位，還有其他肢體，但我不認識。
- 她們在山上的服事有很多項：有醫療問診，有跟小朋友們講故事，甚至也有歌舞表演，十分豐富精采。
- 邵潔說天天的飯食都是竹筍辣椒配飯，最後兩天殺豬了才有肉吃。
- 生活很克難，但是在這個地方，若逢天晴，夜晚可以看到滿天星，是城市裡不容易看到的。每天晚上會聽到一種奇特的聲音「都給」，第一次聽見嚇一大跳，後來知道這是一種爬蟲，類蜥蜴；邵潔到最後一天才看到牠的廬山真面目。她說「都給」也是會疲倦的，會越叫越慢，從「都給、都給……」漸漸變成「都～給～，都～給～」，到最後變成「都～～給～～」，就知道該睡覺了，都給要就寢安眠了。

- 這四位姐妹因著福音隊而凝聚起一種同甘苦共患難的革命情感，多年難忘。

1994年的秋天，曾經有一支美麗的队伍進入泰緬，留下佳美的腳蹤。那年從泰緬回台灣以後，邵潔更加堅定要往台灣鄉村之地拓荒宣教，我也同感一靈結伴前行，於是我們到了魚池，迄今。

需要幫助的地方

卓允中

1996/3 ——

今年2月11日一大早，我以緊張的心情，和爸爸一起坐飛機飛往泰國的清萊。以後到邊境走過了一大段的竹林，才到佤邦。

到了佤邦，我看到他們住的房子，牆壁是用一片片的竹子架成的，屋頂則鋪滿厚厚的茅草。因為房子的牆是竹子做的，晚上的時候風吹進來很冷。他們穿的衣服雖然不是很漂亮，但是都很整齊。學生們除了禮拜六和禮拜日不用讀書以外，其他時間都需要讀書。那裡的人要一個月才能吃一次肉，我們比他們好多了，想要吃肉就有肉吃。因為糧食缺乏，人要吃飽都有問題，怎麼養動物呢？他們用河水洗澡，也用竹子從瀑布接水到洗澡的地方洗澡。雖然我沒洗過，但是我知道一定很冷。

一個禮拜終於過去，我也該回台灣了。我和他們依依不捨的告別之後，和瑞慧阿姨再一次越過那片竹林回到清萊，最後我們坐上飛機回台灣。

經過這一次旅行，我希望我也能幫助一些貧苦地方的人。我想送些衣服、食物給他們，反正助人為快樂之本嘛！不過媽媽告訴我，幫助他們最好的方法是：努力讀書，好好做人，將來才能幫助他們有能

力自己供應自己，這樣他們才能永遠不會缺乏。

（本文作者是卓德松醫師的兒子，現年九歲，於 1996 年 2 月 11 日隨父親到佉邦作醫療短宣，2 月 20 日先提早回來）

惟有福音

施仁誠

1994/2 ——

我第一次來到佉邦興邦學校，才知道這裡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因著戰爭被迫從北佉到此地的。從交談之中更了解，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任何想法，只因他們都是屬於軍隊的一份子，他們是被送來興邦學校接受教育，將來還需要服務佉邦。在這些幼小的學生心中，背負著沉重的擔子、歷史的責任，惟有福音能夠釋放他們，為他們的生命帶來生存的盼望。



施仁誠（中）騎在牛背上

胡路得

想到 1996 年第一次與屏東基督教醫院的短宣隊同工們，經過翻山越嶺、許多的顛簸，終於到了佻邦，雖然已經過了二十幾年，好像發生在昨天一樣。這個地無三里平，到處都是刀耕火種的地方，我們到了安邦醫院，當看到這裡的學生們，在各樣物資、師資上的缺乏，也看到來自各方的老師、同工們，大家都無私、樂意奉獻上自己的時間、金錢、智慧給這裡時，便激發起我的熱心，想盡量將所會的專業知識都教給他們，也希望能為他們盡一點心力，就像上帝無求回報的愛我們一樣。

河邊洗澡

大約午後，要去洗澡可是難題了，由學生引導我們，學用沙龍裹著到河邊去洗澡，這可是我生平的第一次體驗了。上游有牛洗澡，下游我們洗黃泥水，還有螞蝗，還好有學生在旁邊幫忙如何避開。為了這些孩子們的需要，雖然在這些適應上需要調適，但是對我這個受過嚴格生活訓練的護理專業人員來說也是不容易的，而這些不容易，卻在我心裡讓我終身難忘，也體會到這裡人們的生活不易，我們的生活是何等幸福啊！

信仰的生命

因著佻邦的短宣，到那裡後才看到許多的需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也看到宣教士們的擺上，更激勵我須努力的裝備自己，為主做工要趁著年輕趕快去做。第一次經歷到為病人的生命垂危跪在地上禱告，我竟會為病人痛哭流涕，藉著禱告神醫治他，這是非常珍貴的經歷。也看到宣教士們不辭勞苦，放棄汽車、洋房、產業及城市中舒適安逸的生活，為了這些孩子們的需要來到這裡，獻上所有的時間、金錢、智慧，讓我真實的體會到了「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這是宣教士的榜樣。也看到神在這地所行的許多神蹟、奇事，耶穌真愛佻邦的人們。

難忘的經驗

無電的開刀房，沒有生命的新生兒……難忘的經驗實在太多，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母親歷經千辛萬苦，病房中在無電的情況下，用我的新手電筒代替開刀房的探照燈，折騰了一天一夜，好不容易生下了一個白白胖胖的新生兒，但是孩子卻沒有呼吸，我們找不到任何原因，無法解釋為什麼他無法存活，大家都很難過，但是我們相信生命氣息是上帝賜給的，這是我親身的經歷。

另一件令我感動的是，看到一位有信心的母親，孩子因為瘧疾而出血不止，連泥土地都吸不了，孩子的母親卻說：「相信主會救他！」這是何等大的信心！正是這樣的信心，神以奇蹟的方式拯救了這孩子。當時我及醫生完全束手無策，只能為孩子跪地流淚祈禱。此時聽聞剛從哥斯大黎加才到達山上的王媽媽精通中醫針灸，王季雄老師派人傳

了一封信來，我們便按照王媽媽信上說的做，沒想到用盡了醫院所有的藥物都止不住的血，卻僅用幾根縫衣線在病患手指上繞幾圈就止住了，我們親身經歷了神的奇妙大能、及時的救援，神是愛祂的孩子的。

更讓我無法忘懷的，是看到一位經醫生評估無生命跡象，要大夥們準備埋葬他的竹片，臥床許久全身癱瘓的孩子，卻能夠奇蹟般的由癱瘓變成後來的他，能拿著大桶大桶的水去澆菜，並且一直告訴我以後他要結婚生子。這個孩子名叫艾孟，在荒山野嶺沒有任何復健器材的環境中，要利用各種方式，就地取材的來幫助這孩子，訓練他的手腳四肢，幫助他恢復功能。這個孩子努力的要訓練自己開罐子，從想吃肉鬆到能夠做旋轉動作，到用兩塊石頭當作重量訓練腿部、腳部功能，到可以用拐杖出房門，直到能完全自己行走、做農事。這個孩子努力復建直到恢復健康，每年過去看到孩子們的成長時，真是非常欣慰。

在物資缺乏的地方，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生命的價值也變成微不足道，看著大風大雨中的孩子，若是要下山就醫，可能要花許多的路費，看著許多腦膜炎的孩子、肺結核的病人，他們需要被隔離在河的那一邊……還有，在前線被地雷炸傷的病人，需要把粉碎的骨頭剪掉，可是卻沒有麻藥，難以想像，在這樣疼痛的狀態之下要進行手術，這是在城市裡永遠不可能發生的事。

還有更神奇的事情，有一位小兵的腦袋在太陽穴附近被子彈穿透到腦的另外一邊出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任何藥物可以救的，他們只好把病患放在病房的走道中間，躺在擔架上，每天天亮後就用擔架把他

抬出去，放在病房門口的廣場上，從很冷約只有 6 度左右的溫度，到近中午約三十幾度的溫度，這孩子幾天之後居然會說話了，且要求抽香菸，真是太神奇了，這是神蹟啊！上帝真是愛他們啊！

在教學上課的時候，講一段課程的內容要透過兩三種語言翻譯後，才能講下一句話，所以很容易忘記下一句要講什麼。這些外來的老師們想要去教導孩子們，不管我們的心理學或者我所學的精神科護理都不容易。五年間我去過山上五次，在那裡我只看到過一位精神科的病人，病人來醫院的時候卻是被荷槍實彈的鄰居們押到醫院來的，他們認為這個人是鬼怪附身，所以要用刀兵才能保護大家，免受病人的傷害，這樣的情形在我們的環境中也是無法想像的。

在這裡經歷了太多的第一次，看到孩子們的單純，在艱難的環境中，他們要就地取材做燃料，男女孩子們無論冬夏，每週一次需翻山越嶺，去砍柴，搬運回來做燃料，每一塊不算大的木頭，我們都扛不起來。看著孩子們一個季節都只吃冬瓜湯一道菜，所謂的冬瓜湯，就是一個大小如臉盆的鍋，裡面是幾片冬瓜，學生會去跟老師要剩下的白飯來拌鹽充飢，一天只吃兩頓飯。天氣很冷時，晚上回家或值班時，抱著那唯一的一條毛毯，烤火取暖，白天有時會熱到 35、36 度，這裡真是一年四季在一天。

因為每年我只有三十天的假期，從我四十歲到四十五歲間，神為我開了這福音的門，讓我有機會能夠去向那地的人們傳福音，一年年看著他們的進步，從我們點著蠟燭上課看書，後來有油燈，再看到他們有發電機點燈，能看錄影帶，這個時候孩子們的心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王季雄老師提醒我們說到有關靈魂的得救，他提到「我們要趁

著文明沒有進入前，先把福音傳給他們，不然以後就困難了。」看到他們起初每人就只有一套衣服，孩子脫下衣服到河裡洗澡，把衣服晾在石頭上乾了又再穿上，所以老師們上山時所帶的衣物，下山時大多留下給他們了。

一條圍巾

佉邦的溫度一年四季在一天，我準備的衣物沒想到是不夠的，因為乾燥時，不覺得很冷，可是真的很冷，我整個背一直痛的時候，連個熱水袋都沒有的地方，大家想盡了方法，用玻璃瓶裝熱水給我熱敷。但是不能改善，直到有一天到興邦學校去時，王師母說她那有一條宣教士給她的大披肩，讓我披披看，沒想到卻是我的良方，立刻止住了我的背痛，直到我下山才把披肩還給師母。在這樣子彼此相愛的大家庭中，看到王老師及師母對學生的付出，對於我們這些短宣隊的老師們的照顧，真是終身難忘。主的愛在他們身上真實的活出來，使我們學習了真正的彼此相愛、與捨己的生命榜樣。

回想這段生命歷程是最寶貴的回憶，也看到神愛世人、愛那地的每一個靈魂，希望人人得救，祝福那地！

半個地球外的服事與成長

姚鼎

緣起

1992年，宣教士王季雄夫婦到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分享泰緬邊境佉族的事工，當時在大學一年級的黃玉瑋姐妹（瑋瑋）就向我表示心中有感動去做短宣老師服事他們，這是我們教會參與佉邦事工的開始。到了1993年初，我問黃姐妹是否心中仍有感動，確定神在她心中的感動帶領以後，我們就向教會同工與眾弟兄姐妹提出，開始作讓黃姐妹前往參與短宣的準備。

瑋瑋決定停學一學期，年底前她打預防針，申請簽證，我們籌集經費。因為是一個遠方而且比較危險的地區，我向她父母表示，我會代表教會與她一同前往，心想也藉此實地了解、拍攝、作記錄，回來向教會報告與推動後續的參與。黃姐妹還是學生，沒有經濟能力，教會執事會通過支持她所有費用的一半，另向佉邦基金（王季雄籌募）申請一半費用，至於我這個「保鏢」，教會也很暖心的給我一張五百美元的支票。1993年12月，我們就帶著眾人的支持與禱告踏上旅程。

前往

帶著大家捐贈的許多衣物、文具，從美國東岸飛到西岸，再飛到

泰國曼谷，過海關，再轉機飛到清萊機場，大概花了三十多個小時。出了機場，等到所有旅客與接機的人群全都散了，只剩我跟瑋瑋兩個人，沒看到來接我們的人，跟機場的人語言又不通。在一片沉寂的機場裡，看到門口有一位穿綠軍服的軍官，他居然懂英文，告訴我們怎樣用機場的電話。我用行前購買的國際電話服務，居然成功的打回了美國，拿到了泰北伯特利神學院的電話。打去以後，他們騎機車到永泰村告訴宣教士王季雄老師，派了一輛車。在機場幾個小時以後，永泰村來的車出現了，我們的心才定了下來。據說這是一部用來載豬的車，我們兩人互為豬隊友，開心的進了永泰，終於見到了王老師與王師母。原來是以往去清萊接短宣隊都是下午到達的飛機，沒想到我們的班機是上午到達，一場小緊張。

戰爭

見了面第一件聽到的事，就是戰爭在前一個星期爆發了，緬甸政府出動了軍隊過了薩爾溫江攻打毒梟的軍隊。王老師在往緬甸邊界的路上說：「邊界封了，我們試試看能不能過。」到了邊界，幾位泰國軍人扛著槍，把我們的車前前後後打量了清楚，王老師跟他們談了一回兒，上了車，說「可以過！」。過了邊界，在顛簸的山路上，王老師說了一句：「現在緬甸那邊戰爭開始了，泰國軍隊全守在邊界上，兩個星期以後，姚鼎要下山回去，這邊界不知道過不過得了？」我才第一次意會到危險與不安，想到在美國的妻兒，心想我要是有什麼事，教會——神的家會照顧我的妻兒的。可能想太多了，但這可是我第一次跟戰爭這麼近，又在一個好像完全與世隔絕的地方。一過了邊界進

入佤邦，好像整個文明世界一下子消失斷絕了，邊界那邊的永泰村和緬甸這邊的荒山野嶺感覺完全是兩個世界。

學校

車子一進興邦學校，一大群可愛的孩子跑來幫忙拿行李，王師母對孩子們說：「你們看神多愛你們啊，從美國這麼遠的地方給你們找老師來！」我心裡突然覺察到，我們是神為祂所愛的地方、所愛的人，祂的行動計劃的一部分。因著瑋瑋的感動與行動，以及教會弟兄姐妹的感動與支持，我們能夠成行，都是神在個人心中運行，要成就祂的心意，為祂所愛的人、所愛的地方。雖然這是一個似乎被世界所遺忘的地方、世界不知道的人群，但神沒有忘記，神看見，神愛。

軍隊與村子

第二天王老師帶我們上了一個山頭，到了一個軍事陣地，在那裡過了一夜，次日他們在這裡有一個聚會。清晨起來，美麗的山巒映入眼簾，只見附近的幾個山頭都是光禿禿的軍事陣地，有些是這方的，有些是敵方的，這裡就是戰場前線了。據說前一年有個短宣隊到這裡辦佈道晚會，黑夜裡打亮了氣燈，就遭到敵軍的炮擊。清晨部隊集合，有唱歌，有禱告，有講道，還有幾位別族的青年帶了吉他來獻唱詩歌，看到每個軍人合著雙手祈禱，真切體會到在這戰爭荒野中有著從天上來的美好片刻和對上帝的依靠與敬畏。我們也去了幾個村子，參加了幾次村子教會的聚會。村子裡的教會都是村民用竹子牆與茅草屋頂蓋的，跟村民的住屋是一樣材料與方法。村子每幾年會遷移，這種教堂

容易蓋又使用當地材料，最適合他們的生活方式，不需要依賴外來的資源。福音使用本地語言（有佉族話、拉胡話），教堂也用本地材料。我們的聚會因為講一句要翻三個語言，講道比較短，翻譯時間比較長！

出發前我花錢買了一支當時很貴的八釐米卡帶式攝影機，加上相機，有機會我就盡量拍攝學校、村子的情形，希望能回去鼓勵更多人到這裡來。

病了

最後兩天，我準備離開，瑋瑋病倒了。看她發燒躺著，而護送她來的我必須走了。她剛剛才來，一切還陌生，但我不能看著她健康快樂的揮手告別，只能把她交託給天父。她後來說，當時她心裡想「姚哥你好狠啊，就這樣把我丟下來！」我走了以後，瑋瑋恢復健康，快樂的在興邦學校服事了兩個多月。往後的七年，她與亞特蘭大的青年們陸續再回到這個神所愛、神召喚的一小片土地，事奉我們最小的弟兄姐妹，在事奉中成長、茁壯。看到需要與事奉的機會，神呼喚我們走上去，就算只是一小段時間，一個極小的環節，我們是走在神的計劃中，祂掌握全局，祂帶領每一個祂所召喚的孩子，祂有極美的旨意要成就。

半個地球外

回到美國，在教會中、各個團契與小組裡，我們介紹、分享，神也繼續呼召，在 1993 到 1997 年戰爭的幾年中，加上戰爭後移民開荒的幾年，這個遠在半個地球外的地方，成為全教會所關注、禱告、奉

獻與支持的焦點。我的一位好友阮卓男弟兄問我有什麼需要，我跟他說需要青年們的旅費，他叫我寫一篇英文版的佉邦介紹，找了他的老闆，老闆說：「你出多少，公司就出多少！」我們一下子有了兩萬美元的經費。我們的青年用他們的暑假，甚至停學半年，去到那個神所愛、神召喚的地方，事奉、成長。每一個參與前往的隊員，需要去至少兩個月，需要打防疫針，他們自己與他們的父母都需要簽署同意書。牧師的二女兒凱萍、小女兒凱婷都去了。凱萍在興邦有一年頭部受了槍傷，經歷神奇妙的帶領，屏東基督教醫院的劉章田醫師正好那天到達，給她立即做了最細微的手術。我們在遠方，把我們的兒女交付神全能的手，為他們祝福，我們學習信靠，也因此能參與。

亞特蘭大教會參與佉邦事工從 1993 年底到 2000 年。宣教的機會有開門，也有關門。宣教平台有的我們能做能參與，有的不能。當神賜下機會，神開門，我們能做，就不要猶豫，不要等，明年如何我們並不曉得，連明天如何我們都不曉得。願我們聆聽、行動、依靠、勇敢。



姚鼎（二排左一）
與興邦學校的同工

俞黃碧茹（俞媽）

2021年2月9日，藉著農曆春節來到花蓮，一方面想給自己一段安靜親近神的時間，同時答應王哥寫1993年佻邦之行回憶。剛開始想要寫佻邦回憶，坐在電腦面前眼淚莫名其妙就掉下來，不知道為什麼，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就起來做別的事，幾天都是如此。有一天手機LINE上，看到王哥王姐（王季雄王敏雯佻邦宣教士）每天親切關愛的祝福，突然明白了，佻邦之行認識這一對宣教士，他們的單純、真實、愛神、愛人，患難危險中，持守在主的同在裡不動搖，這種精神、這樣的生命一直在感動影響著我，我竟渾然不覺，頓時想到哥林多前書11章1節：「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神讓你能走得動……」

佻邦之行的起因，是1992年王季雄王敏雯宣教士來到我和我先生聚會的美國惠提爾教會，惠提爾教會是支持「佻宣」教會之一，每週禱告聚會一定為佻邦宣教士提名代禱，對季雄敏雯夫妻的名字非常熟悉，也知道他們從開拓十年的泰北永泰去到更深的泰緬邊境（緬甸）的佻邦，但是這次卻是第一次見到宣教士本人，沒想到宣教士這麼年輕，帶著清純的笑容，親切主動和我們打招呼，這和我讀的很多宣教



俞黃碧茹夫婦（左一二）與丁玉花
攝於永泰禮拜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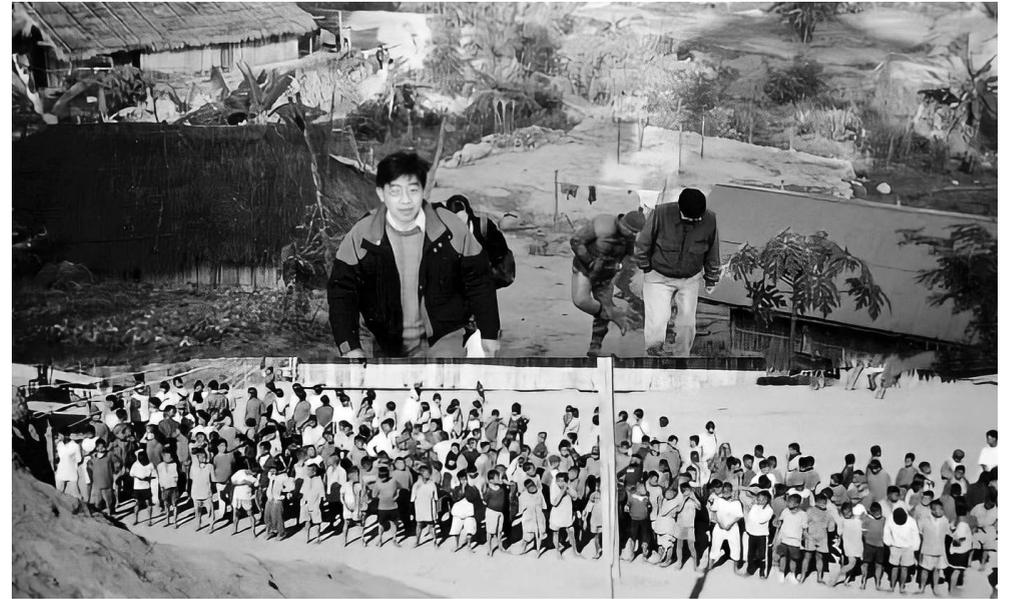
士的傳記好像不一樣。兒子們稱呼他們王哥王姐，他們那時大概四十歲左右，我先生六十六歲，他們稱呼我們俞伯俞媽，王哥和俞伯聊得投機，兩個人都喜歡打乒乓球，於是相約到我家打乒乓球，打打聊聊談到他們哪天要回去佻邦。王哥說：「俞伯，什麼時候到佻邦來看看我們？」俞伯說：「如果神讓我老了還走得動，我就去。」我知道說這話表明他不想去，我心裡覺得應該實說，已經不小了還要多老！然而，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思想。

第二年，1993年3月，我先生心臟病發作，開刀做四條血管繞道手術，手術出來後發現繼續流血，第二次開刀才得完成，幾個月的恢復期，按照醫生的要求，我每天陪他走多路。感謝主，連醫生都稱讚他恢復很快，我就提醒他，別忘了「神讓你能走得動去佻邦」的話要實現，他立刻同意。丁玉花姐妹一聽我們要去佻邦，她立刻也表示要一起去。於是詢問教會蘇姐（蘇桂魄姐妹）如何去，才知道要打幾種預防針，同時得到消息12月有一組Torrance靈糧堂的短宣隊要去佻邦，我們三個都沒有宣教經驗，也不知道短宣去要做什麼，反正去就對了，就和他們一起去了。

精彩佻邦行

佻邦之行經過真的不簡單，我們三人於 1993/12/22 -1:20PM，LA 飛台北，7:50PM 到，夜宿國境旅館。1993/12/23- 9:00AM，台北飛香港，10:30AM 到。11:45AM 香港飛曼谷，3:30PM 曼谷轉泰國班機飛清萊，到達清萊 4:55PM，王季雄宣教士帶陳元泰開兩輛小卡車來接我們（短宣隊一共 16 人），每人兩件大行李，裝的是有人奉獻的學生運動服，行李裝上車就已經滿了，年紀大的坐前面，我們這一車年紀大的俞伯、和我坐在前面司機旁邊，其他人就坐在行李上面，不知道開了多少時間，中間停下來吃個飯，再上車一路往山上開，兩旁看不到有房子，到達山上的永泰禮拜堂已經很晚了，心想總算到了。王哥說在這裡睡一晚，明天要很早起來，晨禱完了就要上山，護照放在身上隨時備用，有人問你們來做什麼，就說王老師邀我們來的。原來這裡的山還不夠高，而且還要出關；精彩的還在後頭呢。

第二天 24 日天還沒亮，就在禮拜堂唱詩晨禱，晨禱結束之後就出發。這回車子開上去和昨天的路完全不一樣，昨天那一段路是泰國政府才修好的，今天則是黃土路，雨季過後路面坑坑洞洞路又陡，車子要有相當的速度才不會被卡住，車子是跳著上了坡，又跳著下坡，就這樣跳上跳下，好像坐雲霄飛車，而且路的兩邊，這邊是山、另一邊是懸崖，大約兩個多小時的車程，感謝主，我們心裡都有平安。中間經過兩個關卡，跟機場過關不一樣，這裡是軍人武裝部隊守關，背著槍站在路邊看著，車子必須停下來。我們都不敢出聲，王老師已經關照過，他們只是檢查行李及核對人數，第一關是出泰國，第二關進緬甸，之後就是佻邦南部軍區。到達佻邦興邦學校下了車，坐在行李上



美國加州靈糧堂短宣隊

的弟兄姐妹們雖然用圍巾包頭，還是灰頭土臉的，趕緊換了衣服梳洗一下，與等著我們的學生老師們一起吃早餐。學校一天只有早晚兩餐，我們來晚了，他們一定很餓了。第一次在這樣的飯廳吃飯，飯後隨著王師母分配住處。第一次住在竹籬笆牆、茅草屋頂的房子，裡面可以看到外面，裡面亮外面看得見裡面（這裡住的都一樣）。



實際體驗宣教士的生活，興邦學校位置好像一個山谷，站在入口才能看到斜坡下去一大片平地，入口下去最近最高的就是大飯廳，再下去左邊房子是宣教士王哥王姐住的地方，再下去有空地，後面一排



丁玉花（左一）

一排教師及學生宿舍，當時已有 400 名學生（後來學生達到 1,000 名），俞伯和我分配在最後面的 40 個女生住的宿舍，我覺得好奇怪，為什麼不讓老年人住近一點？為什麼女生要住在最後頭？從那邊

走到飯廳都是斜坡，要走五到十分鐘，原來是為了女學生的安全及便於管理，這個顧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個無法理解的疑問一直在我心中，只是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戰爭離學校這麼近，哪天打到學校來，打仗有槍有炮，他們赤手空拳拿什麼來保護學生？

短宣隊友安排定了，接下來的第一個挑戰，是在七天六夜短宣隊要教孩子做什麼，俞伯很會說故事，他決定每天晨更對大女生講聖經的故事，白天學生們有學習和做工，到了傍晚時間輪到我。我真的很緊張，就和她們講我得救的見證，沒想到講完了問她們要不要耶穌，結果她們統統都舉手，可真把我嚇一大跳，又好感動！想到在美國要一個人信主多不容易。可是接下來我不知道怎麼辦了，和玉花姐妹商量，聽說 29 日短宣隊要離開，28 日晚上有晚會，學生都要上台表演這一星期短宣老師所教的，就決定教她們唱詩歌了。

另外一個挑戰，是面對環境設備及寒冷氣候的問題，高山上到了深夜非常的冷，住在通風良好的屋子裡，和外面沒有差多少，穿著毛呢褲子、厚夾克蓋睡袋，臉上還得蓋著毛衣，最辛苦的是半夜起來走到外面上洗手間。有一次當我去完洗手間，抬起頭來看，突然發現天

空好近，四圍清新脫俗，神的同在和平安在這裡，好美好舒服，一點不覺得冷了。我懂了，這裡有平安是因為神同在，我想王哥不喜歡住在美國，可能太世俗繁華腐化了，我敬佩他們，我羨慕渴想神的院宇，我願意放下世俗與主同行。第二天我問俞伯說：「我們來住這裡好嗎？你可以幫忙教課。」他很會教課唱詩的，俞伯說他年紀大了住在這裡不方便，讓年輕人來吧。我聽了很失望，我認為沒有他，我就沒有條件來這裡，因為我什麼都不會，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也不會教課，來只是給王哥王姐增加麻煩。還有一個特殊經歷，我們走很多山路，去探訪那裡的少數民族。很神奇，走那麼多路竟然第二天腳沒有腫、也不覺得累，也學習和短宣隊配搭表演。回程在永泰又住一晚，有家庭小組見證分享聚會。

佉邦的祝福

二十七年過去了，我以為船過水無痕，「佉邦短宣」只是一次了解宣教士在佉邦的事工，經歷一下宣教的滋味，沒有想到它成為我一生的追求、改變！我不知道當時心裡的自卑傷痛長久埋在心裡；我不知道之前王哥讓我寫一點佉宣感想，我說好，可是心裡就是不想寫，這次王哥又提，我決定要寫，淚水一次又一次洗去我裡面的傷痕，在感恩中寫寫停停。我慢慢的明白了，服事神不在於人有什麼條件，而是順服神的旨意，體貼神的心意，能力是從神而來。摩西說自己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豈不是我耶和華嗎？」（出埃及記 4:10, 11）

我想到神為什麼使用摩西，摩西用自己的能力幫助以色列人的時

候，他完全與神的選民認同，沒有考慮埃及給他的榮耀尊貴的身分，他愛以色列人，當他謙卑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的時候，神使用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為奴之地，在以色列人中榮耀祂的名，因為能力權柄都是神的，沒有神同在摩西什麼也做不了。這世界給王哥王姐的是豐衣足食，但他們不以此為念，單單以基督的心為心，以未得之民為念，神使用他們進入窮困潦倒的永泰村，在永泰村民中和教會建立橋樑，在永泰十年遇到多少困難危險，他們沒有逃，沒有放棄，而神出手化險為夷，教會參與協助，永泰村民生命生活都進入更好更豐盛裡，在村民和世人中榮耀主聖名，人們看見他們的謙卑、真誠、信實，贏得了佉邦南部地區領導的信任，而得以進入佉邦敏感的地方，是他們內心裡的負擔，想要去服事的地方，更貧窮更困難、沒水沒電沒有福音的地方，進入更加不容易的危險環境中服事，也讓教會看見佉邦的需要，帶來今日更多的人關心佉邦，成為佉邦的祝福。

感謝主，讓我能夠認識王季雄、王敏雯這對宣教士，他們與我亦師亦友，雖然不常見面，卻是常掛念，我滿八十，王哥過了七十二、王姐也快七十了，求主加添力量，讓在主裡的生命可以繼續榮耀主名。

俞黃碧茹抱山區孩子



是因神的愛

夏惠珍

1994/2 ——

第三次來興邦學校，發現孩子們愈來愈皮了，秩序常常失控。但他們的笑容依舊燦爛，大孩子清亮的眼神，依然令人著迷。

以為福音隊的來來往往，對他們而言早已習以為常。再來一次，才知過去所做的，已在他們心中留下點點滴滴。但願他們真能明白「我們愛，是因神的愛」，他們也能透過我們明白神的愛。



林南、康華短宣隊

許玉華

1994/2 ——

來到興邦學校，使我想起台灣四十年前物質生活的缺乏，但人心卻是單純的。現在台灣物質生活豐富了，人的心靈仍然貧乏，物質不能使人心靈豐富。佉邦所需要的是耶穌基督的福音，這是福音隊的任務，而不是以為自己要幫助佉邦更文明一點。

我喜歡這裡的小孩，和他們一起玩非常快樂，如何將福音帶給他們呢？真誠愛他們，和他們打成一片，讓他們在你身上看到耶穌，而不是一個「救濟者」。

梁廣庫

2021/01

大概是 1993 年吧，我帶著永恆牙醫服務團的幾位醫護人員去到了佉邦南部軍區的興邦學校「訪宣」。王季雄弟兄到泰國北部的清萊機場來接我們，但從機場到興邦學校，那是一段從文明到原始生態環境的路程。

模糊中還記得那個場景，四面透風的大餐廳，大概有四、五百名師生一起用餐，我也在其中，長長的餐桌上放著一菜一湯，學生們的餐桌上還放著鹽巴與辣椒，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這景象使我跌落在童年的回憶裡。我的童年是在兒童院裡度過的，多年簡單、缺少營養的食物，是我現在體型矮小的主要原因。

我私下與王哥商量，每天或至少兩天能給全校學生們一顆雞蛋來增加他們營養，費用由我來出，王哥答應了，並告訴我大概預算是多少，那也是在我能力範圍內的。返台後收到王哥的來信，他計劃是要養蛋雞，不是買雞蛋，因不可能每隔兩天下山去買雞蛋。就這樣興邦學校開始養蛋雞，使學生每隔兩天能吃到一顆雞蛋成為事實。

但好景不長，不到一年，因邊境關卡封鎖，蛋雞飼料無法運上山而作罷，但聽王哥說，下蛋雞後來殺了，全校進補！

【後記】

聽王哥說，後來學校用預支伙食費的方式，從離校很遠的緬甸買了很多便宜的牛來養，以後學校有不合適讀書的學生，真的有放牛班了。

余福昌（左一）帶領學校弟們建蛋雞舍



需要有人陪他們走一段

陳詠坤

1994/3 ——

去年參加佻邦福音隊，看到興邦學校的需要。回台灣以後，就不時在想，究竟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什麼？今年再回到興邦學校，看到一年不見的孩子，心裡很高興。看到他們衣服穿得較多了，住得比去年好多了，學校的環境也不斷地在改善。不過卻也發現孩子們比去年調皮多了，可能是一年多來到此地的福音隊很多，所以光是節目本身，似乎較不能吸引他們（特別是大孩子）。

這次比上次更有機會和一些大孩子聊，發現目前正是他們成長的一個瓶頸。外頭來的資訊愈多，他們似乎也愈迷惘，很羨慕外頭來的一切。我心中對他們的負擔就油然而起，比去年更深。

去年來時，不敢跟孩子講任何自己想再來的話。其實我心中很想再來，但因為怕實現不了而傷了孩子們的心。這次卻忍不住跟孩子說：「老師還會再來，而且是三個月……。」我心中有個感動，這些孩子需要有人陪他們走一段成長的路，不是短短的幾天而已。我和玲安禱告，求主開路，盼明年 1 至 3 月能來，也求主興起更多的人能來。

彭瑞卿（中華晨光全人關懷協會 / 海內外護理宣教關懷牧師）

宣教士王季雄邀稿，想出佻邦回憶錄，我也藉此機會整理那走過的曾經。

1993年有感於該是踏出宣教事奉時，在加州惠提爾教會遇見在佻邦傳福音的王季雄與敏雯宣教士夫婦，他們倆因著愛付出行動與代價，放下優渥的環境，甚至因辛勞與較差的環境犧牲了腹中的胎兒，奉獻一生最精華的歲月在宣教工場，這美好的見證令人動容。我向王哥表達想尋求長期宣教的工場，他要我預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同赴北佻返鄉隊；由於羨慕與他們一起同工就欣然答應，並到 Pasadena 健康中心接受傳染病的防治措施。同行的還有教會的何志勇傳道，及張永和姐妹，但他們不去北佻，我則飛抵泰北清萊後，經永泰探望黃鏗岳宣教士一家，又輾轉許多山路才抵達興邦學校。

聽說佻邦政府要百姓每家派一人出來當兵，因此有不少小孩被派出，季雄、敏雯宣教士夫婦得知後，很有遠見的答應協助興邦學校，使孩子們的生活和學習都在學校，之後因工作量大，而呼召願委身的基督徒投入同工。

初抵興邦學校

初抵興邦學校，很高興遇見在那宣教的學妹吳金蘭，她在學校醫療室照護染瘧疾的學生。當地物資缺乏，蛋是很寶貴的營養品，有人送我一顆水煮蛋，我就帶去探視，因有數位住院病童，每人只能分一小塊，不能擁有更多的蛋來安慰與分享，甚感遺憾。

宣教士們將生命奉獻給主，去愛興邦學校的孩子們，令人感佩。尤其季雄、敏雯宣教士，只見孩子們高興的跟前跟後，「大爹」、「大媽」的叫聲此起彼落，他們儼然成為孩子心中接納的家人。學校有一位才四歲多、名叫大基的小男孩，身高還沒有槍桿子高，就被派來當兵，在學校得著老師（宣教士）們的疼愛與教導，但他跟著大孩子們，飯後也要洗自己的餐具、自己洗澡、洗衣等，有規律的生活日常作息。一個處在幼兒期的孩子，怎能離開父母而來當兵呢？他在學校受到保護與接受教育，必定比留在軍中來得安定幸運多多。而興邦的孩子們受教育栽培，也肯定比留在貧困家鄉的孩子，更有發展的前途與蒙受祝福。

4月份校方要帶一批成績優異的同學，在老師陪同下返回遙遠的北佻家鄉。在返鄉隊出發前的傍晚，見到有女同學坐在屋簷下唱歌，望著遠方，擦拭眼角流下的淚水。或許學校因為學生多，能多傾聽抒發心事和安慰的輔導者（老師）少。我猜這女孩離鄉背井，心靈深處缺乏親人之愛，又逢同學將返鄉，而引起她思親、思鄉的靈性需求，以哀調的韻律，用靈歌方式唱出生活的現狀，藉此抒發內心壓抑的靈性困擾。因我次日要離開，時間有限，無法與學生互動、好好安慰她，只能代禱求主眷顧她。

北佻返鄉隊的思見聞

返鄉隊離開學校後由泰國 Mei-Sai 城市，過一座橋進入緬甸的大其力城，橋下的河水是泰緬邊界線，之後一路驅車往北到景棟，那是一個有西式建築的美麗大城，接著朝北佻卡佻山學生的家鄉方向邁進，路途中有很多路面未鋪，道路極顛簸。

文化的衝擊

出發時正逢緬甸的潑水節，從當地百姓潑水的行動中觀察到，一些年輕人具攻擊性的態度，令人生畏。某日坐車行經一官方的檢查關卡，我不幸被指定下車，檢查人員將我背後的衣領提起，把整桶水倒向我，以致我的衣褲全濕透，後來繼續趕路，再加上風吹使體感溫度下降，不久就出現感冒的症狀；更造成往後有段時間，我一見到水桶，內心就有不寒而顫的畏懼感。雖然當地人說這節日的潑水為「祝福」之意，殊不知其冠冕堂皇的背後事實，竟是造成外地人如噩夢般的經歷。

在北佻約近兩個月的時間，生活上有很多新的體驗：

飲食方面

山上貧瘠物資較缺乏，一天吃兩餐，很多的辣椒與鹽巴是居民最普遍預備的。攝取的食物以纖維質的蔬菜、竹筍等，碳水化合物的米、麵和土豆等為主食，蛋白質有蛋與雞肉、豬肉等，但份量較少，較特別的日子才有機會吃，因此居民普遍營養不足。途中經過或寄宿之處的主人是王季雄宣教士所認識的人，因此我們都受到款待，例如拿出

自製的酒請我們品嚐。在深山零散的寨子同學家，看來家徒四壁，他們卻熱情的獻出他們所擁有最好的醃菜等土產，如同「寡婦的二個小錢」般的，獻上他們所能給的，令人珍惜與感恩在心。一些不同層級、較大單位的款待，有殺雞或殺豬；遇到在外面用餐時，蒼蠅群飛來飛去停在食物上的場景，只能用手揮一揮，看大家都吃，也就跟著安靜領受。

在翻山越嶺的日子，每到一處盡可能將水煮開，預備好一大瓶供路途中安全飲用，豔陽下當自己省省的喝水時，見周圍的人有需求，就和他們分享，他們咕嚕咕嚕的大口喝下，以致後來量不足。曾路過遇見店家賣罐裝飲料，買了兩罐放在行李袋中備用，當時遇到一體貼的單位，派一批人員幫忙隊伍搬運一些較重的行李到下一個地點，我的行李亦在其中，但抵達後發現放置在上頭的兩罐飲料不翼而飛，這是小事一樁，一笑置之；當時覺得他們搬運重物行走長距離的山路，確實辛苦，按常理請他們喝是應當的，只是飲料這樣取走反映了品格上的瑕疵，與興邦學校的孩子們在近兩個月的互動，兩相對照，我著實肯定孩子們行出好品格的言行舉止。

住的方面

在山寨房子，可見木板縫隙下層養的雞鴨牛等。山區沿路罕有廁所浴室，野外就是「最原始的天然廁所」，我自行尋找適合遮掩的草木叢，常在不安中快速解決。遇到無浴室設備時，在外洗澡要學習使用「龍基」——這也是當地人日常穿著——將一塊布側邊縫合，打開呈圓筒狀但上下中空，以牙齒咬著上方固定，讓雙手可以洗頭洗澡。

剛開始技術不熟練，總是小心翼翼的，免得龍基滑落。夜裡我曾遇老鼠造訪，陷入焦慮難眠的情境；也常受到蚊蟲、跳蚤侵襲，身體手腳無倖存，單是頸部就有四十幾個紅疹，奇癢難耐。我小時候曾住過台灣鄉下，還以為自己較能適應山區生活呢！這些文化及生活環境差異所致的衝擊，不是單靠自己理性努力就能化解的，這是需要時間、通過融合來克服的挑戰，這教導我對人、對事和對環境，要以更謙卑的心來應對。

我們曾沿著薩爾溫江邊行進，看著滾滾水流，走過高山低谷，欣賞大自然，聽鳥聲，還不時有敏雯姐的伴行言談與鼓勵，這是很享受且令人感恩的體驗。有個星期天，在山區趕行程沒有舉行禮拜，我一路上與主對話，視覺停留在好多好美的參天古木、大自然的小花小草中，讚嘆神的創造，和心靈的感恩共鳴著，堆疊出一場很棒的野外崇拜。還記得行在曠野山寨間，每經過一個看似當地人祭拜鬼神所留的祭壇時，我內心就作一個獻身給主的禱告，單純如初生之犢不畏虎一般，在這屬於牠們勢力範圍的地盤中，一次又一次的在那裡向主耶穌作願一生事奉主的禱告，盼全職事奉主而認真的尋求前途。

多年來王哥與敏雯姐的美好見證，使我此行企圖能得理所當然留下，以護理宣教配搭服事的理由。一日王哥對我說：「你看這些草，當地人可都知道如何用來治病……。」這話使我反覆深思，向主說：「難道祢沒有帶領我來這裡事奉嗎？」在靈修與行進間繼續向主尋求，特別在 5 月 6、7 日兩天於深山低谷間（及 7 月 6 日在南加州），有主的呼召與使命，清楚得到同樣一個神學院的名字，回應我的尋求，這是此行感恩的收穫。

5 月 4 日早上 5 點 10 分就出發，走了快四個小時的山路，腳關節不太舒服時，有兩位高年級同學牽著兩匹馬趕上來讓我們騎，於是我得著騎馬的恩典，……中午過後感到頭疼，隨身背包有自備醫藥包，而測得有高燒，服用足夠劑量的止痛退燒藥後繼續前進，但症狀持續，感到無力騎在馬上，下了馬在路邊厲害的嘔吐與腹瀉，呼吸喘，疲憊的連靠著山壁坐下的體力也沒有，極渴求能有一張床躺下，但眼前只有潮濕的黃泥地，和叫自強（姓？印象有點模糊）的佉族男孩在旁陪伴，他意識到我的需要說：「彭老師，你等我一下」，就迅速跑到較高處摘了樹葉，鋪好在地讓我躺下喘息。我知道行程耽擱了，要在天黑前抵達目的地山寨，勢必得強拖著疲憊的身子趕路。約兩小時後我呼吸稍平順些才再上路，之後每分秒與每個腳步都靠禱告：「主啊，賜我力量抬高左腳，……再幫我抬高右腳……主啊幫助我，走好每一步路。」每走約十幾步路，就要喘息約十五分鐘，待恢復後又再上路，如此循環著前行。行進間面對困難的呼吸，牽連著舉步維艱的腳步，對身體的感受是如此之真實，教我的理智也無法忽視這痛楚。走著走著，只見前面的路一直延伸到高高的山嶺，橫逆在前頭等待我越過，似乎很艱難，但主保守我，使我不去看被仇敵放大的困難，而仰望主：「主啊，幫助我走好每一步路。」就這樣氣喘吁吁的我不覺已置身於這座山的山頂，獻上感恩：「主啊，謝謝祢，我又少走一座山了。」當日的目的地是山寨，每每眼目觸及遠方山腰有山寨時，心中就浮現（詩篇 18:1-2）的詩歌旋律：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我愛你！
你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盾牌，我的高臺。

耶和華我的力量啊，我愛你！我愛你！」

神透過詩歌呈現祂話語的力量，「主啊！祢是我的山寨！」以禱告的心唱著，身體雖疲憊，但心中有祂又真又活的同在，因神的話，信心當即生發出盼望，體驗到「……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 1:37）。每個步伐安靜堅忍的走著，速度雖緩慢，卻也走了好幾座山。由於我們停歇多次，腳程落後很多，王哥王姐與同工們已在山寨路口久候多時！終究在近傍晚時分，自強牽著一匹馬與我安全抵達。

當夜在山寨夜裡兩點多起床，強忍著劇烈的腹痛，在野外「天然廁所」中水瀉，月光皎潔，但我心頭卻懸著一絲的不安；多年在醫院加護病房護理工作的經驗，讓我知道自己的健康出現嚴重的問題，我認真服用自備的抗生素，沒鬧鐘也日夜徹醒的每六小時服用，禱告主期待下山後能盡快接受檢查與治療。離開緬甸當天，靈修的亮光是「神是應當稱頌的；他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他的慈愛離開我。」（詩篇 66:20）信靠主真實的與我同在，神的話語在我心中成為支撐的力量。

抵達泰國 Mei-Sai 時，季雄宣教士帶我們去伯特利聖道神學院，院長許尚武牧師與我問候握手時，忽然說：「你手怎麼這麼燙？你還好嗎？」我說：「在山上好像生病了。」他回應：「哦，若沒有治療好，不讓你離開！……」師母立即帶我去檢查，才驚訝的得知自己同時得了痢疾與瘧疾，我被留下……藥物治療影響了腦神經，以致我的雙眼黑眼球呈上吊，走路不穩。在許牧師與師母們的關懷中我接受療養，主帶我一步步度過難關，……並順利的回到加州，順服主的呼召接受

裝備後，投入全職事奉至今日。

謝主恩

回顧此行，是主的憐憫，讓我發病日有馬在，有體力時能用牠代步，加上有那位叫自強的佉族學生，牽著馬一路上伴行，成為我發病時的唯一見證者，也是幫助守護我的天使。在互動過程中，見證他處事為人反應著沉著機智，聰明、善良和體貼人，實踐出「在他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沿途我需反覆停歇、調整呼吸體力，使行程耽延很多，他沒有不耐煩或抱怨，耐心盡責的完成任務，流露出美好的品德。這經歷使我見證到，興邦學校除課程的教導外，還有生命的教導，長、短宣的宣教士們活出基督生命的服事，使他們的身教潛移默化在學生身上，顯出優質教育的成果。謝謝曾教導扶持過他的老師宣教士們，讓我這趟訪宣成為受惠者，讚美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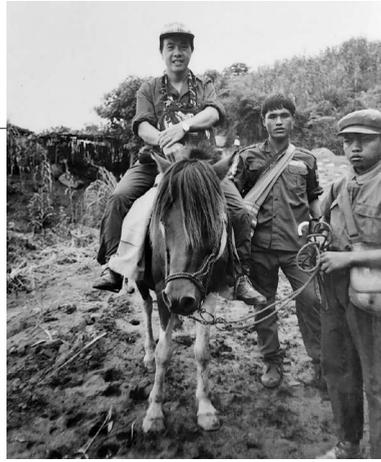
神使我參與這次佉邦返鄉隊，讓我更明白與感恩生命的主親自掌管保護一切。慶幸自己曾勇敢走一遭，得著後續事奉所需的耐心、毅力與寬容；經歷生命的雕塑才具承载力，方能持續行走在透過護理傳遞基督的宣教事奉。感謝神藉宣教士王哥季雄與敏雯姐夫婦在佉邦的事工，成為我生命的祝福，一切感恩與榮耀歸與神。



彭瑞卿（右一）與山區孩子

我去佻邦的日子

鄔金隆



2020/12

職業軍人任官十年退伍後，1994年初，南京東路禮拜堂與東區禮拜堂聯合短宣隊去佻邦 12 天。這是三十六年來，第二次搭機踏出國境；次年 8 月，華神暑期實習，我選擇去佻邦 62 天。王季雄宣教士成為我的實習監督人。

高中蒙恩得救，第二年在吳勇長老研經培靈會中，主呼召我要在華人中當牧師、做宣教士，並如耶利米的模式，成為列國的先知。蒙召次日靈修時，我不禁啞然失笑：主的呼召是否有誤！奇妙的主、偉大的神不誤事，如今六十三歲，三十七年來，祂已帶領我去過 36 個國家地區（如香港、澳門、佻邦屬地區），並在其中 32 個國家地區講過道、主領過聚會。午夜夢迴，我很少回憶到九度入境的歐陸國家，頻頻回顧的總是兩度造訪的佻邦。

多年來，跟人介紹既熟悉又陌生的佻邦和佻族人時，我總是如此講論：常人籠統稱那地方為「金三角」，更準確的說，那裡是柏楊筆下的「異域」，是國共內戰後被犧牲、被遺棄的一群人。有幸，踏著宣教士的腳步，我以短暫的生命服事他們，何等的恩典啊！

兩張放大加護貝的照片（其他的都不好找了！）是我特別珍愛的

記憶，就介紹騎馬的故事吧！那一年 62 天裡，興邦學校我只上兩天課，都在安邦醫院服事：教中文、帶查經、在病床安慰病人（都有翻譯跟著），也一共主持了四十六個人的追思禮拜（第一次看著打擺子逝去的人，他們要如往例，挖個坑，用草蓆裹著埋了，上頭插根樹枝寫上姓名，就了了！），眾人不認為需要追思禮拜，可，舉行一次之後，他們都希望有儀式再入葬。四十六人中，最多的是戰死的：子彈或炮彈致死的。因為那一年，緬甸政府軍與坤沙對上，找佻族人參與。

有一天，前線向安邦醫院緊急求援，因為腹瀉兵士特多，而且持續幾天，既找不出原因，也無藥可救。我自告奮勇送藥去，上面的長官也感動吧！讓我騎馬，由兩位陪伴（一位最好的翻譯、一位童子兵保護我倆）。因為是雨季，山上泥濘，應比蜀道難行，乾季日子到前線，約莫 3.5 個小時，那一天我們走了七個多小時，許多路段我也必須下馬漫步，因為泥漿太深了，負重的馬舉步維艱！

佻邦有我太多的回憶，他們生活艱辛，卻也歲月靜好的度日，莊嚴的活著。感謝主，王季雄宣教士夫妻的身先士卒，打好根基，無意間也成全了我，竟然可以服事。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寫於 1995/8

主的智慧與真光

7 月 16 日與蘇怡忠弟兄一同來佻邦，原本是到興邦學校配搭學習的，卻因著實際的需要，我們到安邦醫院來學習。這裡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帶領晨更，教他們（佻邦甄選出來學習醫學、護理及助護的學生）中文，以及在病房中對傷兵或一般病人做關懷工作，蘇弟兄還兼教英

文、詩歌及簡單的會話。

興邦學校和安邦醫院是兄弟之家，因為，不僅地緣上近在咫尺（步行三十分鐘），且都是台灣來的老師在當中鼎力協助，前者是以宣教士王季雄夫婦為代表，後者則以屏東基督教醫院的醫護人員為代表。一個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大計，一個是仁心仁術的醫療傳道工作。這兩個單位的設立，又加上局勢動盪，時代的變革，可以說現在正是佉邦的黃金時代——可以朝他們的理想與目標向前邁進的時代，事實上，理想與目標是摸索來的，是學習來的，或說是實驗來的；這不是一條容易走的道路，一不小心，就可能在放棄緬共之後（1989年4月17日脫離緬共，成立佉邦），走入另一個不可知的浩劫中；當然，也可能是坦蕩光明的遠景，我也如此為佉邦禱告。

因主的憐憫，使我這在台灣部隊待了十四年的榮民，見到了不曾見過的場面，真實體會到戰爭的無奈和殘忍，似乎有種無力感！深沉的無助！漫無邊際的山路，深陷人膝的泥濘，摻著槍炮聲，雖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的美景，卻無暇做王羲之的蘭亭雅事，我仍在沉思著映入眼簾的每一幕，久久不能揮去。

感謝主，屏基探訪隊帶來了醫護人員的服裝，也在當夜發給每一個學生，這是佉邦的第一套白色制服，象徵著佉邦的醫療事工將由此開始。我也看見，興邦學校也是佉邦民族復興的搖籃，他們的中興人才漸漸的孕育茁壯。更重要的是，我看見了：主耶穌能引導、拯救佉邦（當然我們得問，傳福音的人在哪裡？），戰爭、疾病、貧窮……不斷又何妨？因為陷阱雖深，神的智慧更深；黑夜雖暗，主的真光更亮！讚美神，主的恩典夠用。

更寬廣更深遠的眼光

廖學謙



廖學謙（中）

1994/2 ——

是危機也是機會

這是我第三次來到興邦學校，也是連續第二年在此地過春節。我不能用快樂來形容在此地的感受，因為有三年了，我未曾在家過年。但我仍要說，在此地過年實在是享受、是恩典，真是快樂！學校，十足的進步與改變了，孩子呢？也改變了。才一年的時間，可以變化那麼大，我實在驚訝。心中一則喜，一則憂。我覺得那是個關口，是危機也是機會。因為這群孩子，是佉邦第一批可以受較完整教育的孩子。但正因為是學校，又是大部分基督徒的老師在教，所以這群孩子可以說是在短時間，由過去傳統權威、軍事教育之下長大的孩子，變成以人為主、以愛為出發點的教育成果。他們找回了童心，頭腦也變得聰明了；但同時新的價值觀念和邏輯思想還沒有在他們心中建立起來。

因此我以為神已經開了一條路，這是機會。但若我們不去把握，這正是個危險的事業。若沒有更多的基督徒回應佉邦的福音事工，興邦學校的教育工作也許會曇花一現，到時上帝可能會向華人基督徒要這一筆債。回應吧！華人基督徒。

何等有價值的投資

在興邦最後一晚的惜別會上，大家哭成一團。當最後我在講話時，忽然間我發現台下一個個孩子的臉，正在安慰我。原來我從初一負笈他鄉，到如今已經二十四個年頭。那種離家的空虛、內心的吶喊，竟在這樣的時刻，在這群小孩的身上得到安慰、得到滿足。「施比受更為有福」，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我當場痛哭了，會後一位佉文老師——艾堆跑來找我，緊緊抱住了我。一種心靈的交通、兄弟的感動，在彼此的內心中相連。此時正是無言勝有言……後來我從他的交談中，了解他的身世及為何他要委身於佉邦的教育工作上。

一個長在那種環境中、六歲就被抓去當兵的小孩，因太小而沒真正上戰場。但在十來歲時，在他覺得生命沒有意義時，遇見了一位基督徒老師（宣教士）而改變了他的一生，改變了他對自己的看法。他終於回到他的家鄉，努力去傳神國的福音。在聽他的分享時，我心中大大的感恩，我為他感謝神，因為神差了那位宣教士幫助他。是啊！這是何等有價值的投資，我相信，當時那位宣教士一定不會知道艾堆老師會成為佉邦福音事工的一位先鋒，但神成就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用更寬廣更深遠的眼光來看佉邦福音事工。神給華人基督徒開了這門，你要不要回應呢？因著你的投入，會有更多的艾堆老師出來，加入耶和華神的軍隊。來吧！弟兄姐妹們，像馬利亞一樣，選擇那上好的。

捨不得這裡的一切

劉秋美

1994/2 ——

第二次來到興邦，兩次的感受截然不同。第一次充滿許多的刺激幻想，第二次則是帶著思念的心而來。看到興邦的小朋友總是有一股說不出的感情，有些小孩長大了一點，我忍不住尋找他們一年來的變化。此次負責的是女娃的主日學，發現她們學習的態度很好，特別是在縫製及手工藝的部分，即使是小小女娃也能拿針縫製書包及鉛筆盒，並滿意自己的作品。幾天相處下來，我與她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也覺得女娃非常的貼心。舉凡提水洗衣，都爭先恐後幫老師，令人感動。每次在行走中，小娃們都會來牽老師們的手。即將離開時，有些小娃摟著老師，希望老師們能留下來教她們。真令人捨不得這裡的一切，只能常為女娃們禱告，盼望將來能有好的基督徒老師來教她們，關心並愛她們。

以下有兩點建議：一、可給較大的女娃一些醫護訓練或常識，以便照顧生病的小孩。二、可教導女娃們一些簡單的縫製技術，可縫補衣物，或縫製隨身用物，因女娃們對縫製非常有興趣。

繆芊苔等

2021/01

CCDS 佻邦義診第一梯次於 2000 年 2 月 1 日至 11 日圓滿完成任務。

全團八人由台北喜樂牙醫診所繆芊苔醫師領隊，隊員有胡海洋醫師及朱容瑩、薛惠芳、邱芳宜、梁瑪莉四名助理。十天行程在萬宏、永平村及安邦醫院共治療 300 人次，洗牙 14 副、拔牙 297 顆、補牙 154 顆。本次蒙神祝福，一共帶了四百多公斤救濟舊衣服分發給新來的難民。

佻邦，在見著它之前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因為常常聽到或看見文字敘述它的景況；陌生的是，對那塊地一點概念也沒有。出發前團員們滿懷盼望真的能為這塊地的居民貢獻一番。這次團隊一行八人，包括兩位牙醫師（繆芊苔、胡海洋）、一位藥劑師、三位牙科助理及兩位屏基派駐「安邦醫院」的護士。團員們都願意分享自己所擁有的去服事人，不論是以專業能力或分享耶穌基督，都是來實踐作僕人的角色。然而在內心深處，我以為我們所做的是微不足道，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帶出有意義的影響。感謝主，當我看見早已有一批宣教士在佻邦投入當地教育、醫療及宣教的工作，默默的努力，只因上帝也愛這地的民，並且都已有成效的痕跡了；使我們知道，自己

所擺上的微小力量，是絕對有意義的。我們擺上我們所擁有的，與人分享，上帝就負責成就祂所要完成的事。因此我們定意配合當地的需要，並徵詢負責規劃當地醫療體系的宣教士黃醫師的意見，來進行醫療工作。

我們隨團帶了近六百公斤的衣物器材，大家只能禱告海關及航空公司願意放我們一馬（雖然我們都有信函說明所有的衣物是救濟物資，但自己總覺得六百公斤有點多）。感謝主，一路上沒有遭到任何刁難，都順利過關。到了佻邦才發現那裡的貧窮對各種物資的需要量，是大到難以想像。我們所帶去的衣物，只能以「塞塞牙縫」來形容。回頭來看，我們只恨沒有三頭六臂，可以多扛些東西來。

由於萬宏湧進大量的新移民，都集中於臨時安置區，居民的衛生常識不佳，居住區的公衛規劃也未受重視，因此環境甚為髒亂，但是我們經過勘查，決定在永平村的工作結束後，仍撥出兩天進駐最需醫療支援的區域，服務居民；五千個新難民實在是作不完，只能期待下一批的醫療隊繼續努力了。

同時我們也抽空訓練當地同工如何處理小型外傷及麻醉拔牙，期盼能教他們捕魚，而不只是送魚去而已。我們都明白，訓練當地醫療人員的工作，是需要有心教育、肯花長時間持續去做，才能有成果。

當地的居民有各種不同的族群：漢、佻、拉胡、苗、擺夷；語言也各異。但基本上都蠻友善，也很尊重我們，稱呼我們「老師」。本來以為是去「吃苦」的，結果同工一致感覺好像去「坐月子」，因為遇到過年，食物比平常豐富許多，生活上的照顧也很好，實在令我們有點不好意思；覺得本來要服事的人，竟成了被人服事的人了。同工

們在工作及生活上，彼此非常配合，雖然往返各村落的路況不佳，顛簸至暈車嘔吐，卻從未見任何怨言，反而是充滿了喜樂、歡笑與感恩。

最奇妙的是回程班機，由於國內線誤點，主讓團隊的同工，在國際線的行李有專人運送、不必再搬，專車、專人、專櫃，帶大家劃機位過海關，還全部升等坐商務艙，讓我們心中充滿感恩，雖然我們擺上的不多，上帝回報的卻是如此豐富，超過所求所想的。

我們去了佤邦，又回來了。但有一些宣教士、護士、醫師、老師，卻仍然留在那裡，他們看自己是佤邦的一員，去服事那地的百姓；我真看見，他們是一粒落在佤邦土裡的麥子，為的是要結出千百倍的子粒來。而你我呢？

CCDS 佤邦義診第四梯次

由牙醫服務團團長蔡嘉倫醫師帶領，團員有板橋展望牙醫診所王榮昌醫師、三重美善牙醫診所鄭清合醫師、花蓮玉里永生牙醫診所陳建宏醫師、馬偕紀念醫院牙科賴泰廷醫師、台大保健處許瓊文護士、永信牙醫診所徐亞慧助理、中華福音神學院賴建國師母陳興蘭女士及台北靈糧堂執事李文彬先生一行九人。本團於3月31日至4月7日，至佤邦孟干及興邦學校提供義診服務。

以下是他們留下的花絮：

「在八天的醫宣生活中，最痛苦的時刻是坐車下山，一路上坐在車後面的我，上頭有日正當中的烈陽，下頭有開車技術不怎麼樣的司機，你能想像一個八十多公斤的肉團在炙熱的車板上下跳動，但又翻

不了面的情況嗎？」——王榮昌

「台北飛曼谷短短三個半小時的旅途中，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飛機降落曼谷機場，賴師母很高興向大家宣佈：賴泰廷醫師在降落前接受耶穌，作他個人的救主，並決志禱告（賴師母與賴醫師特別投緣，兩個人坐在一起聊了三個小時）。鄭醫師回頭說：「剛剛飛機搖擺得很厲害，我也想作認罪悔改的禱告。」——蔡嘉倫



蘇怡忠

1995/8 ——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來佻邦，多少了解一點宣教的工場、宣教的對象，看見神的愛臨到佻邦。

因著工場的需要，與鄔弟兄先到安邦醫院與屏基的同工一起配搭。在安邦三個禮拜，一轉眼便匆匆過去了，每日與這些醫官班、護理班以及助護班的學生生活在一起，看見他們細心、耐心的幫傷兵換藥、洗傷口，甚至需要處理半身癱瘓病患的大小便。他們每天都在做一般人不喜歡的事，但卻是十分有意義的事。在他們空閒的時間，常可聽見從女生宿舍或男生宿舍傳出優美的歌聲，吉他伴奏，詩歌一首接一首唱著，似乎有唱不完的歌，非常喜樂。

8月11日早上到了興邦學校，在操場上有一些孩子們正在玩彈珠，有的小娃和我的兩個小孩年齡相仿，大約四至六歲，他們與父母兩地相離，終年無法與親人相聚，神竟差派王老師王師母及許多短期的老師來作他們的父母，與他們住在一起，一同吃喝，看顧他們飲食、起居、教育以及生活各方面的需要，他們的父母雖不在身邊，但神卻使基督徒老師們作他們的親人。想到這裡，心中再一次被神的愛所激勵。神的愛在佻邦，願感動王老師夫婦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

蘇振泰

時空背景

季雄、敏雯宣教士從永泰進到佻邦南部屯墾區已有兩年了，因泰緬邊境的複雜情勢，台北地方教會所屬各堂會一直未能差派福音隊前往配搭並實地勘查。一直到1993年初，邊境的情勢相對穩定，差傳委員會乃決定籌組一支聯合福音隊前往探勘，振泰那時身為企劃組的同工，以及石牌堂的差傳代表，自然被任命為福音隊領隊，另外五位隊員分別是康華堂呂安靜神學生、林南堂黃秀女、永和堂彭文玲、麗山堂劉淑貞，以及長春堂邱方旻。

行前訓練

行前我們知道這次要去的工場是比較特殊之地，也有一些危險性，隨時都可能出現一些變化，是我們無法事先掌握的。出發前一個月，福音隊開始進入緊鑼密鼓的集訓階段，我們做了任務編組，有文書、靈修、總務、節目、詩歌和醫務組，盡可能做好一些實際的預備。

另外，我們也切切懇求主在我們當中做一件更重要的事——不但讓我們是一個事工團隊，更要塑造我們成為一個同心合意的事奉團隊，讓神的愛流暢在我們之中。六次的聚集，我們除了做一些事工的預備

演練，總有一段時間，隊員們在一起交通、分享、見證和禱告。從一開始集訓，我們就成立了電話禱告網和代禱通訊，盼望藉此使我們這六位來自不同堂會的同工，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彼此認識且建立默契。我們也彼此提醒，我們去乃是去服事人而不是作客人被招待。即使是必須被接待的時候，也要把需要降到最低，而代之以隊員之間更多的彼此服事，個人有任何需要，可以反映給總務同工；總務同工解決不了，可以反映給領隊，領隊再視情況與宣教士協調。

出發前我們除了盡量收集、了解工場的情況和需要，更經常同心來尋求那更真實的負擔，透過禱告，求主讓我們在見他們面以前，就開始愛他們。求主把祂對佻族人那完全的愛放在我們裡頭，讓我們能靠著聖靈的權能，把愛表現在行動上。另外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這段期間主曾賜下一個很特別的信息，集訓時我也提出分享過，祂提醒我們：「神是那將力量權能賜給祂百姓的，神是應當稱頌的。」（詩篇 68:35）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彼得前書 4:11）

我們要從神那裡支取力量，好進入對我們而言似乎是冒險的危險地段，這力量必剛強我們，使我們得勝，「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以賽亞書 41:10）

任何環境或外面的改變，都不能危害到我們，當我們堅心投靠耶和華時，事實會證明每一件事都是長進的步驟。因為在神，沒有改變。我們要不斷學習的一個功課就是：用堅定不移的信心，沿著這條絕對順服的路，毅然前行。

神的工作是使那些門，在我們來到那裡的時候一碰就開，而不是事先打開的。坦白講，我那時也不清楚為何神賜下這段話，難道這趟任務中真有什麼險阻嗎？但是我們仍然同心懇求主，無論如何，求祂及時的為我們開邊界的門，好讓我們可以把福音帶進佻邦。感謝神，這個信息後來竟成為我們在這趟任務中最危險最艱苦時的一個最得力的來源。

出發並進入佻邦

6月15日晚上抵永泰時聽說關卡是開放的。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出發，順利過關，但在通關後約一個多小時聽說又關閉了。一直關到我們要離開的前一天才又重新開啟。進到佻邦之後的前兩天，宣教士帶我們到附近的一個苗人寨去關懷佈道，他們因著政治因素被打壓而流離到該地區投靠佻邦，臉上滿了愁容，連著兩天我們都在傍晚時分坐著皮卡車前往，首先分組關懷探訪，並邀請他們晚上來寨子中的空地參加佈道會。

第二天晚上，當我和王哥準備吊起氣燈時，忽然間聽到一聲爆炸聲，一時也反映不過來是什麼聲音，接著又傳來一陣陣的機槍聲，這下聽懂了，立刻熄燈，王哥匆匆交代幾句後，他就到寨子裡查看，這時附近的苗人也都迅速躲到通道內，而福音隊也先退到旁邊跪下祈禱，然後在王姐的帶領下安靜的徒步撤回興邦學校。

那顆炮彈應是向著氣燈來的，但卻打在寨子兩戶人家之間，當下造成了一些傷亡，王哥立刻載傷患送醫，因安全因素又不能開燈，心急路也不熟，途中竟然就翻車了，還好主保守，車子恰好卡在斜坡中

的一櫟竹子間，人一一的被拉上來，我們走到事發現場時，傷患已被躺放在路邊。王哥還能走動，臉部有些皮肉傷，胸部有激烈的撞擊，所以後來也一併送醫。

爭戰得勝

這事件幾乎要瓦解我們整個佈道計劃。那惡者正極力的打擊我們的士氣，攔阻我們繼續往前行。這時我才明白原來在我們出發前，主賜下的那個特別的信息，就是針對我們這個時候的情況說的。以賽亞書 41 章 10 節浮現在我心中，我裡面很清楚神要我們倚靠祂毅然前行。祂必賜下足夠的力量，剛強我們，使我們靠祂得勝。

6 月 18 日按原訂計劃我們是要搭車往 894 高地獨立團去佈道。那裡是一片福音的沃土，他們迫切的等著有人到他們當中傳福音。但是前一晚的事件，翻了一部車，另一部車送傷患到泰北，剩下一部車又故障修不好，已近中午，坐車上山的計劃泡湯了，我們只好憑信心頂著大太陽，背著個人的行李，帶著幾片餅乾，徒步上山，展開整個行程中最艱鉅的一段。我們相信有一顆願意為主受苦的心志，主必賜下足夠為主受苦的力氣。

因是王姐帶路，所以其實我們繞了一點路，當我們走了的四分之一的路程，已然用盡了最後一分力氣，終於陰錯陽差的走到了武校。當中一位姐妹還沒走到校門口就暈倒了。感謝神！祂帶我們經過火焰谷之後，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水邊，讓我們吃飽喝足而且躺臥。在武校我們受到馬教官最熱忱豐盛的招待。

但是當他們知道我們當中有醫生（其實是醫科學生）時，馬上便

聚集了一堆病患帶過來。我們有兩三位姐妹包括醫務同工（所謂的醫生），便在愛裡面來服事他們，完全忘了自身的疲憊。看見那麼多瘡疾病患，在無任何藥物的情況下，隊員就把身上所有的奎寧片全給了他們。下午三點半我們重新上路，這回武校校長派了十幾個小兵替我們背行李，然而這剩下的四分之三行程對我們而言仍是大不易，小兵們一下就走得不見人影了，他們先到達目的地，而當地的團長獲悉我們的狀況，立刻派了騾馬隊前來支援。在最後的一小段路碰上了我們，否則我們當中有二位中暑的姐妹是走不到的。其他隊員則在天將黑時陸續到達。走到目的地不只代表著我們如期抵達，更是代表著我們已經在那看不見的世界裡爭戰得勝了，接下來就是收成戰果了。

當晚團長立刻擺桌招待我們用晚餐，在全身熱呼呼又沒洗澡的情況下，實在沒什麼胃口，但也得勉強吃喝，有位姐妹一口飯都沒吃，我剛開始還有點責備之意，後來才知她喉嚨痛吞嚥不下，全身不適，好像已有殉道的準備。我心裡想今晚讓大家早點休息，希望明天能事奉有力。

沒想到一位小兵跑來報告團長，部隊已集結完畢，我們只好硬著頭皮立刻上陣，沒想到大家也立刻復活了，當晚佈道講員本是季雄哥，但他因傷未能同行，所以只好由我代打，我的信息其實就在當天走路時慢慢去領受的，那天我講了什麼，回想起來完全沒印象，只記得最後大家都跟著團長舉手決志了。

收成戰果

經過了苗人寨的事件之後，我們仍徒步抵達，這給他們的感受是

完全不一樣的，他們知道這些人真是帶著負擔和誠意來的，真是付了相當的代價拚命走來的。這個見證大大影響我們在那邊佈道的果效，它使得我們的宣講更加落實。感謝神！祂真是為自己的名引導我們走義路，祂沒有讓我們徒然受苦，祂讓我們走這趟路乃是為著整個的佈道果效來效力，讓我們靠著聖靈的權能把愛表現在行動上。隔天早上晨更時，神更賜給敏雯姐一節經文來鼓勵我們：「那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對錫安說：你的神作王了！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以賽亞書 52:7）

這趟佈道旅程讓我們經歷了許多，也看見許多祂要我們看的。這次我們走過的四個策略性的據點，就是隔年季雄哥他們要全力展開福音工作的地方。我們似乎親耳聽到整個佤族人的呼聲和吶喊——請過來幫助我們，教導我們。

結語和回應

這次福音隊的全體隊員更是要同心向神獻上感恩，我們是何等人竟蒙神如此恩寵，祂的作為在我們身上是何等真實而且美善，因著神大能的保守，我們同心的勝過了那死亡的恐嚇，抵擋了蚊蟲和疾病的侵擾，以及南佤山區那烈日的淫威。

感謝神成就了我們的禱告，讓這次的福音隊是一支任勞任怨、同心合意的事奉團隊，在我們領受了神如此的恩典和祝福的同時，我們也要更儆醒的在神面前領受異象和託付，我們奉獻的祭壇在哪裡？祂要透過我們成就什麼事？求神加添我們敬畏之心，讓我們尋見且遵行祂的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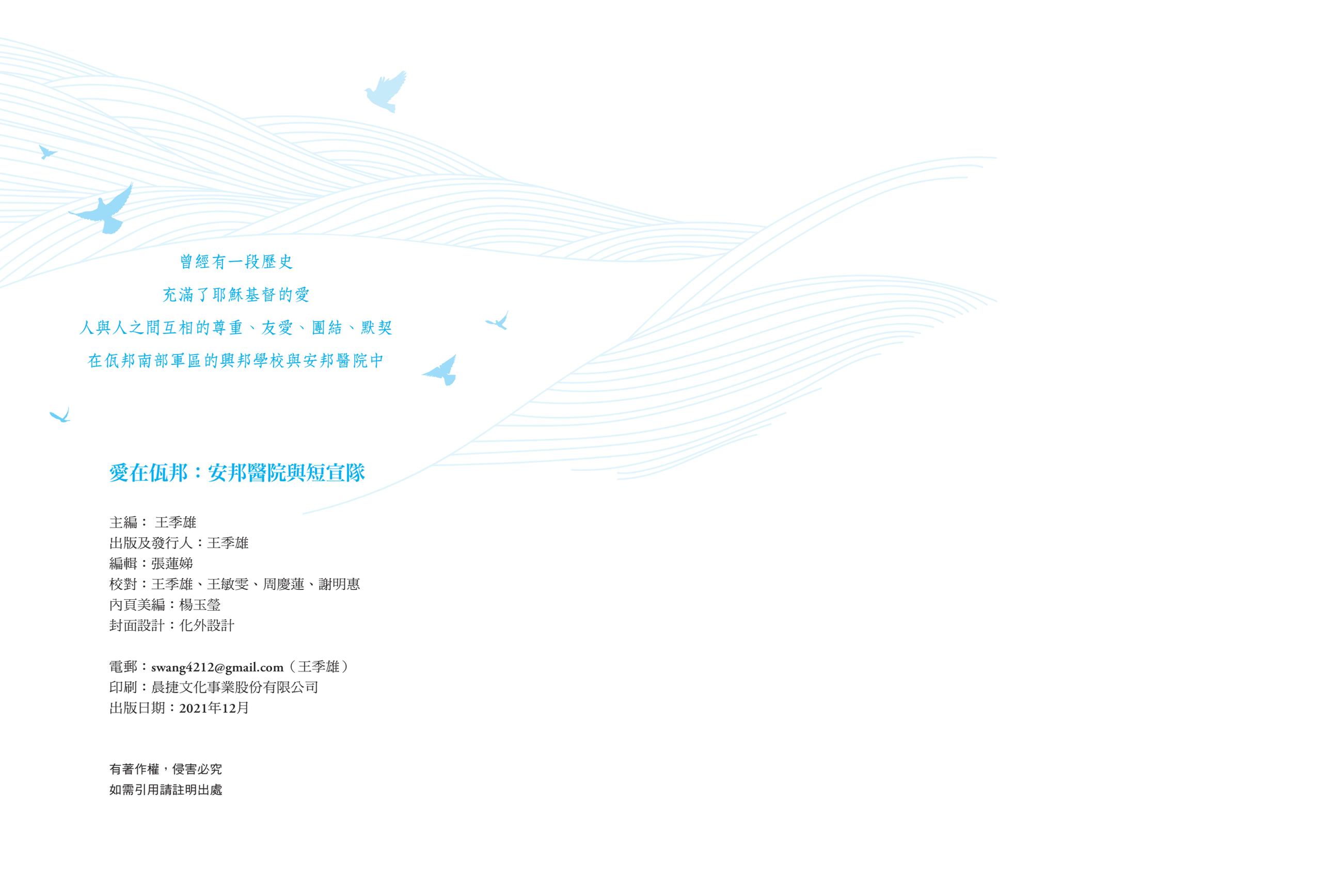
祂看為寶貝的地方

蘇義雄

1994/8 ——

四百三十多位來自佤邦各地、嗷嗷待「哺」的孩童（他／她們的年齡大約四至十八歲），聚集在烽火不驚的山谷中。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片世外桃源、人間樂土。對宣教士或短期教師們來說，則是在進行一項長期的希望工程。我們盼望這群待塑的幼苗，成為來日佤邦的希望之光。

身為台北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委員會企劃組的同工，為了尋找未來的投入方式，在興邦學校停留短短的十一天。我的事奉是前所未有的輕省，但我的心是沉重的，彷彿從山頂上飄來主的聲音說：「你們給他們吃吧！」思之再三，資源在哪兒？我能提出什麼具體可行的方案？為這一切我茫然了。感謝主！「這是祂看為寶貝的地方！」眾教會的同工們，讓我們以主的心為心，並以具體的行動投入這場聖戰吧！



曾經有一段歷史

充滿了耶穌基督的愛

人與人之間互相的尊重、友愛、團結、默契
在佻邦南部軍區的興邦學校與安邦醫院中

愛在佻邦：安邦醫院與短宣隊

主編：王季雄

出版及發行人：王季雄

編輯：張蓮娣

校對：王季雄、王敏雯、周慶蓮、謝明惠

內頁美編：楊玉瑩

封面設計：化外設計

電郵：swang4212@gmail.com（王季雄）

印刷：晨捷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年12月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如需引用請註明出處

佤邦，這個陌生的地名，遙遠的他鄉，
位處中緬、泰緬邊境山區，地緣政治複雜，槍炮不絕。
二十多年前，這裡居住著一群沒有國、沒有家、被世界遺棄、貧窮孤苦的人……

佤邦占地約二萬多平方公里，是福音「未達之邦」，
境內住著將近五、六十萬福音「未得之民」，
於是神領我們去到他們中間還福音的債。
我們是一群蒙神憐憫可以去到他們中間事奉、還福音債的華人基督徒，
我們沒有「宣教士」的偉大頭銜，
只有一顆蒙恩罪人向愛我們的耶穌感恩報恩的心。

從物質文明豐足的大城市，進到沒水沒電，沒有任何醫療設施，
一天只有兩餐、餐餐一菜一湯無肉可食的貧瘠山區，
我們去，以為是「給」，
沒想到我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更多……



佤邦之歌



佤邦宣教集錦



興邦校歌